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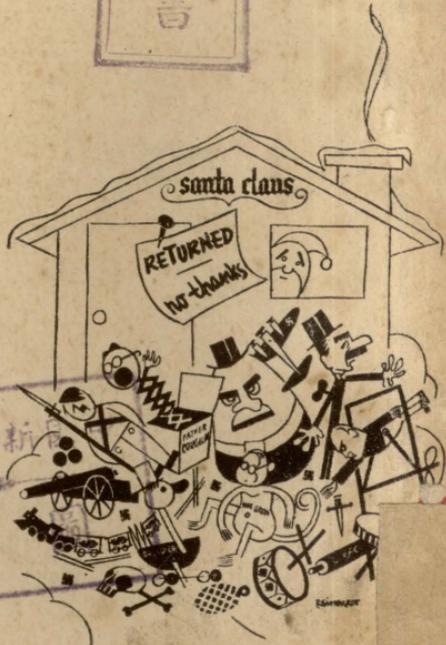
57

中國圖書館學
專門科
參考書

最近歐洲動態

國際編譯社撰譯

新專門科學
圖書館



國際出版社印行

中國新書館

登記號

105

分類號

134-6023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4 0784B

最

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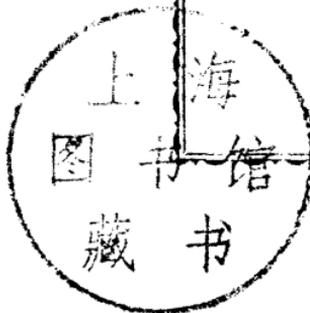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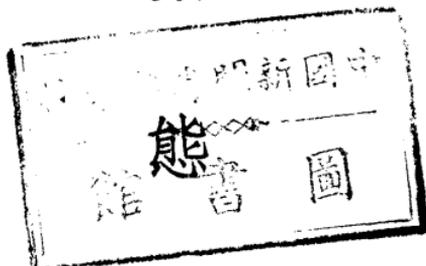
歐

洲

動

國際編譯社撰譯

國際出版社印行



1517166

最近歐洲動態 目錄

一 變亂中的歐洲 (一)

世界史的轉換點 (Arnold J. Toynbee) (二)

歐洲政局的檢討 (A. L. Rowse)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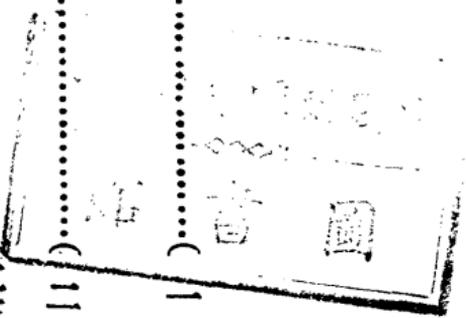
歐洲新局面 (Charles Hobhouse) (四)

歐洲的新危局 (大西那敏) (五)

世界大戰會發生嗎 (從 予) (六)

劍拔弩張的歐洲 (筱 石) (六五)

歐洲兩大集團國家作戰力的比較 (慨 忱) (七五)



二 法西斯國家的動向	(八七)
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 (H.N. Brailsford)	(八八)
法西斯聯盟與民主主義 (James A. B. Scherer)	(九四)
德意發展與歐洲大戰 (清澤洸)	(一〇〇)
德國與世界霸權 (伯行)	(一〇八)
德國的目光在多腦河 (Douglas Read)	(一一九)
希特拉目光向西轉 (H.N. Brailsford)	(一二八)
中歐問題的經濟觀 (龍大均)	(一三五)
德國無力作戰 (Genevieve Tabouis)	(一四三)
墨沙里尼的作戰姿態 (H.N. Brailsford)	(一五三)
意國無力作戰 (Genevieve Tabouis)	(一五九)

三 英法蘇各國的景況……………(一六七)

英法與歐洲之前途 (Widston Chusckill) ……………(一六八)

美國與張伯倫政策(伯行)……………(一七三)

法國怎麼辦呢 (Genevieve Tabouis) ……………(一七八)

法國的安全問題 (Perinax) ……………(一八四)

法國財政之危機 (George Peel) ……………(一九六)

法意關係及其待解決之問題(龍大均)……………(二〇八)

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斯太林)……………(二二一)

搖擺中的蘇聯外交政策 (Nikolas Basseches) ……………(二三三)

蘇聯與德意之經濟關係(龍大均)……………(二四一)

舉世注目的波蘭(伯行)……………(二四六)

波蘭與德意軸心(Tessan).....(二五二)

一
變亂中的歐洲

世界史的轉換點

(Arnold J. Toynbee)

一九三八年九月間所發生的事情之重要，現在已是衆人皆知的了。它不僅可以成爲英國歷史的換轉點，且同時可以成爲世界歷史的轉換點。可是，根據最近的經驗，我們却仍未能從這上面看到究竟整個情形是怎麼回事。我們如從英國方面來看這國際新形勢，就一定會問，英國在一九三八年所採用的外交方針，是否跟以前的傳統方針完全不同？

以前，英國對歐洲的政策是與美國一樣，祇在對自身有利害關係的範圍內作最小限度的干涉。但英美兩國政策，在原則上雖然相同，而因地理環境各異，所以在實際應用時就有了相當差別。美國對歐洲隔着大西洋，而英國則僅有一海峽之距離，因此，美國所謂最小限度的干涉，實不能同樣的應用到英國方面來。這種區別，使英國的孤立主義在實踐上不能像美國的孤立主義那樣的發揮盡致。過去，英國對歐洲的不干涉，已經不能像美國似的

完全，時至今日，小小的海峽已經不能阻止大陸國空軍的進襲，而大西洋卻仍是一個重要的屏障，於是英美二國處境的不同便更加深了。

在過去，歐洲大陸要發生怎樣的情形，纔會使英國政府及人民感到非參加不可呢？英國對於路易十四、拿破崙及威兼二世的政策，似到最後纔出而干涉，以免歐洲爲一個單獨的勢力所統制，致令這個國家利用了大陸方面的優勢以威脅英倫三島的獨立及英國海外利益的安全。這個條件是非常重要的，因爲有時雖有某一國家佔有了歐洲的優勢，但英國若對英國自身並無何種陰謀，則英國亦會容忍下去。我們無需到極遠的時代去舉例，祇要看一看英國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至一九三八年九月間之法國支配地位的態度，就可以明白了。英國雖不贊同法國在這時期內的政策，有時亦盡綿力修正之，但它從來不想把法國戰後的優越地位打破。另一個例子則與目前的情形更爲相似，即英國對於德國在俾斯麥領導下所作進展之態度是。在一八六四到一八七一年中，普魯士一躍而爲整個日耳曼的霸主，英國亦並不設法去加以阻止；在一八六四年，英國對於丹麥的政策，直與一九

二八年對於捷克的政策非常相像。

現在，因德國的復興，法國在戰後所享有的支配大權是結束了，於是，就發生了這樣的問題：法國的地位是否已被德國所替代了？德國的支配權如建立起來，是否將與法國的支配權在性質上有所不同？又，如果竟與以前法國的支配權在性質上有所不同，那麼英國是否必需去阻遏它？

因九月間英國所做的事情，及它所不敢做的事務，我們就可以想起這樣的一個基本問題。英法兩國既在明興與希特勒講好條件，它們就等於對德國大大的讓了步，可以允許德國在中歐及東歐方面自由行動，其活動範圍至少擴大到蘇聯西邊。德國的獨裁者對這個新的機會將怎樣利用呢？他現在是否已有能力在蘇聯西邊到法國東邊的一大片土地上建立起支配權來呢？如果他建立以德國為中心的中歐而獲得成功，他是否將還進一步更大的發展呢？如果他的確要以中歐為根據地而作更大的發展，那麼他又將取什麼方向，且希望達到怎樣的限度呢？他要東向而入烏克蘭嗎？或者，他將取回在一九一四——一

八年的大戰及以後的和議中所失去的海外領土嗎？如果後者是他的目的，那麼他的野心還是僅限於奪取西歐諸國的殖民地，還是要進一步擴張勢力於拉丁美洲？

這些問題不但在發生九月危機時可以提出，即在現在，在明興協定訂立之後的第二天，或在將來，都隨時與英國國策有莫大關係。（即對俄國及美國國策亦一樣。）困難之處是，我們決不能等到這些問題確切解決之後，再根據我們的認識來定未來的方針。在目前，差不多每一個問題都可有許多不同的答覆，祇有未來的事實才能證明那一個答覆是對的。即連明興會議所引起的最近的問題，也還是很難確切答覆。這問題就是：希特勒在中歐及東歐究竟希望些什麼？

現在德國究竟能否使中歐、東歐、南歐諸鄰國完全服從其統治并任其利用呢？要現在就來解答這個問題，一個英國的觀察者是祇好就其優勢與劣勢來作一番比較。

下面幾點，是對於德國有利的。

第一，在歐洲能夠得到高度發展（就教育、技能、物質設備而言）的國家中，德奧合併

後人口有八千萬，差不多比次多數的國家超出一倍，且比英法兩國加起來的人口還多。

第二，德國因與意國結成柏林羅馬軸心，現在已使英法兩國對德意境界以東的一切東西都完全隔絕了。在發生戰爭時，德意就能隔斷英法對東歐及俄國的交通，且不僅能隔斷陸路交通，即海上交通亦成問題。如波羅的海是當然要給封鎖，即地中海也有被遮斷的可能。

第三，在德意東邊及蘇聯西邊之隔離區域內，從芬蘭到希臘差不多有一打的弱小國家；這些國家如要不讓德國佔到戰略、政治、及經濟的支配地位，那恐怕十分困難。

現在，德國對於這些鄰國在政治上、經濟上的支配勢力已經極大，各小國欲求得安全與繁榮，差不多已成爲非與德國合作不可，因這些小國相互之間也有不少歷史的紛爭，而一九一八年的和約也未能把這些紛爭解決，於是德國正可利用之以挑撥他們的感情：例如捷克之對匈牙利，匈牙利之對羅馬尼亞，烏克蘭之對波蘭，或甚至南斯拉夫之對意大利。意大利與波蘭之少數民族問題，正與九月前捷克的情形一樣。在每一國家中，差不多總有

日耳曼少數民族及一二種非日耳曼少數民族，而這種非日耳曼少數民族，德國也可以誘之合作：例如意國國內的南斯拉夫人及波蘭的烏克蘭人。德國可藉民族自決的名義，以使其鄰國互相衝突；若被壓迫的少數民族獲得解決，則較強的鄰國之勢力便將削弱；同時，因假借了人種統一的漂亮話，這些民族也就不至於對德國的支配地位發生不可調和的仇恨。在中歐方面，德國祇要能顧全民族的獨立，則大部分目的均能如願以償，而不致遭到什麼猛烈的反對。

德國又可以與東歐諸國進行一種共同的運動，即排斥猶太人。這運動在波蘭、匈牙利及羅馬尼亞已甚囂塵上，現在捷克也有了發動的萌芽。德國還有一種藉口，可以打動東歐各國統治階級的心，即共同防止下層的反抗是。德國既是防共陣線的首領，他當然要維持現在的社會及政治秩序。對於它那兩個最可靠的同伴意大利與波蘭，它又可提出殖民地發展的共同目標。爲要維持其東歐的勢力，德國自然可以利用各種宣傳與統制（如對報紙、電影、無線電及一切溝通消息意見的機關）的新花樣，這一層，在其本國，已經積極執行

起來了。其東南諸鄰國，鑒於現在戰爭之可怖，及與德國實力對比之懸殊，自然不願意對之作武裝的抵抗，即作集體的行動亦有所忌憚。

以上說的是德國之優越處。但我們也能看到，德國之欲建立霸權於東歐，實亦有許多困難。

第一，東歐諸國的人口現正在飛快的增加，其意義即是說，德國在人數方面所佔優勢是在日漸減小。同時，各國戰後之社會及經濟生活也在飛快的改進，於是德國在這方面的優勢也就受到損傷。這裏，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問題：德國究竟能否不十分干涉各國內政而對各國的活動作有效的軍事及經濟的統制？同時這些國家相互之間雖有爭端，但於德國的不滿與恐懼却是一致的；到將來，說不定德國不但不能利用這些衝突，反會因對其中一部分的徧袒而使另一部分更爲不滿，而投入敵對的營陣裏去。（例如德國若要同時取悅於匈牙利和捷克，或同時取悅於匈牙利和羅馬尼亞，就是極不容易的。）而且，東歐諸國在政治上是日益成熟，全世界民族主義的潮流又日益高漲，這些國家的民族意識也許已達

到某一高度，以致不願在德國支配之下維持半獨立狀態，而甯願堅決抗抵，以圖自存。匈牙利、斯拉夫人及意大利人，以前都曾對日耳曼統治作過猛烈的鬥爭，且現在他們都已嘗到了自主的滋味，決不肯輕易的又向異族統治低頭。民族意識的偉力已顯著的表現在戰後德國之復興上。這同一種力量也許會在歐洲其它各地發生作用。如果德國居然能把這些國家團結在一種德國系統之下，那麼說不定意大利及波蘭二國會起而領導，造成一種敵對的力量，以使德國的支配權受到某種限度。

至於在這些國家當權的人們，如果德國能利用其不穩固的情勢以使之與自己接近，那也很可能被國內民衆的騷動所推翻。例如在波蘭與南斯拉夫，現政權之親德政策，即頗爲國內人士所不滿。萬一到了中、東歐各國仇恨德國統治的心理逐漸增大，致使他們以爲德國乃是自己的自由之最大威脅之時，則各國對蘇聯的態度便將改變。以前，蘇聯是被視爲可怕的东西，漸漸的，它說不定不但要被視爲幫助者，甚至要被視爲救主了。例如在一九二〇至二二年，土耳其與西方諸國發生糾紛，蘇聯曾經幫助過土耳其，而土耳其未必因此

就有了共產主義的傾向。

至於以殖民地爲餌來誘惑中歐諸國的辦法，則我們知道這些國家除意大利與波蘭外，實都無此種野心，必需以宣傳的方式，才能煽起這種熱情來；但以過去經驗來看，我們卻不能相信獨裁國的宣傳政策有無限而且永久的效果。又照德國人的民族氣質及政治傳統（如表現在普魯士精神及國社主義上的），是否能不藉武力，僅藉宣傳以建立中歐的霸權，也是頗成疑問。我們前面舉了許多德國佔便宜的理由，但這些理由都有一個共同的條件，即德國必需以和平的手段來處置，但照過去的歷史來看，這一點恐怕是極不容易辦到的。

在考察德國對中歐的前途時，我們還必需研究柏林羅馬軸心究竟是否堅固。軸心如不穩固，德國就當然不能穩執中歐的牛耳。意大利現在的處境極不愉快，因爲它是各大強國中最弱的一個，而各大強國又正在積極的作軍備競爭。意大利既比較薄弱，它是否因此就更要依賴德國，始終不渝呢？或者，想德意兩國名義上還是平等的關係將變成德國與波

蘭之間的那種關係，或甚至將變成德國與新捷克之間的那種關係時，意大利是否會心有不甘，而努力來打破這局面？

我們要知道，現在對德國是否能獲得中、東南歐之霸權的問題要設法解答，實不外是推測之辭。目前，我們祇能指出那幾種條件對德國是有利的，那幾種對德國是不利的，卻不能肯定究竟那一類條件佔着優勢。正因為在這種不穩定的情勢中，容易受到打擊的國家如英國之類，就不應該對那些最不利的條件視若無睹，以圖掩耳盜鈴。設若德國真在從法國到俄國之間的一帶區域（意大利也在內）裏造成霸權，則英法二國對這個中歐霸主將怎麼辦呢？中歐人口共有二萬萬，若盡聽德國指揮，其實力將能與現在的美國相比並。歐洲既有了這個新的勢力，而各國的軍備競爭仍有增無已，則將來會鬧成怎樣的結果呢？我們希望能避免這個危機，但不能對之假作未見。如軍備競爭繼續不止，我們可以知道，意大利一定會比其它各國大大的落後。但英法與德國較量，可也會陷於同樣的命運呢？或者它們至少能夠聯合起來以對抗德國？

對於空襲的消極防禦一層，英法兩國到將來是可以不成問題的；其在九月間之所以因害怕空襲而不敢有所行動，那是因為沒有準備好之故。至在防禦方面，安全的程度也不是由敵國進攻的實力來決定，而是由人口的分配及城市、港口、工廠等之位置來決定的。但是，如在最低限度的消極防禦工作尚未完成之前，便有所行動，却非常危險；但防禦準備可決不是敵國所能任意阻止的。

在九月間，英法兩國在某種情勢下是願意對德國開釁的。有幾天中，這些情勢彷彿真要來到了，戰事已經迫在眉睫。但是，我們消極防禦準備之不足，到底使我們不敢斷然行事。不過如果到我們已經準備好之後，又發生了同樣的危險，則我們的處境當然要比去年九月間好得多，可以就政治及道德的立場來對付了。

如果我們放開消極防禦問題，進而談到積極抵抗問題，則前途就要艱苦得多；積極的軍事力量完全相對的，有莫大競爭性的；我們現在若要比較德國與英法在這方面的潛力，則因有許多未知條件，實不可能勉強推斷。我們現在所可能的，也不過是提出若干問題而

已。英法二國的軍備工業資源是否較德意爲豐富呢？英國從海外所能取得的軍備工業資源是否又比德國從中歐所能取得的更豐富呢？我們可以假定，在目前，英國有海軍實力，所以能從海外取得資源，而德國則未能辦到。可是，因空中戰術發展，海軍力量將減少到怎樣的程度呢？德國如能在中歐建立霸權，它是否能在短期間內不但保持陸軍與空軍的優勢，且在海軍方面亦超過英國？各種心理的因素對英國有利還是有害呢？如果英國充分發展統制經濟制度并積極提倡自動捐輸，又是否能獲得顯著效果呢？關於最後一個問題，我們還應該這樣提出：如果提倡自動捐輸而仍不能達到集權政治所能達到的效果，英國是否準備實行統制政策呢？

又，德國在今日是否已能充分利用其物質及財政資源了呢？是否已能充分喚起民衆的熱情了呢？希特勒已漸使德國戰後的不平獲得補救，他可會因此而減低人民戰爭的意志或者相反，他會因此而使人民更信任了他的侵略政策？英國對過去與未來的外交政策之分歧，又是否會造成與德意兩國內潛伏的反獨裁勢力同樣大的影響呢？

關於這些問題，我們又得不到一個確切的解答。但若果把德國是否能在中、南歐奪取霸權，及英法兩國是否能在軍備競爭中與德國匹敵這兩個重大問題併起來看，我們也許可以這樣說，英法的簽訂明興協定，可以說是替自己及全歐洲避免了眼前的危機，但却償付了將來的更大危機之代價；不過將來的情形現在猶未能猜度，所以不能說這更大的危機一定會來到罷了。

這裏又引起了一個問題，即英法兩國的人民及政府爲什麼覺得甯可接受明興協定的條件，而不願冒眼前的危險呢？

第一個理由，差不多是英法兩國人民在危機發生時誰都感到的；這是一個非常簡單的理由。如果我們決定萬一希特勒要以武力壓制，使捷克接受他的條約，則我們就要起而應戰，那麼第二次歐洲大戰是免不掉的。我們看到了現代戰爭的殘酷，自然不願意讓我們妻兒或自己被人虐殺。在一九二八年九月間，我們差不多以爲已回到一千年前的野蠻時代去，古語說：「英國人的家就是他的堡寨。」這句話到現在還是確實的。

但是，個人所冒的生命財產之危險，卻還並不是畏懼戰爭的最重要理由。即使在最猛烈的轟炸之下，個人總還有倖免的希望。最重要的理由實在這次戰爭之失敗，已不是可能的事，而是必然的事。因為如一旦發生戰爭，則英法兩國及歐洲的現狀一定要全被毀壞至不可恢復的程度——在理論上，一切居民、建築的損失是可以恢復的，但社會與文化的精神要素卻永遠不能恢復了。戰爭對於精神的損傷，往往會比對於物質的損傷更為重大。如果戰爭要達到集權國家所計劃的那種高度，其對精神的損害也一定會達到空前的高度，結果使一切文明人覺得如果還有其他的道路可走，就一定不願意引起戰爭。正因為千百萬的英國人及法國人的靈魂裏，有着這種感覺，所以張伯倫及達拉第從明興回國時，會受人這樣熱烈的歡迎。在突然得到挽救的時候，歐洲的人心自然會不約而同的興奮起來，同時，即連德國的民衆也這樣熱烈的接受張伯倫，此正可以窺見這種心理成分的共同。

從和平條件的問題上，我們頗可以看出英法兩國人民於一九三八年臨到對德戰事時所達到的心理上的困難。和平條件乃是戰爭的試驗品，一切戰爭都是為要實現這些條

件而打的；這些條件必需被交戰國所重視，才不惜以戰爭的代價來獲得之。你如果是一個民主國的人民，你就一定這麼想：在民主國裏，政府是不敢冒險與別國作戰的，除非能斷定人民一定會熱烈的擁護政府。我們且假定，如果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英法蘇及小協約諸國居然聯合起來，與德國作戰了，而且，到最後德國居然又像一九一八年似的完全打敗了，那麼，我們又將提出怎樣的和平條件呢？

我們可還能像上一次似的以「民族自決」爲口號嗎？如果這樣，那麼在戰勝之後，我們就得叫我們的聯盟捷克交出德意志少數民族所住的領土，因爲巴黎和會所決定的捷克疆界，實與民族自決的原則完全不符的。或者，我們將以維持現狀爲原則嗎？但這却是對兩方面都不利的。現在這形勢，照二十年來的經驗看，實是既不合民族精神，又不能使德國受到限制，使之不能提出像一九三八年八月間所提出的那一類要求。我們可以知道，以後的和平條件原則，一定與前面所說兩種原則都不相同。和平條件的性質，是要由戰爭的性質來決定。而一九三八年如竟發生戰事，則其性質一定是空前的猛烈。在各交戰國中，縱不

人人參加戰鬥，但至少也要成爲難民，而難民所受痛苦卻是更大的。如在這一場大戰後能苟全性命，則一定會發生一個堅決的觀念：「如我們勝利了，就必需要使敵人永遠無力再向我們尋釁。」照這種心境，勝利國所提出的條件一定非常苛刻。但是，我們如能在轟炸未開始以前考慮一下，就會覺得這種和平條件實是太過。同時，凡熟悉捷克民族地圖及瞭解捷克日耳曼區之政治及經濟生活的人，却往往覺得我們如果爲了均勢的關係而與民族自決的原則挑戰，實與良心上有所不安。這些事實當然不是大衆所知道的，但已由任錫曼的報告來證實了。而且，英法兩國政府的態度也頗受了任錫曼報告的影響，所以覺得要解決捷克的少數民族問題，實非照現在這辦法來辦不可。

民族的原則在近代政治史上是到一七七五年才確立的，以後，新舊兩大陸就照着這原則而逐漸變動。在十九世紀時，它創造了比利時、德意志及意大利這三個國家。在一九一四——一八年的戰事中，它又打破東歐四個民族複雜的帝國。民族主義潮流至今仍甚高漲，凡是順着這潮流的政治家或政府，差不多總能獲得勝利。它在一九一八年使協約國勝利

了，它在一九三八年使德國勝利了。爲什麼希特勒在過了二十年之後又能應用威爾遜總統的法寶呢？理由是這樣的，當時協約國固然接受十四大綱爲和議之基礎，使中、東歐諸民族均能沾到利益，但對三種敵對的民族，却並沒有應用這個原則：這三種民族即是日耳曼人、匈牙利人及保加利亞人。德國人之所以接受希特勒的獨裁，無非是爲要修改這一種單方面的和約，並爲自身利益而應用此同一的民族原則。我們無論用怎樣的批評來加諸希特勒，無論如何，他總算盡了他的使命。

過去二十年間，中、東歐有許多民族正在漸漸完成統一的工作。最近這一年，有一千萬以前在哈普斯堡皇朝治下的日耳曼人民是歸進他們的祖國去了。幾百萬匈牙利人，在一九二一年被和約所硬拉開的，現在回復於本國。即連至今尚未獨立的烏克蘭民族，在一個小小的區域裏（即羅沙尼亞區域）獲得了自主權。這些事情，如果在開和議時四大巨頭存心公平一點，是早就應該辦到的。及至一九三八年，想不到卻要由另外的四大巨頭來從新安排過。這事情本身是不必引爲遺憾的；因爲民族的原則究竟是一個好的原則。我們所

引爲遺憾的是：我們爲什麼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會不能作公平的解決？爲什麼在這將近二十年之中不能急圖補救？及到最後關頭，我們是補救了這遺憾，但爲什麼偏是在戰爭的威脅下取了向國社黨獨裁者屈服的形態呢？

我們如果老老實實的實行民族主義的原則，則德國就一定要成爲歐洲的強國，其理由非常簡單，且在前面已經說過。德國人本來就是歐洲人數最多的民族，而環繞在它四周的民族又剛巧都是非常弱小的。因有這兩個原因，歐洲的政治地圖如照民族的原則來畫，則中歐便當然要成爲德國的勢力範圍。但我們一九一九年訂和約時故意把這一點忽略了，結果，德國便落在國社黨的獨裁支配之下，不再是一個民主國了。現在德國已成爲中東歐的重要勢力，但不幸的是，這個重要的德國，已不復是威馬式的德國，而是努倫堡式的德國了。因爲德國如果一旦由瘋狂的獨裁政權實行起民族主義的原則來，它就會超越到自決的範圍之外去。因此，蘇台登區有許多非國社黨的德國人，反而不能再在該地居留了。

德國之成爲國社黨政權，可以說是我們所犯罪惡之積極報應；另一方面，國聯的軟弱

無能，則又可算是我們所受到的消極報應。這真是奇怪的，國聯勢力消沉之日，却正是它的兩個重要原則實現之時。其中一個原則乃是對各方面都要公平。現在，我們終於對中歐問題公平的實現了民族主義的原則，但可恥的是，使我們獲得這應有的結果的，乃是武力的威脅。現在所實踐了的第二個國聯原則，即是一和平解決的原則。在去年秋季，有同於愛爾蘭或瑞士，而多於丹麥或挪威的人口，是未經戰事就從捷克轉移到德匈波三國了。雖然這是在戰爭的威脅之下完成的，但無論如何是一件未有前例的事，我們無論如何不能說它不好，可是，國聯却因此而奄奄一息了。它正像一個母親在生產時死去一樣，因為這生產已過了期。

關於國聯命運之第二件不可思議的事，乃是，日德意固然打擊了國聯，而表面上主張和平的英法美三國也未始不是幫兇。在戰後若干年間，英美法三國老是使世界的命運掛懸着。在這時候，這三大民主國的力量足以左右國聯的命運。它們究竟做了什麼事呢？美國在國聯的嬰兒時代就拋棄了它；法國利用之以為反德政策的機構；英國呢，既要維持法國

的勢力，又要牽制它，但兩方面都不能有所作爲，又想效法美國的保持孤立，而又未能澈底，結果是永遠徨徨不定，但在緊要關頭，往往是態度極冷淡的。

國聯乃是我們國際合作關係之最重要的命脈；如國聯死去，合作關係之命脈便也有隨同死去之危險。國聯就其主要姿態言，可以算是威爾遜總統之理想的實踐；這種理想是到近代才發生的，並沒有極古的淵源。但國聯當有其他的姿態也同樣值得注意。國聯同時又可說是一個實踐所謂「不列顛式和平」的工具，這種和平，一部分是建立在英國的海軍力上，一部分是建立在它的財力上；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就已經維持一百年光景了。

自從西方文明史脫離了黑暗時期以來，我們是從沒有像今日這樣迫切的需要着某一種世界秩序。但若要使這種世界秩序並不建築在沙堆上，那麼，它就必需有一種堅固的道德基礎。一九三八年的諸武裝強國之間，究竟還有些什麼道德束縛存在呢？共同的基督教嗎？現在，世界的強國中有四國，即德意日及蘇聯，早已將宗教信仰破壞無餘；其餘各國，也祇在名義上還信仰基督教。在這宗教秩序未建立之前，只能由一些強國藉武力來建立一

種非宗教的秩序了。

最後，在這個我們所身受到的大危機中，美國將扮演怎樣的腳色呢？新世界可真會來調整舊世界的平衡嗎？海外的國家可願意來幫同建立未來的世界秩序呢？或者，它們是否將因此而退縮，以自安於孤立政策呢？如果德國竟在歐洲造成一種希特勒式的權威，那末美國將採取什麼對策呢？它將學張伯倫的樣而與國社黨政權和解，還是將像邱吉爾似的向它挑戰？如果連它自己也陷於德國的掌握，則它究竟將怎樣辦？它以為應該保全英國的海軍力嗎？或者，它將避免與英國發生關係嗎？英國現在迫切的提出這些問題，頗希望加拿大人及美國人能給予確切的答覆。

本篇作者托皮英教授，為國際政治權威，現主持英國皇家國際學會，每年編有國際事情研究出版。本文原載

美國外交事情春季號，中間略有改削。——陳士丹附註。

歐洲政局的檢討 (A. L. Rowse)

歐洲政局的基本事實是：上層階級幾乎到處都已重獲到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間狂亂時期所失却的政治權了。那幾年的情形，也許還不能確實稱之爲「狂亂時期」，因爲馬克斯主義者和歷史家，都很知道那是由戰前國際安定中順流而下的，換言之，就是經濟帝國主義時代——即「國際無政府狀態」——中的民族國家制度的結果。從這種結果，還可以希望些什麼呢？現在上層階級又騎在馬上了；他們當然會把自己重返到舊日的國際安定或者寧說是國際不安的局面上去。我們現在又回復到戰前時代——太駭人的戰前時代。這就是歐洲目前正在進行的外交緊張的真意義，也就是在集體安全的破碎局面之下不顧矛盾的宣言——尤其是英國所作的——而復歸於舊日同盟制度的真意義。列強之所以合縱連橫，小國之所以動搖不定，以及互相勾心鬥角的爭奪地位，便是爲了這個緣故。

人們也許會問，究竟爭了地位來幹什麼呢？我們都知道，或者應該知道這些事情有什麼意義，以及行將造成什麼結果。

我們永遠不應該忘記：在這條路線上，英國是處於領導的地位的，我們更不應該忘記歐洲反動派——我們就生活在這種反動派之下——的勝利，已經失敗，幻滅，而且幾乎絕望了，就好像一八四八年時的人們生活於拿破崙第三和俾斯麥的時代一樣。一九三一年，是戰後歐洲史上一個決定的改變點。一九二九至三一年的工黨政府時代給我們一次最後的嘗試，以冀自由主義的戰後國際安定能發生作用，得到一些裁軍運動和歐洲真正集體制度的安慰。可是英國的上層階級和中等階級，却思慮周到地就在那一年選取了反動的道路。

一九三一年開了整個歐洲上層階級地位恢復與反動復活的先聲。萊翁白倫某次親自告訴我，在一九三二年選舉中，法國社會黨要想像麥唐納內閣一樣組成一個舉國一致政府就有種種困難。那時以前，他們很有機會可以使社會黨成爲下院的最大黨，因而得以

組成舉國一致的政府。可是法國全國利用英國的先例，麥唐納的變節，以及舉國一致政府來攻擊白倫和他的社會黨。激進份子失去了國內最大黨的地位，保守份子的勢力更見強固。於是造成了杜邁格和賴伐爾的上台，國內資本階級統治的漫無限制，經濟方面發生通貨膨脹與貶值，以及法國上層階級的出賣集體制度於慕沙里尼。自從希特勒握權以後，幾乎什麼事情都不能辦；迨至一九三六年，當白倫做人民陣線領袖的時候，那差不多已經太遲了。

一九三三年，接着來了一次對歐洲最兇惡的打擊，當時德國受着英國資本階級重要部份——尤其是倫敦銀行界——的鼓勵，終於完全趨於反動。一九三四年維也納政府的倒台即為真正末日。一九三五年慕沙里尼大勝阿比西尼亞，集體制度就此完全崩潰了。從軍縮會議的出賣和日本的侵略東三省，到慕沙里尼的征服阿國以致橫斷了地中海、非洲和紅海的英國航線，凡是集體制度達到每一個崩潰的階段，都伴着英國上層階級重要部份的拍掌稱善。（希特勒某次恫嚇說：「頭顱滾到沙上。」等着看他實現的時候，總有一天

會到來。如果這樣的一天真會到來，使我們看到不列顛帝國的安全因上層階級這些部份的怠業而致破壞，則他們行將受到應受的報酬是可以預期的。）

又到了現在，反動派已經得到很大的勝利。自由黨、社會黨和共產黨所組成的人民陣線，雖曾在法國和西班牙成立，抵抗着法西斯主義的進展，而且曾經開始闊步往前，但前進得並不久。西班牙的情形，便露骨地曝露出政治隱情。受着歐洲各國法西斯主義的援助和教唆——從希特勒的德國和慕沙里尼的意大利載來了槍械、飛機、兵士和技術人員，從英法兩國的上層階級載來了積極的同情——西班牙的上層階級，才胆敢公然背叛西班牙人民所建立的民主政府。

在法、英、美三大「民主」國家，右派所用的方法，還不會露骨到公然叛變或在街上和集中營裏當頭打擊反對份子的程度。他們的技巧要精密得多，而效果則並不減少。例如在英國，上層階級的政治手段，應算最高明的了，他們所用的方法是以金錢收買異己份子，如麥唐納輩、史諾登輩和湯麥士輩。不過一般言之，這些國家的手段大致是相同的，那便是政

治上、經濟上、特別是金融上的怠業。這種技巧的重要，尤其是經常的和普遍的採用，至今還沒有人加以深刻地批評過，甚至還沒有廣大地注意過。在英國工黨政府的最後數月中，這種技巧却特別有效：各資本家報紙之常川中傷人民對英國財政地位的信心，泰晤士報本埠編輯之每日苦心孤詣地暗示「危機」。

自從英國採用了以後，怠業的技巧在歐洲便更加大胆，更加放肆，更加無恥起來。例如左派勢力較之多數國家爲強大的法國，便是一個施用這種技巧的主要地方。法國的左派政府，永遠要遇到外匯問題；如果外匯問題不能把它推翻，如像一九二四年的赫禮歐政府和一九三七年的萊翁白倫政府那樣，於是就有上議院挺身而出，準備盡牠的責任。今年春季打倒第二屆白倫政府的，便是上議院。當白倫的財政計劃發表那一天，作者親耳在阿維農聽到一個中等階級的書舖老闆娘對她的一位資產階級的顧客說：「我嗎，我就信任上議院。」上議院博得了她的信任，和她的階級的信任。

就實際政治的教訓所得，各國的民氣，無論從那一方面都在反對左派。照本年的情形

看起來，任何左派的政府，如果違反資本階級的意志，就無法施政。甚至得到廣大民衆擁護的羅斯福政府，也曾受到阻礙和牽制，而被右派怠業弄得幾乎一籌莫展有許多時候。這是用不到驚奇的，那完全在我們的意料之中；所可驚奇的是他們怠業的結果，他們提出了愛國的口號，但是右派之中有許多份子，只要能夠保持自己的特權和勢力的地位，即使亡國也在所不惜，這才使我們驚憾哩。

法國右派的行爲，尤其令人驚異得出於想像之外。他們一方面滿口說着愛國，一方面卻無時不罵白倫爲猶太人和國際主義者，並且攫住每一個機會，榨出了國家的資本，輸出於國外，從每次貨幣跌值——那是他們在金融上怠業的必然結果——中謀取利潤。他們用盡種種非法手段來打倒建築於大多數民衆上的人民陣線政府。正在國難當頭的時候，他們却準備削弱法國，拒絕一個真正的舉國一致政府建築於大多數人民的基礎之上，反對白倫氏耐心的愛國的貢獻。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白倫的行爲，不是負責效忠於法國的利益——真的，只有極左派的批評家，才會說在某方面，尤其是在西班牙問題上，他似乎走

得太快一些，爲了統一國家對付歐洲的危機起見，默從勞工階級的敵人。沒有一個人可以否認白倫不是一個正直的人物，不染法國腐敗政治的惡習。我們一究法國右派的底細，就可發現他們不但是可厭的，腐化的，並且還是賣國的。右派方面有許多團體暗中和希特勒相勾結，準備執行他的吩咐；還有一些接受慕沙里尼的命令——我們儘可以說羅賽里弟兄不是由意大利人謀殺的，而是由加哥拉德受了羅馬的指使行刺的。當陶爾摩任內長時，便開始澈查這些案子；這也就是社會黨政府之所以被打倒的另一個原因。右派方面，沒有一個人高興反對與慕沙里尼成立諒解的機會。

我們看了真是有趣得很：他們竟然會有這樣的固執，希望從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的會食桌上，拾取殘羹冷餚；法國雖然犧牲了自己的一切來與意大利成立協定，但是她能在這個協定上有什麼顯著的收獲，却是極難說的。難道他們對慕氏讓步了以後，例如放棄西班牙，便能使他爲他們去打希特勒嗎？他們所玩的把戲，對於法國是多危險呵！我們知道自從一八六〇年以來，意大利的政策，一向是得寸進尺的。如果慕氏從法國（英國也是如此）

得到了讓步，他就只有利用這些讓步在下一步從希氏那裏得到更高的代價，也許是科西加、尼沙、突尼斯——誰知道呢？法國的唯一安全方法（英國亦然）是使西班牙戰爭拉住慕沙里尼和意大利的法西斯主義，使他們因在西班牙和阿比西尼亞須維持雙重力量而精疲力竭。到那時候，意大利政府才會肯締結英、法、意、西的西歐四強防禦集團，奠定西歐和地中海和平的穩固基礎。進一步講，那時我們對於中歐問題，也不會像現在那樣的軟弱無力。但這已絕望。此外，我們又應該與蘇聯站在一條戰線上維持和平，防禦大胆的侵略者，這不但是英法左派以及多數小國和其他各民主國家所應取的外交政策的概念；並且還是邱吉爾理想中對英國安全和歐洲和平所貢獻的唯一保障的政策概念。

我們的宗旨，永遠與大多數歐洲國家的宗旨相吻合，這實在是英國之大幸，也是我們的歷史上安全保障的指針。我們反對任何權勢過大的國家，這種國家的侵略計劃，曾經威脅其餘各國的獨立生存：如像十六世紀的西班牙，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的法國，以及十九世紀末葉和二十世紀的德國。德國的批評家曾說這是我們的「霸道主義」，我們的「黃

金主義」或我們的「偽善主義。」但是他們沒有看到這個傳統政策固然於我們有利，但同時也於整個的歐洲有利，要是他們明白這一點，那也就不會反對了。國際聯盟便是總括這個概念使之有利於世界的一種嘗試。這就是英國的政策之所以與國聯的理想特別結合得密切的原因，也就是英國那些厭惡國聯份子所以破壞英國利益和整個歐洲利益的原因。一九三一年英國政策的失敗、混亂和下流，以及國聯和歐洲體系的崩潰，更可說是爲了這個緣故；因爲自從那時以後，英國的統治階級，在國外的階級同情心與本國和整個歐洲的利益之間，發生了不可救藥的矛盾，以致神志昏迷了。

民主國家的外交政策之所以動盪不定和混亂不清，英法上層階級許多份子的怠業應尸其咎，因爲希特勒和慕沙里尼，在這兩個國家中可以舉出許多朋友。要消滅這種情形，只有一個辦法，那便是左派的當權和運用他們的權力；這完全是個政權問題，也就是在這幾年中和這幾個國家中左派能否取得足夠的權力來遂行她的意志的問題。我們應該承認除了權力不足的遺憾和缺乏現實觀念與決心外，左派在金融的和經濟的怠業上，還依

然逃不脫反對份子的掌握。它要求經濟上的讓步更甚於現行制度所能立足的程度，這是一個絕大的錯誤；所以失業的增加，生產的減退，生活費和物價的高漲，當權的——或者毋寧說在位而無實權的——左派，應負其責任。在一九三一年的一「危機」中，便有這一種情形。法國採取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即為一個眩目的實例。現在左派方面，幾乎每個智識份子都承認那是一個錯誤：企圖一下子咬得太多，對法國生產制度加上過重的負擔。不過為此責難白倫，那是不公平的。自從賴伐爾的貨幣貶值政策施行以來，勞工階級久已受到深切的痛苦；當白倫組閣之初，罷工運動彼落此起彼，迄未停止，所以失業的增加，生產的減退，生活費和物價的高漲，是自然而然的結果。我們固然可以作這樣想：白倫自己原知道那是一個錯誤，原知道民衆跑得太快；不過這裏還含有左派方面極端重要的一個教訓。民衆應該有領導，有權威的領導，隨他們按照自己的方法去做可不是上策，因為他們不知道何者於他們有益。領導者跟着下層民衆跑是不對的。像白倫那樣一個勞工階級的領袖，放棄了領導的職務而加入工人隊裏去苦苦工作，那不但是降低身份，並且極其危險。領導者應該為

民衆謀工作，以取得他們自己的利益，他們階級的利益，而達到最後的勝利。

當然，環境也有許多地方得顧慮。但是如果白倫能夠增強他的權力而長在其位，則結果就要好得多。當你一旦完全握到權力的時候，以後機會來時便可以作任何改革和讓步。政治上最重要的關鍵在於權力，不是暫時取悅於人民。

如果在社會改革方面這個理論可以成立的話，那麼在高級財政政策上更可以適用。這差不多是各國社會民主黨政府都容易遇到的大難關。第一屆白倫內閣的財政政策，以猶疑不決、妥協讓步爲其特性。白倫本身對此是不能負責的。他在產業上遇到接二連三的危機，處理得很精明，自整個而論還可說是成功的，此外又在外國方面遇到一個深切的危機，即西班牙內戰有演成歐戰之慮。白倫手下第一個要人文生奧立爾氏，似乎沒有任財長所必要的手段；這情形在某種程度上，有類於一九三〇至三一年間英國工黨政府因史諾登的處置不善所陷的困難。貨幣貶值，本來應該立刻實施；但是政府不此是圖，坐待準備金中損失數百萬金法郎，大量的資本逃避到國外。但這裏比實際財政辦法更重要的，還是權

力問題。政府應該一開始就全部控制外匯和一切財政地位。那時急進黨也許會反對考慮這一點。但是他們不敢破壞以全副精力和熱誠站在民衆方面的人民陣線。

無論那一個左派政府，應該永遠攔住每一個到來的機會，儘量發揮其先發制人之利。一九二九年受着廣大民衆擁護的英國工黨政府，並沒幹得比一九三六——三七年的白倫來得好。不過白倫雖然把每週五日制和一個新產業憲章給與法國工人，他自己的權力却並未保持牢。當本年三月他重組內閣的時候，這個聰明的人學到了他第一屆施政時的教訓。他自己兼任了財長，並且草擬了一個第一次包括整個法國金融局勢的財政計劃，主張整個的加以處置。這計劃固然是——篇傑作；但現在使之實施的政治機會已經過去了，支持人民陣線的熱情和力量大見減退，法國的資產階級不再畏懼上議院，且以公開輕視的態度對付他，法國的內閣總理和其他法國政界最有聲望的人物。第二天他們便泰然打倒了政府。啊，左派要學的教訓有多少呀——要是他們能夠學得教訓的話！這些教訓主要的：（一）在你的權力未曾有把握以前，經濟改革應該暫緩進行；（二）永遠儘量發揮到你門

前的機會。

對於西班牙的情形和不干涉政策，也如出一轍。左派曾經大罵不干涉政策是由白倫始作其俑的。但到現在為止，我們還不會完全知道此事的情形。不過責任顯然不是屬於他的——就另一意義言，他應負責，那就是說，如果他是希特勒或慕沙里尼，易言之，即是操實權的領袖，而非聯立內閣首領，那他應該實行其意志。當時國內外的情形是很複雜的：英國政府明白告訴法國不願越出不干涉政策的範圍以外，而法國的內情又極端危險，因為法國的陸軍軍官大半為天主教黨，如果公開干涉——這是回答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的唯一辦法——他們很知道法國就要發生內戰。不干涉大概是最好的政策，因為這政策可以得到各方的贊成，至少不會相遠離。誰也不能預料到法西斯國家會破壞他們的協定——實際對西班牙人民挑戰——到什麼程度。西班牙政府本身，當然不會想到慕沙里尼和希特勒會幹得沒有底止。一九三六年九月報聘巴黎向白倫貢獻意見的工黨代表團某要員告訴我，西班牙政府會向他們擔保，不干涉如果施行得合理，他們可以戰勝弗郎哥。這可算左

派在政治上可笑的樂觀主義之又一例證。

沒有一個人可以一刻相信慕沙里尼或希特勒的話；他們要破壞保證時，便毅然加以破壞——這是他們一貫的手段。如果傻子肯相信他們的話，那就正中他們的下懷。不干涉政策當初就應該附帶條件——正像以後的英意協定一樣。附帶條件的不干涉協定，可以有大大限制外國援助弗郎哥的效力。如果執行時發生任何困難，則英法兩國佔着壓倒優勢的海軍，可以在西班牙周圍構成一條警戒線，監視不干涉的切實執行。

可是法西斯國家的陰謀主義，却改變了所有的局面。而對付陰謀主義的唯一方法只有更陰謀的陰謀主義。就西班牙衝突情形看來，法國似乎也曾經看到這一點，並且準備與慕沙里尼和希特勒以武力相周旋。但是使他們難於應付他們自己立場的癥結是上層階級許多份子的怠業。希特勒和慕沙里尼知道他們可以用援助叛軍來搗亂「民主」國家的意志。打破從前國界的，正是歐洲的階級衝突。世界上再沒有像英國鸚鵡那樣的反覆無常更卑鄙、更虛偽的了，他們以為自己並不參加分裂歐洲的意識形態上的衝突，但是實際

上他們在其中却佔着最重要的地位，而且態度很明顯。無疑地，英國政府——當然只有上層階級——希望弗朗哥得勝，雖然那對本國的利益是顯然衝突的。

再說日本勢力的過分發展，多半也是應由他們負責的；正像慕沙里尼的勢力在地中海發展應由他們負責一樣。這兩個本來都可用很簡單的方法來處置，並且對於我們自己不會有多大的危險，要是我們的統治階級自一九三一年以來，能夠直接實施集體安全，一方面與英國維持友好的聯繫，他方面與蘇聯維持友好的聯繫。但是事實上在一九三一至三二年整個遠東危機期內，保守黨和保守派報紙，差不多全部站在日本一方面，而冒着排除美國的危險，冒着掀起太平洋上對我們第一等威脅的危險。所以遠東地位的崩潰，他們實應尸其咎。

歐洲的情形也是如此。因為除非有蘇聯加入，歐洲就無法造成一個具備壓倒力量的集體安全制度，足以抵抗侵略國。邱吉爾對於這一點是看得多清楚，但是因為感染着保守黨的意見，在他競選運動的演說中，又把集體安全說得多吞吐，他們願意採取必要的步驟，

來保障我們的安全，維持歐洲的和平，因為他們深恨共產主義。他們正是希特勒奸詐的反赤運動之心理宣傳的第一等資料，這個運動的目的，在於分化民主國家和破壞他們的統一與行動的效率，統治階級唯一能夠推動的政策是拚命對慕沙里尼和希特勒讓步，美其名曰「和解」，以冀把他們收買過來。那真是一種填着無底慾壑的政策。

我們早已說過，他們無論怎樣對慕沙里尼讓步，他是不會脫離德意軸心而投入英法懷裏的。更不會限制他對地中海的野心的。他們的政策之第二個目的，在於收買希特勒——照他們的話來說是與德「和解」——那也無成功的希望。因為那就是等於承認德國為中歐的盟主，如果他們高興剔除俄國的話。易言之，即把中歐都歸入德國的版圖，以前德國的殖民地當然也得交還。我們在一九一四年至一八年戰爭中拚着性命所取者，行將被一九三一年來英國統治階級的醜顏無恥，目的混亂，和意業而失却。保全歐洲的和平，原是在握在他們的手掌之中，他們只要依照我們過去光榮的地位，組織並領導大多數歐洲強國構成集體和平制度，就夠了。但他們却拒絕這樣做，有幾個還甚至盡其所能為侵略者作開

路先鋒。他們的責任是很明顯的，因為在一九三一年時，固然沒有人預料到歐洲會有戰爭，但在今日却無人敢說戰爭沒有可能了。

不過看到最後，歐洲政局的事實似乎正在驅使英國統治階級表明積極的態度，因為過去七年的混亂，已使我們陷入戰爭的危險中了。他們容忍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以冀買進慕沙里尼的支持，但他們最後看到德國併吞了捷克以後，已經破壞了歐洲的均勢，而促成了德國的獨霸歐陸。所以在德國想再進一步進攻波蘭的時候，英國政府便急忙與法蘇聯合起來保障波蘭的獨立。這是一條較好的方法；但過去七年英國政策是多麼無意義啊！並且可見破產得怎樣厲害啊！

歐洲的癥結，似乎正在依着這些路線逐漸明朗化，雖然英國國策還是盡力想避免明白的決定。因為明白決定後，就得援助民主國家，即歐洲各國的左派勢力。這樣一來，反動派就要臨到末日，再也不能生存下去。英國政府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在最成功的時候，反動派也得如何謹慎保持其權力。他們也許在有一處地方被打敗或被箝制，那可麼怎樣辦呢？所

以英國政府固執着對法西斯主義讓步的政策，說得堂皇一些是「和解」的政策，因此就犧牲了共和主義的西班牙和民主主義的捷克。他們的確是對的——如果不能算爲歐洲目光最遠的統治階級。他們知道再來一次戰爭會得破壞他們的安定，所以就挺身而出，加以保持。究竟他們是否能在歐洲史上的第二步繼續存在，那得要看國社主義的德國能否肯緩和態度，逐漸滿足其目的，換言之，不用軍事侵略而用經濟侵略擴展於波蘭以至於東歐。羅葉柯拉論「七月帝國」說：路易腓力看清楚法國不能忍受戰爭，可是他不會看清楚法國却不能忍受和平。

這也可以適用於希特勒。如果國社黨政權能夠溫和地追求其目的，而不訴諸戰爭，則歐洲至少暫時可以和平；不過目前的國際形勢長此下去，誰也不能斷定和平能夠繼續到多少長久。同時，只要沒有戰爭，國社黨政權對於歐洲上層階級真不知道是怎樣好的東西。不但德國的上層階級可從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得救」，使其他各處，例如英法兩國，也因國社主義德國的威脅，使左派安分守己，放棄他們的社會目的，把他們拉入國防線，阻止

其得權。真的，如果希特勒不存在的話，那就必須造出一個他來；有些國家的上層階級，早已
有許多幫手準備把他製造出來，而且使之活動。但是這種過程的結果，要是不再成立集體
安全的辦法，那就可以看到歐洲會被德國所統治了。

作者久作這樣想：英國戰後政策的始終妄想妥協，助長侵略，若再遲遲不予澈底清算，
必使德國對抗歐洲其餘各國的地位更見強固。所以當我們這一代遇到遺留給我們的責
任時，我們會發現德國已經強得使我們不能抵抗的程度，而英國和我們的友國，就只有失
敗的一途。這並不是一種不能實現的預言。如果一九三一年以來，我們的統治階級能夠放
胆實行集體安全制度，則一切就容易得多。可是在現行局面的基礎之上，集體制度終於是
不可能的。民族國家主權的衝突，無法加以抵抗；只有國際局面真正能夠安定，英、法（也許）
德才有左派的勝利。

——蔣學楷譯自英國政治季刊九卷三期秋季號。

歐洲新局面 (Charles Hobhouse)

今年三月希特勒兼併了奧國，當時歐洲各國雖還相安無事，可是國內鬧着問題的，却不止一國。法國爲了德國進兵萊茵區域的突然打擊，正在接二連三的調換內閣，所以希特勒揀中這個機會下手了。德國在併吞她舊時的仇敵以前，希特勒曾宣稱他對奧國沒有敵意，更沒有危害奧國土地完整的企圖，同時他對奧國政府却佈置下一個大規模的戰爭行動。在七月裏，他動員了一部分兵力，在八月初，他已動員了一百五十萬全部兵力，在捷克邊境舉行「秋操」。當時除英國政府以外，誰都知道另一片鄰近的土地又將被併吞了。七月二十六日，任錫曼爵士接受捷克政府的邀請及外交部的鼓勵與請求，承擔了毫無成功希望的任務——德捷中間的調解人。一般英國人歡迎他的工作，因爲他們還完全不知道局勢是如何嚴重；捷克人民也歡迎他的工作，因爲他們相信英國調解人會毫不偏袒的排解

糾紛，並且會在道義上與物質上加以援助。要是那時德國人能夠知道一些他們國家的外交政策，他們有接受這種辦法的可能性的。可是德國人民全睡在鼓裏，什麼都不知道。我們可以引用下面的事件來證實它。柏林的一個高級財政當局，打電話到倫敦來詢問股票的價格，訂購一大批股票。當倫敦方面告訴他當天的售價跌落一半時，那個德國人便問起這突然暴跌的原因來。英國人反問他：「你難道不知道目前的『危機』嗎？」「什麼危機？」那個德國人還是不懂。在我們看來，這樣純粹的欺瞞簡直是不可能的，可是在德國却變成了家常便飯。所以我們互相間的不能了解，也就無足為怪了。把任錫曼的任務再詳述下去是無益的，失敗不是他的過失。希特勒已經容忍一種或許會延擱的任務，可是他不要讓任務阻礙他的計畫。要是他的計畫受到了延擱的威脅時，他便要變得暴躁和恫嚇了。所以身負外交重任的張伯倫和德國元首經過幾次私人會談以後，將德國的最後通牒略加無足輕重的修正，便最後接受下來了。

這次英法兩國到底演的是什麼角色，或許現在不能洩露出來，不過那慰藉、屈辱與羞

恥，應該是平均分擔的。時間與事實，將來會證明這次接受的功罪。不過我們既不清楚明興會議的詳情，我們祇能從會議後立刻引起的結果，和逐日開展的事實上，判斷那兒已經幹了些什麼。照擁護首相的人說，張伯倫是一個有名的不重名利的人，他在這樣大的年紀，有生以來第一次坐了飛機，去作私人的斡旋；他是這樣用個人的努力，把祖國從一個糜爛的，或許是致命的戰爭裏救出來。他曾一再聲稱他帶了和平與榮譽回來；可是他說時既沒熱情，也沒確信。在他的反對者和批評者說來，他是一切首相中間沒能力的一個。他既不懂外國語言，又不明外國的傾向，更不懂得外交政策的綜錯關係；所以他負責的勇氣，依然抵不過那許多缺點。批評還牽涉到明興會議的擯除蘇聯，而誰都以爲現在之拒絕捷克參加會議，這是以前拒絕德國參加凡爾賽會議的悲慘錯誤的重演。

所以除非等到四強會議的祕密洩露以後，現在英德在海空方面的實力與準備的比較明白以後，民主政府在戰爭恐怖前的崩潰，到底大部分是因爲自身的缺點，或是因爲他們對德國實力估計的錯誤；我們是沒法知道。不過有幾件事實，可以從那許多謠言與蒙蔽

的迷霧裏，清楚地看出來：

第一，我們必須痛苦地承認：英國政治上的信譽，在別國的眼光裏，從沒像今日這樣低落過。要是在一百五十五年以前高爾斯密定會不怕開罪的寫：

「我看到爺們走過去了，

驕傲的神情，侮蔑的眼色。」

現今有那個英國人會這樣批評他同時代的國人呢？我們得直認自己悔恨的事實，和愚弄鄰國的事實，不管在明興會議裏所幹的是聰明抑或愚笨，那是給國會批准了承認了的。這就是說，我們業已正式贊同我們的首相與其內閣的行動及決定。所以他的行動要有什麼屈辱與羞恥，全國人民都是有分的。我們當然不能取消他的決定，不過我們可以事前反對它，我們並沒有那樣做。

第二，英法柔順的屈服於希特勒的粗暴之下，已經使英法在世界市場上的經濟地位，蒙受了不利的影響，同時却提高了德國的地位。明興與維也納兩次政治的大勝利不但增

加了她的人口、鑛產與其他原料，使她在許多需要上可以不再仰仗他國，同時他們還把開放的市場限制到嚴格的程度。那不單是我們在那兒將遇到新的競爭，和經驗新的不平待遇的問題，而是德國的新勢力範圍將建立起來，和他處於敵對地位的，將日益感到困難。豐克博士的貿易使節不用說是希特勒軍隊的合理附屬物，因為商業永遠是跟隨了軍旗前進的。

第三，德國已經獲得了那許多額外的土地，一條又新又強固的可以攻守兼施的防線，一道化去八千萬鎊的防禦工程，再加上一大批在身心上都有勤勞勇敢習慣的人民。即使在這許多上面休息整理，她可以絕對安全的來佈置另一個侵略，使她對東歐的經濟，有強固的統馭勢力了。

第四，我們曾經借給捷克現政府一筆一千萬鎊的信用借款，當作我們對捷克前任政府的後悔行動的懺悔。這筆款子，我們可以用克魯格的話「道德上與智力上的損失」作評價，因為它決不能彌補捷克在物質上的損失。捷克人民在物質上所受到的損失，即使要

求十倍之鉅，都不是過分的。捷克現存不重要的地方，終於吸入德國貿易的勢力圈。所以這筆借款的大部分，等於是掉到德國的國營工業手裏去，增加德國外匯，再用來購買不是牛油而是軍火。她用極低代價換最大快捷與收獲的新勝利，該是快要完成了。

上面的幾點，當然不會是明興會議造成的全部，可是這幾項是主要而確鑿的事實。我疑惑這是否應該叫作明興「協定」。我希望這是對不能避免的事件的承認，而不是對於願意的事件的協商。我不希望現時對它有所解釋。現在我可以看到劫奪的食慾與機會仍然繼續着。波蘭和匈牙利正在嚷着「歸還」或是專有的要求，斯洛伐基要求聯邦來和緩自治，地面上正醞釀着一種波蘭與斯拉夫向條頓粹霸權對抗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是不能忽視的，它像一個賊在黑夜裏活動着，介在蘇俄與德國兩大之間的波羅的海國家，在他們有所掙扎以前，蘇俄或是德國便會用自衛的名義，把他們一口氣吞下肚的。這兒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希特勒近來的政策，和二十年前魯登道夫與總參謀部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不加勒斯多的條約裏所表示的原則與細目，可說如出一轍。這許多條約的效用，給

協約國最後的勝利打消了。不過對於德國的目的與方法，它們仍是確實的指示者。他們在以前就把蘇俄、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劃歸德國的主權，羅馬尼亞也歸德國統治。現在希特勒寫：「當我們談起歐洲的新土地時，我們第一樣便想到蘇俄和她鄰近的國家。」魯登道夫也已經遺留下一筆遺產：「我們必須伸出堅強的手，不單是保護德國的公民，而是保護一切德國人。」

使人驚異的是，那許多嚷着事變和解決的問題，除非張伯倫的真意是想瞞掉我們而瞞不過希特勒的在軍事上的致命的虛弱，像屈膝以後的自然結果的那種懸念，彷彿從沒打他的心頭掠過；他當然感到他帶回來的和平是十分短命的。——照許多人的意見，那是比休戰略勝一籌的玩意兒，——他却絲毫沒提起，他所知道的新歐洲容易才推大了廿歲模樣，便慘遭夭折了。我們聽到了重整軍備必須繼續下去，還要加強加緊；他和他的朋友們所造成的，應該把歐洲地圖重新畫過的事，並沒有向那批決定內閣命運、不過事前對他們的判斷又老不肯加以熟慮的英國人提醒過。現在開始畫新的地圖，也似乎還欠穩當。東

歐變化的進行，也像北歐一樣沒有完成；那要等到德國統治這許多地方的野心，得到了完全的滿足，完全的安全。西歐的地圖，西班牙戰事雖已解決，也不能重新畫過。弗朗哥已得到了勝利，但他能否有那種力量，拒絕他的法西斯朋友的要求呢？要是沒有，他就得向他們俯首聽命，這對民主國家當然又是一種危害。英國的民主政府，預備從她的沉睡裏醒轉來了嗎？法國的民主政府會停止國內的爭論，轉而對付外來的危險嗎？

我們現在正站在交叉路口一條通到希望與進步，另一條則通到反動與絕望。在二十年前，英國是被人視爲衛護和平與維持親善的國家；她雖曾因此付了重大的代價，可是她相信她已達到這個目的。不過一步復一步，一年復一年的，我們又退到爭奪的混亂局面，直回復到一九一四年的地位。現在的禍害勢力，比以前更強大了。我們的防禦力量則比以前軟弱，我們的勇氣低落了，所以我們的危險也就大了許多。我們的財政信用減少了，貿易減少了，支持我們的好意也減少了。那是否因爲對於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外交與國防的行政上的連用，缺少有力的反對，缺少有用的批評呢？那是不是主要地由於選舉的人民，受了

一種「國家」的政府宣傳的催眠，對「社會主義」莫名其妙的懷着恐怖，所以起來拒絕。其實是政府的援助者呢？要是那許多慘痛而延續的錯誤，是由於我們自己的缺點造成的話，那末我們至少在自己手裏還有補救的辦法，可以立刻拿出來實施，我們可以解散國會或是舉行補缺選舉；要是遇到了上述情形，有才能有決心的代表們，便可以詢問何以我們已經有的或是將要有的軍備的巨大支出，還是不夠保護我們的榮譽與安全？他們化的全是我們的錢；他們疏忽防衛的，也正是我們的國家啊！

我每天聽到內政部、海軍部與空軍部管轄下的輔助機關極端混亂的報告時，我忍不住一天比一天驚慌起來。要是國防複雜，非三數人所能應付裕如，為什麼不再多分幾個附屬機關呢？上級機關為什麼不能更合作一些？陸軍部為什麼要派遣那些既不懂捷克語復不懂國語的「考察員」到捷克去呢？為什麼派幾百陸軍後備兵到東岸的港口去，而無所事事呢？為什麼內政部要派那許多訓練員，去教導市民在空襲下的常識，却全沒有保護用的面具與器械供他們實習？為什麼要組織那許多防空單位，而這許多單位，在最近又大概

不會有防護的武器？民主國家要想在目前的危機中苟存偷活，她應該更嚴肅的負起責任，克服她的危險。她喜歡和平，所以不能不相信戰爭的事實，和戰爭所遺累的一切。她應該明白，用理智的政府的理想，和那許多用強力的政府的理想是不同的。在英國，民主政府是多數人能夠操縱一種政策的制度，可是我們還應該曉得，歐洲現時獨裁者的政策，是有力的少數人將自己的願望與決定，強使馴良的大眾接受的。即使祇是給自身安全的利害打算，民主國家也必須懂得大陸上的拿手好戲，就是他們的政治人物會用斬鋼截鐵的字句誓守和平。放下筆便立刻計劃或是發動戰爭了。加富爾、俾斯麥、墨索里尼與希勒特的方法，在時間雖有不同，可是在原理上是一致的。在我們英國，是傳統的歸依於民主原則的，我們已經接受了多數人治理國家的主要原則。兩世紀以來，這個國家得到很大的財富和廣大的領土。我們真不懂得其他國家，（雖則對我們個人是友善的，）一面妬羨我們的財富，垂涎我們的所有，另一面却又嘲笑我們政府的制度。

他們渴望將來的利益，在哥台堡已洩露了一些消息，在明興便大白了。希特勒想發動

一次戰爭是真的，而張伯倫想避免戰爭則更是顯然。他或許忘記了海軍，他或許詢問過那不屈不撓的，或是給他同盟者意外的沒預料到的沉默所影響了他。或許像西班牙的阿爾豐沙一樣，自己夢想：要不是他在那兒站牢，早就立刻流血了；而沒想到他一經走開，依然不免要流血的。不管這是他的恐懼或是他的理智，他業已變換了歐洲的本來面目；他已經誤用了和挫折了民主國家的力量，和不意的毀了捷克人的自由與快樂。包爾溫爵士曾經告訴我們，在一九三五年選舉以前，他對國人提出假的保證，而隱藏了不愉快的真相，爲的是怕厄運會掉到他的黨上來。在他的緘默與欺瞞後面，接着便跟來了這個國家從沒經驗過的政治上最大的災難。讓我們希望，我們可以從那威脅我們精神上與物質上財富的洪水，不是毫不受損的倖免，而是還能夠浮起，全心全力的來恢復我們的尊嚴，修補我們的財富，贖回我們的榮譽。

英國人已有從夢中醒來的象徵。年青人已開始認識他們這一代，不是拒絕爲國王與祖國而戰，就能避去政治上的災難；也不是做了政府雇員，就能躲過經濟恐慌的。老年人在

回憶着本土的驕傲，和給他子孫安全的英國；要是我們能夠喚起中年人過去恐怖的新鮮的回憶，——再承認他們對將來所負的責任，——我們還來得及避開近年來科學所安排下的更惡毒的罪惡。祇要他們看到了事實，要求普遍裁軍，才是他們這一輩的希望。在過去藐視凡爾賽條約的修正來欺壓德國的，正是他們這一輩的愚蠢。希特勒會橫行歐洲，是他們這一輩的恐懼。他們這一輩，爲了他們的輕信、盲目與懦怯，將要親自來付賬了。他們或許會就在這兒歐洲，毀壞了他們自己的財富。不過我相信，要是這樣，會把他們到海外去的路切斷的。世界是要變換的，朝代與君主也要新陳舊謝，政府的制度，也有盛衰起伏。不過有一兩種德性，却是每一代成功的必須條件。勇敢和對於自己命運的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是不可或缺的要素，近今這兩種德性黯淡下來了。讓我們相信：一種舊精神的復燃，正是我們預期的返老還童的良方。

——唐錫如譯自當代評論八七六期。

歐洲的新危局（大西邦敏）

歐洲最近因德國大胆地合併奧大利，致在國際政局上激起微妙的波紋，這就德國來說，是勢所必至的。

德國地方，氣候寒冷，是含水份的沙地，由這自然的限制，要想達到糧食的自給自足，到底事不可能，每年必須從國外輸入廿七億五百萬馬克的巨額。因此，德國不得不以工業立國爲其國家的大本。

但是工業必須原料。由凡爾賽條約，德國所有的殖民地已被奪去，尤其是供給輕工業所必要的原料地，他是喪失淨盡。加以工業立國的必要前提條件，是以自由貿易主義爲基礎的世界經濟。而自一九二九年九月，美國開始農業恐慌以來，世界恐慌遍及各國，於是大家都轉向於經濟的自足主義；如過去的農業國，則以工業化之故，設立關稅障壁，使自由貿

易失其根據，致以此為基礎的世界經濟，乃趨於崩壞，德國工業品的銷路，大為減少。這在輸出工業製品於國外，由此獲得利益，再從外國輸入原料及糧食的德國，實是致命的打擊。

就歐洲言，德國現在東歐方面，從羅馬尼亞及南斯拉夫兩國輸入農產物，而輸出工業製品於此二國。而為回復其由世界恐慌所喪失的商品銷路，與其求近於絕望的殖民地之恢復，似亦以先在中歐獲得堅固的根據，而擴張其商品銷路於東歐，較為得計。

惟若英法之間，成立協調，那末柏林羅馬軸心，就難保要減少其勢力。

英國為拉攏意大利入於自己的陣營，不惜以甘言而與意協調，成立英意協定；反之，英德會談則自哈里法克斯訪德預備交涉以來，實在窮境。德國對之，當然要減到焦慮。尤其是想起過去數年前事，倘若意大利一旦見利忘義，則不特柏林羅馬軸心將失其存在，恐怕還會造成如一九三五年四月斯脫來沙會議時那樣的逆境。

這是德國以疾風迅雷之勢，制機先於英法，實行德奧合併的由來。我們不能不佩服希特勒的有膽識。

德國的合併奧大利，這一件事，不僅政治上增加了德國的勢力，且在經濟上威脅了英法的利益。因為英法對於從多腦河到巴爾幹諸國，都具密切的利害關係。

然由德奧合併感到威脅者，不止英法，如意大利也以多腦河流域，為其政治上與英法德蘇相對抗的重要根據地，且經濟上亦具重大意義，即為意大利的商品市場。為了確保此市場，意大利覺得中歐的奧國是必須獨立的。如一九三一年對於德奧關稅同盟的反對，一九三四年之訂立羅馬議定書，一九三四年二月之與法國共同發表保障奧國獨立的宣言，以及一九三五年一月七日之成立法意協定，並在斯脫來沙會議反對德國的重整軍備，凡此都是擁護奧國獨立為其目的，思由此阻止德國商品經由奧國而氾濫於多腦河流域。且不僅此也，凡是流入多腦河流域的商品，必然還要流到巴爾幹方面，這使意大利感到其在巴爾幹方面的市場，也有將被侵蝕的危險。

在中歐東歐方面具有這樣經濟的利害關係的意大利，其後因阿比西尼亞問題而與英國處在對立的地位，於是退出對德的包圍陣線，而結成柏林羅馬軸心。為表示其對德承

認併阿的友誼，因之默認了德併奧。但此形勢在英意會談有利於意而結束之時，就意大利本身計，對於柏林羅馬的軸心，似不無動搖之意。

其次的問題，就是這樣的結果，由經濟上的對立，會不會造成第二次歐洲大戰呢？對於這問題，我們的答案，以為是不會。其理由有三：

第一，單是經濟利益的對立，不一定會造成戰爭。爲什麼呢？問題也就在經濟利害的對立上。因爲既由利益打算爲本，那末這其間也儘有達到妥協的可能性。固然，倘其對方爲弱小國家，先進強國因爲具有勝利的把握，也許不惜訴諸戰爭，如意大利對於阿比西尼亞便是如此。但在強大的先進國彼此之間，誰勝誰敗，既難預定，這當中賭博性的危險率實在很大。故若能加以充分的打算，單由經濟利益的對立，殊不必一定演成戰爭，而儘有達到和協解決的可能。

第二，歐洲各國都缺乏戰爭能力。德國雖好像具有戰爭的能力與意志，但如對英海軍三成五分的劣勢，每年俱須自海外輸入巨大的糧食，就這幾點言，可知其國家的脆弱性是

不堪戰爭的負擔的。

即如經濟力豐富的英國，亦不能說具有戰爭的能力。英國雖在從事巨大的擴軍，但是兵士以義勇兵制，頗感不足。步兵補充額一萬七千人，而應募者不過八百五十名，常備兵之缺額三萬五千人，而應徵者不過二萬一千。這樣的情況，戰爭到底也只能口上說說。俗語說，有錢的人不相打。況且擴張軍備並不是英國的專利事業呢。

次如法國，因為防備外國的攻勢，有軍備擴張的必要，而在另一方面，因了本國經濟狀態的惡化，社會狀態亦趨惡化，於是要求社會政策的擴充。但要同時滿足此不同的二個要求，就必須有巨大的國幣。而法國財政的現狀，則要承受此要求，實不可能。加以由德奧的合併，德國人口增大至七千萬，而法國則不過四千萬，這實是很大的威脅。法國以此惶恐之極，只好追隨英國的驥尾，不然，他就幾乎沒有馳騁國際壇坫的能力。這樣的法國，當然談不上戰爭了。

意大利的經濟能力，也到底不能挑動戰爭。至如蘇聯，爲了參加戰爭，而使農民具有武

器，那其意義實等於斯太林的沒落。

由上所言，可知在歐洲是任何一國都沒有戰爭的能力，因之，若不看清對方是一個弱國，或者沒有其他強國爲之援助，歐洲各國大概誰也不會動手。

第三，現在各國的擴軍正代着戰爭而行。換言之，列強爲了避免戰爭，現正潛心竭慮以軍事軍備的擴張。尤其是在歐洲，由今日的兵器革命，如飛機的進步，已漸進於將使戰爭成爲不可能的地步。蓋如歐洲那麼狹小的地方，現在以飛機的進步，是要更爲狹小了。倫敦與柏林，柏林與巴黎及蘇俄國境的航空距離，不過一時半至二時。於是國際金融的中心，倫敦，有倏忽間歸於烏有之虞。法國之轟炸機，在三十分鐘間，就可飛至德國西南重工業都市之上空；德國之軍用機，在一小時內可以出現於法國首都上空，轟炸世界寶庫盧佛博物館；而意大利的飛機，則在三小時內，可以投炸彈於近東的石油地帶。各國的軍擴熱，雖可視爲戰意旺盛的證明，但雖有意志，若無此能力，那末這種行爲是不會有的。其實，各國的擴軍，說是備戰，甯說是爲的維持現狀，藉此以求得新的均衡，希望由武力的威脅，不戰而達到所期的效

果。因此，各國雖在財政困難之中，都竭力擴張軍備，以免在武力上不及他人。

德國四年計畫主任戈林大將，最近至維也納，其演說即言：

「德國的空軍，比之列強，是絕對優越的精銳部隊。希特勒總統爲國防而發一號令，將見敵人的包圍隊形，立即在勇敢的德國空軍之前，趨於消滅……德國竭誠希望和平。但在一旦有防衛的必要時，我們是也準備着報復的刀劍的。我們知道只有磨利了的刀劍，纔是和平無上的保障。倘若沒有了刀劍，那就同樣的和平也不可能了。」

法國宣言，若捷克獨立受到侵害，他將以武力爲其援助，英國對於比、法國境也有同樣的聲明。凡此都只能說是一種姿勢，並無他意。只須看在明興會議中，德國既經得了蘇、臺、登區，到後來又侵佔了捷克全境，而英、法等國，終未武力干涉，便可明其究竟。最近德國又東向進攻波蘭，倘若英、法、蘇不具有戰爭的能力，而且密切合作，那末就難保德國之不侵入波蘭了。

世界大戰會發生嗎？（從子）

世界大戰會發生嗎？其實，在中國，在東非，在西班牙，這數年來，早已有具體而微的世界戰爭在進行着了。不過這些戰爭的火種，給人爲的力量限制於一地方，暫時沒有蔓延開來，釀成漫天的大禍而已。但是我們知道星星之火，尚可燎原，倘若長此下去，誰能擔保不成爲燒遍世界的大火呢？因之，在德既併吞奧捷以後，而又發生波蘭問題，無怪舉世人士都皇皇然不可終日了。

第一，波蘭與歐洲大陸諸國隣接，這與中國、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之僻處一隅者根本不同，一旦發生戰事，是很容易牽連到世界各地的。第二，德國既已併吞捷克，其威勢業已大振，倘能進而侵佔波蘭，就可支配全歐；故德國之進攻波蘭，不止關係波蘭一國的存亡，整個歐洲都要因德國之出現於東歐，而感到異常之震駭。第三，爲了阻止德國在東歐的發展，英

國、法國、蘇聯都已對波蘭申明加以保障，德若進攻波蘭，英法蘇三國勢必起而援助，這樣，戰爭就要擴大開來。這是波蘭問題所包含的世界大戰的可能性。故問題關鍵繫於希特勒是否真欲進攻波蘭？倘其是也，那是戰爭的危機；若是不然，那末和平尚可有望。

由希特勒所著我的奮鬥看來，波蘭原來是其東進政策的目標，在這合併奧捷已告成功的時候，他是巴不得更進一步能夠併吞波蘭。這是戰爭危機的所在。但我們須知希特勒之有此野心為一問題，而此野心計畫之實施，則為又一問題。倘若希特勒進攻波蘭的計畫，沒有實現的可能，那末他雖抱此野心，和平還是可以保持下去的。

當希特勒進攻捷克時，像其合併奧國一樣，足以為其助力並妨礙的是墨索里尼。一、二、三、四、年七月，希特勒利用國社黨的活動，殺死奧總理陶爾夫斯，頗欲乘此一舉而併吞奧國，但是墨索里尼陳兵奧意國境，堅決反對，於是希特勒只好中途放手。四年後，希墨二人雖是柏林羅馬軸心的主角，但因墨氏忙於對付西班牙、阿比西尼亞及地中海問題，遂為希特勒所乘，眼看着德國併奧而無如之何。所以我們可說奧國的存亡，其繫於意大利在中歐的態

度者是甚爲巨大。對捷克也是同樣，希特拉以援助墨索里尼應付西班牙和地中海事件的姿態，却乘機將捷克併吞。但現在德國想侵佔波蘭，却要看英法蘇的諸國態度，如英法蘇諸強國，都不願波蘭之滅亡，而欲維持現狀，希特勒一人之力，畢竟寡不敵衆也。

對於奧，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兩人的政策，彼此不同。希欲合併奧國，而墨則甯維持奧國，援助奧之復辟運動以相抗。在中歐方面，德意二國的政策亦在互相對峙的地位。德國欲併有奧、捷克，樹立中歐的霸權，意大利亦然，欲包括奧，完成多瑙流域的支配。德意兩國是在這樣彼此敵對的地位，只因爲了阿比西尼亞、西班牙及地中海問題，墨索里尼不得不與希特勒攜手。但是以此，却犧牲了多年在中歐所經營的地位，不但奧被併吞，捷克亦被囊括，墨索里尼是這樣感到了苦悶。因此，英意一度妥協而訂立了協定，地中海諸問題暫時緩和下來，到後德意軸心的強度，雖像逐漸恢復加緊，但是墨索里尼對於希特勒的進攻波蘭，意大利是否能夠贊助，可還成疑問。

抑波蘭今日的情形，與奧捷完全不同。德國併吞奧捷的時候，英國保守黨內閣尙幻想

希特拉在滿足欲望以後，進而執行反蘇聯的政策。現在張伯倫已覺悟德國的目的，乃在從弱處下手，進而稱霸歐洲；因此除與法國訂立軍事同盟之外，並與蘇聯接近，談判協作。現在英法蘇三國，一再申聲保障波蘭的獨立安全，實使希特勒不能不有所顧慮。我們知道前次大戰發生，就因英國事先無明白的表示，致德皇以爲英國可守中立。希特勒登台以後，鑒於過去的失敗，其外交重點竭力避免得罪英國，今英法蘇三國態度一致，墨索里尼又未必真能協助，希特勒雖雄心未已，但欲更進一步，併有波蘭却是力不從心，大有見風轉舵的可能，這是戰機雖甚迫切而和平尚可保持的由來。

總之，今日的問題，不是世界大戰會不會發生，而是如何消滅戰機。打個譬喻，不是會不會有大火災，而是如何消滅火種。倘若像中日戰爭，波蘭問題等，仍是存在，那末醞釀復醞釀，遷延復遷延，遍及全世界的大戰，必有一日會要到來。要消滅戰爭，全世界的人士應一致起來打倒侵略的暴徒，消滅那擾亂和平的份子。

劍拔弩張的歐洲（筱石）

二月十五日巴黎大阪每日社特電：巴塞隆那急轉直下的陷落，把歐洲政局的前瞻完全一變。恰好這時大阪每日社駐歐特派員工藤信一良（倫敦特派員）寺村誠一（柏林特派員）小野七郎（羅馬特派員）和板倉進（巴黎特派員）等，以布施特派員爲座長，在巴黎開了一個特派員會議，檢討歐洲的動向，欲對於日本國論的歸趨供給一點參考。他們由各自不同的見地綜合多角的觀察，認爲歐洲現下的情勢正以急速度一步一步地在朝着戰爭的方向邁進，其發火點之爲烏克蘭問題和地中海問題是我們（特派員等自稱）一致的結論，以下就是達到我們這個結論的圓桌會議議事錄的摘要。

意德對法戰備加緊

第一發火點——地中海問題

布施座長——目今歐洲的情勢，已經達到了有使我們直截了當地以戰爭的有無作爲你們這個會議的主題來討論的這樣異常迫切的程度了。巴塞隆那的陷落，對於我們的觀察上面，又供給一個最大的資料。關於以後形勢的預測，想請各位發表自己的意見。

工藤倫敦特派員——巴塞隆那陷落之後，或許可以說還剩得有馬德里也未可知。但是英國方面對於馬德里已經不見得還有什麼留戀。問題的重點已經移到以後對於德意在西班牙的勢力怎樣設法去牽制的一點上。一方面籌劃在財政上支配佛朗哥政府的方策，同時另一方面煽動「西班牙人的西班牙」政策來牽制德意勢力的扶植。

板倉巴黎特派員——法國也是除開左翼和少數杞憂者外一般輿論的大勢都正向着籠絡佛朗哥政府的方面。政府方面常常宣傳着佛朗哥政府是親法的，以及在羅馬的英意會談中墨索里尼對張伯倫會約定等佛朗哥戰勝後意大利就撤兵等等的情報。意大利究竟會不會撤兵呢？

小野羅馬特派員——在羅馬方面好像誰也沒有什麼撤兵的意思樣的。

板倉——法國方面却盛傳佛朗哥軍的內部還有佛朗哥黨和卡爾拉黨各分子間的傾軋排擠，這些暗爭若是表面化了，那麼在勝利之後恐怕就要發生糾紛出來了。

工藤——英國方面却認為佛朗哥政府的內部情形很好，尤其是打勝了情勢必定會更好，總而言之，勝利可以解決一切。

寺村柏林特派員——意大利的目的若是以政治軍事為主，那麼德國所注意的恐怕就是經濟的利益了。就是一直到現在，巴斯克和阿斯特里亞方面的礦物資源，都源源不斷地搬到德國去了。

工藤——可是德國並不一定只着眼在經濟方面，據英國的傳聞，阿斯特里亞的飛機根據地和潛航艇根據地都是由德國一手在那裏建造，所以就是德國也不能說沒有相當的軍事的關心。

寺村——總而言之，英法無論如何想插腳進去，也不能在佛朗哥政府的西班牙內把德意軸心顛覆下去的。英國雖是想借錢來束縛佛朗哥政府，但是用英國的錢來開發的利

益，結果恐怕還是爲德意所佔去。

板倉——蘇聯恐怕這一次也非得收手不可了吧？

布施——莫斯科當巴塞隆那受攻擊的時候曾經開過最高會議，據說在會議席上，第三國際的第米脫洛夫曾極力懇請援助赤色西班牙，但爲斯大林和伏洛西洛夫所嚴拒。這雖是暴露了蘇聯內部的弱點，不過有一件應注意的事，就是蘇聯爲挽回在捷克和西班牙的失敗有玩弄其向來一貫的常套手段的危險。換言之，就是在西方採取消極的防禦姿勢，反之，在東方却很有採取一種什麼的政策也未可知。對於這個遠東政策的影響，我們的警戒是絕對不容疏忽的。

板倉——對於西班牙今後局面的收拾問題上，德意和英法的互相對立是很明顯的，再加上乘着佛朗哥軍勝利的機會，意大利的反法運動更爲具體化，好似使當前的戰爭危機更成爲直接的了……

小野——意大利至少首先會要求領有突尼斯和吉布底。

板倉——意大利若以領土割讓的形式提出要求來，法國方面在今日是有絕對不能承認的事情，國民對於明興協定的懷疑和爲抑制反對派的攻擊，現在的達拉第政府正在用保全法國殖民帝國版圖的口號來謀轉換國內的注意的時候，所以纔有龐奈外相的所謂「寸土也不能割讓」的聲明。

小野——若是法國不答應，意大利是有不辭一戰的決心的。在羅馬的消息靈通方面，還傳說着意大利的對法作戰準備，是在和德國共同計劃之下正在着着進行。照這計劃是預定一方在非洲方面避免在突尼斯和法國作堡壘和憑天險的堅固的防禦戰，意軍由阿爾日里亞方面迂迴過去，衝其後方，一方面與此相呼應，對於法國本國也避開馬其諾防線的要塞，由防備比較簿弱的薩伏國境方面，德意的聯合軍一舉衝進沿着羅尼河谷出里昂進攻巴黎。所以一旦開戰，決不僅局限於非洲一隅，戰場必將會擴大到歐洲本土去。而這種計劃也決不是沒有成算的虛張聲勢，意大利的青年層都認真抱有犧牲一己生命的意志。若要攻擊突尼斯，到三月的時候氣候就很適宜，所以都說三月是危機的關頭。

板倉——法國方面覺得希特勒對於意大利的對法要求，究竟支持到怎樣的程度，很抱疑問，這恐怕可以說是反映着法國人的希望，不過……

寺村——希特勒是絕對支持墨索里尼的，兩人之間有一種男兒意氣相投的契合，決不是那些肚裏懷着鬼胎的民主國家簡單推測的那樣輕薄。

板倉——法國在目前表面上雖然表示着很強硬的態度，可是另一方面的消息，據說龐奈外相等却正急急於暗中和意大利進行妥協的預備談判。就是墨索里尼似乎也並不情願挑動戰事，並非絕對沒有和平妥協的餘地吧。

小野——墨索里尼恐怕不會接受拙劣的妥協工作，意大利以為像突尼斯那種地方，由其歷史看來，當然應該歸意大利所有。法國那樣地對於少數的法國人給以絕對的優先權，對於多數的意大利人則多方壓迫，這種狀態現在當然非修改不可。為貫徹這個目的，不得已的時候，實有拔劍而起的決心。

英法對於德國的東漸態度軟弱

第二發火點——烏克蘭

工藤——戰爭的危機一個是地中海問題，另一個是烏克蘭問題。我以為今年就會發展開來……

寺村——德國對於烏克蘭的進出正在開拓進路。

布施——作為向烏克蘭進展的前提，首先就會講求對羅馬尼亞的方策吧。

寺村——想和波蘭打交道，想伸手到羅馬尼亞去。前回對付捷克的時候也是在發動之前先用種種方法使它孤立，這是希特勒最得意的手法，這次也是一樣只把羅馬尼亞丟在一邊，單和保牙利亞、南斯拉夫、匈牙利等周圍各國談親善談得很起勁。為拉攏這些國家，意大利也幫了一點忙，表示軸心的合作很密切的樣子。使羅馬尼亞孤立化的策劃既經開始，不外乎就是想伸手到羅馬尼亞去。

布施——蘇聯對於烏克蘭是絕對不放鬆的，那裏不但有有名的農產物，並且也是鐵

和煤炭的寶庫，總之是蘇聯的一個大資源地，因此爲防禦烏克蘭在國境上建造起名爲斯大林線的要塞，戒備得異常嚴重。不過蘇聯是極力想避免和德國發生衝突，只策劃在經濟上來和德國相週旋樣的。

板倉——德國或者不直接和蘇聯相衝突，只採用間接刺激其獨立運動的方法也未可知，有這樣一種風說。

布施——若要蘇聯的內亂成功，非有外國的力量參加在內不可，由現在的格拍烏的組織和勢力說來，幾乎沒有發生內亂的餘地是事實。假使要在烏克蘭運動得到成功，也非得等德國出動兵力不可。

寺村——聽說德國發動對蘇戰是以日本在東方同時對蘇聯開始戰爭爲條件的。

布施——蘇聯方面杜哈契夫斯基元師的有名的東西在今日已經成了過去的東西，以今日赤軍的狀態而言，若由日德兩國東西夾攻的時候，恐怕沒有對抗的成算。

板倉——大體上把我們的觀測綜合起來看，若不在地中海開火即在烏克蘭首先爆

發，可說是兩方都有同樣的情形。

工藤——對於德意軸心的攻勢，在戰爭的危險上多少有點火上加油的是英法兩國的國情，特別是英國方面縱然張伯倫的人望已下落，對於明興協定的懷疑也高漲起來，而英國外交的根本方針始終還是繼續着現在的緩和政策。其理由第一是英國不能夠戰爭，誠然，英國的軍備是在着着進行着，然兵力的不足是無論如何也沒有辦法，實在沒有十足的自信。

板倉——這一點法國也是一樣，她之所以宣傳空軍比德國差，在政府方面是另有用意的。這是因為想抑制人民陣線派的方量，希圖增進生產能力，就是那成爲問題的空軍在實際上似乎很有自信。然而一旦和德意開戰，雖然誇說在最初的時候絕對可以佔優勝，若時間延長下去，人力就感不足，結果怎樣還不敢預斷，這樣的本心話也已經成了很普通的意思了。

工藤——第二個理由是英國不願意戰爭。這個理由是反映着英國的利害，較之第一

個理由似乎還更強一點。萬一戰事發生，英國在肚子裏是有容許德國東進的決心的。這是因爲認爲這不一定和英國的利害相反，而在地中海方面則決定極力採取調停的方針，英國總以爲在維持目前的和平局面之中，獨裁國家方面在經濟上必將發生破綻出來，有這樣的一種估量。

布施——這或許也是對的，但也可說經濟上窘迫起來，反而有挺而走險發動戰爭的危險。但是無論如何戰爭是冒險的事情，是誰也都明白的，所以縱使有戰爭也不至於成爲大戰爭，這種看法似乎是穩當的。

本文譯自日本大阪每日新聞二月十七日所載該社駐蘇、美、法、德、意各國特派員於二月十五日在巴黎舉行之特派員會議談話紀錄全文。其所觀察，頗有足資參考之處，特譯出之。——復石附註。

歐洲兩大集團國家作戰力的比較 (概 忱)

在鎗砲、黃金、人力三方面，誰佔優勢？

假如歐洲一旦發生戰事，和所謂軸心國家德意兩國及其同盟國匈牙利、西班牙、保加利亞這一方面相對壘的，大概至少總有七個國家出來組成一條聯合陣線；如果多一點，也許會有十一個國家出來參加。

那七個聯盟的國家是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波蘭、蘇俄和瑞士。其他會加入的四個是巨哥斯拉夫、希臘、土耳其及羅馬尼亞。據目前得到的統計，那七個國家所擁有的是和作戰成功有密切關係的資源，比軸心國家那一面所有的多得多。

「反獨裁」聯盟這一方在精練的軍隊上有着極大的優勢；在海軍的實力上，這一方面也優越得多；在財政、鑛產和農產那幾方面，亦復如此。

空軍力量的優勝

再拿空軍的實力來說，由於蘇俄的參加，使這方面大為優越。蘇俄所有的飛機共達七千架之多，這是早已傳聞於全世界的；把這個數目加到這一方聯盟的原有數量上，將使這方面擁有一萬八千五百架飛機。而軸心國家所有的，據估計共一萬一千七百五十架。

德意兩國和她們的可能的同盟國，估計約有一千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人的精練士兵。如果英法兩國能把上列的其他九國聯合起來，則她們所能召集的軍隊可達三千五百萬人。在海軍實力上，她們可有近三百萬噸的一個聯合艦隊，以對抗軸心國家的一百一十七萬七千噸的軍艦。

實力之比較

下表為兩方面陸軍與海軍的實力的比較：

軸心國家方面

(國別)

(陸軍)

(海軍)

德國 三百六十萬人

四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四噸

意大利 七百一十二萬五千人

六十六萬八千六百六十八噸

匈牙利 七十萬人

—

西班牙 五十萬人

七萬噸

保加利亞 七十萬一千人

—

總計 一千二百六十二萬六千人

一百一十七萬七千〇四十二噸

民主集團方面

(國別)

(陸軍)

(海軍)

英國 一百萬零七千人

一百七十五萬八千噸

法國 六百二十萬人

六十九萬九千噸

荷蘭 二十四萬一千人

六萬噸

比利時 七十六萬六千人

—

瑞士 四十五萬人

波蘭 二百零四萬八千人 三萬噸

俄國 一千九百六十萬人 二十九萬六千噸

巨哥斯拉夫 一百八十一萬五千人 三萬噸

希臘 五十八萬一千人 四萬噸

土耳其 六十六萬一千人 五萬噸

羅馬尼亞 一百八十二萬八千人 三萬噸

總計 三千五百一十九萬七千人 二百九十九萬三千噸

兩方面空軍實力之比較，根據目前所能得到的最可靠的材料，列表如下：

軸心國家方面

德國 六千五百架

意大利 五千架

西班牙

匈牙利

一百五十架

保加利亞

一百架

總計

一萬一千七百五十架

(附註) 西班牙國民軍方面之空軍統計，向由德意兩國代為宣佈，其確實數量，未能詳知，故不列入。

民主集團方面

英國

五千架

法國

三千四百架

荷蘭

比利時

二百一十架

瑞士

一百六十架

波蘭 九百架

俄國 七千架

巨哥斯拉夫 五百七十架

希臘 一百二十架

土耳其 三百七十架

羅馬尼亞 八百四十架

總計 一萬八千五百七十架

假如戰事發生，海軍實力必然關係重大。關於海上霸權，能否靠空軍和潛水艇的力量去平等這個問題，近年來曾經有過很多的議論。然而事實上，所有大海軍國都依然繼續去建造兵艦；而大多數的海軍專家也都相信上表所列的聯合艦隊，依然能夠像在上回世界大戰裏一樣去封鎖敵方。

還有一個重要的成份，便是各國防守自己的邊界的能力。波蘭在這上頭是力量不夠

的；蘇俄也是如此。可是從瑞士起，以至英倫海峽和北海，却是一連串的砲壘，也許可以算得是世界上最堅強的防禦線。

在法國的邊界上，伸展着那條深埋地底的馬奇諾陣綫。它的全長是一百八十英里，其中有九十英里是沿着萊因河流域。法國一共爲它耗費了差不多近十萬萬元，公認它爲不能打破的。它的右翼是在瑞士，那裏除了巖巖的山地之外，還有她自己的很有力的防禦工事。在比利時的國境裏，這條線仍然延長下去。在南摩 (Namur) 和里舒 (Liege) 兩地，還有許多砲壘，比較那些在一九一四年把德國的海浪一般的進攻抵禦着的好得多。

荷蘭在近年來的迅捷的行動，顯示出她正在努力充實她的向着德國那一面的邊界上的砲壘的力量。他們並不以爲靠着這些砲壘便可以永遠打退德國的侵入；但他們却相信能夠抵禦一個進攻到相當長久的時候，以等待援軍的到來。他們還有一種傳統的武器，——便是打開沿海的大隄，引進海水去淹沒國中的低地的力量——據他們自己表示，到了必需的時候，便要拿出來應用。

德國也有一條防禦綫從瑞士伸展到北海，牠的祕密一直沒有被外人揭開。在戰事初開始時，也許雙方都會發覺自己在西部前綫上被牽制着，而束手無策；這是很可能的事情。

空中轟炸的威脅

在戰事開始之後，空中轟炸的威脅將要普及於一切的參加的國家裏；這威脅當然是很厲害的，但牠能否使非戰鬥的平民因之喪胆，却是一個疑問。許多作家都認為城市的轟炸，對於這回西班牙戰事的結束，並無多大關係。英法兩國現時正以驚人的速度去趕造飛機；在這一方面大家都以為她們正在蒸蒸日上地追趕着。

雖則目前的世界，在飄飄不定的和平情境裏，已經不復拿黃金來作幣制的本位，可是在戰爭的時候，黃金仍舊是一種真實的武器，能夠用來購買一切補充物品，和作為國內的通貨增發的準備基金。

和軸心國家比較起來，民主國聯盟這一方顯然有保持黃金過盛的現象。這兩個集團的國家的保持額，有如下面的表：

軸心國家(價值都按美金計算)

德國

共值一萬七千四百萬元

意大利

共值二萬一千萬元

西班牙

共值五萬二千五百萬元

匈牙利

共值三千七百萬元

總數

共值九萬四千六百萬元

反獨裁聯盟國

英國

共值一十八萬零一百萬元

法國

共值二十四萬三千五百萬元

荷蘭

共值九萬七千五百萬元

比利時

共值五萬八千一百萬元

瑞士

共值六萬九千九百萬元

波蘭

共值八千五百萬元

總數

共值六十五萬七千六百萬元

俄國沒有公佈她的存金數目，可是他們一直繼續開發金礦。

關於鋼鐵的出產的最近的數字，還不容易得到。德國在一九二七年一共出產一千九百萬米突噸（一千基羅格蘭姆），這數目比之英法兩國的同年出產少一點。據報告，在去年裏，德國已經增加她的出產。

意大利鐵不夠用

然而意大利所有的鐵却很不夠供給她的需要；而司干地尼微亞的國家如果依舊保持中立的話，也能夠供給聯盟國以大量的鋼——祇要英法兩國保持着海上的支配權。

在戰爭裏，異常重大的價值降落到幾種礦物之上，例如錳、錫、鉻鐵、鎢及銻等類。這些東西都是大量地應用於工業及軍火製造的材料裏的。除了水銀之外，德意兩國所有的這些原料很少。聯盟國的封鎖將使橡皮無從達到德意兩國，因此，她們不得不拿代用品來應用。

那樣就不免所費較多而效用較微了。

卡尼基技術專門學院的勃爾博士(Dr. Bert)曾列過一張表，計算在德國領土裏所產的爲戰爭所必需的主要原料（鑛產和植物），可以達到自給的數量的，在二十三類中，只有八類，其餘的十五類便非仰給外來的接濟不可了。

軸心國家缺乏石油

意大利也只能產生八種，而分毫沒有出產的也佔八種之多。軸心國家的一個極大的缺憾，當是石油的缺乏。

曾有一句常被提及的永遠真確的話，是「一個軍隊是靠他的胃去打仗的。」其實就是平民亦何獨不然。所以從德國來的報告都指出那裏的積年營養不良的現狀。牛油和雞蛋都要按人口分配；肉類是非常稀少。最近的統計，估量德國每年所產的麥只有一萬三千萬英斗（每斗合八加倫）。意大利每年出產二萬二千九百萬英斗，恰夠她自己的需要。

據報告，德國最近已經被迫去輸入麥麵了。法國呢，剛好相反，今年正在以津貼去獎勵

麥的生產，而以多餘的輸出到外國去。她所有的是太多了，而德國之所有却太少。俄國是一個龐大的麥倉。英國就是本部所產也有四千九百萬英斗，她還可以隨意向澳洲和加拿大兩個大倉庫自由提取咧。

一個重累

從軍需的短缺看來，墨索利尼最多只能把他所誇耀過的七百萬人放到戰場上去。而德國若把三百五十萬人的出戰支持到幾個月之久，這種負荷也夠摧毀掉她的精神了。

從事實上觀察歐洲現狀的專家，大都認為在一場比較延長的戰事裏，聯盟國的人力財力和資源，差不多一定能夠克服軸心國家。她們擁有做這件事業所需要的一切的東西。而且她們大概也不再會像在一九一四年那樣的被對方在出於意外的地方下手侵犯的舉動所震駭了。如今在瑞士、比利時、荷蘭等國裏的異常的軍事準備所表現的諸小國的抗爭意志之激昂，也就是這種情形的最好的保證。

二

法西斯國家的動向

法西斯主義掌握中之歐洲 (H. N. Brailsford)

幾夜以前，英國廣播電台播送了一個消息，說羅馬法西斯最高會議決議擴大德意日防共公約的互助條件。

對於這件驚人的消息，我們尚待柏林和東京兩方面的證實。

這個公約，就其已發表者而言，顯然是種外交上的烟幕，而非實際存在物。三大強國的軍閥，無論其資本主義的情緒如何熱烈，但其訂結一種神聖的條約，却決不會僅僅爲要開玩笑的表示他們厭惡共產國際。

我們大家都猜想其中一定還有一些什麼同盟在。但那是對付誰，對付什麼東西呢？難道只對付俄國，或法西斯國認爲「赤化」的人嗎？捷克人和西班牙政府軍，在他們看來是應該歸入打倒之列，法國新近消滅的人民陣線也是如此。

在我們面前還有一件含混但現在已經明白的事情，那就是他們的確結成了三國軍事同盟，準備在中歐、地中海和遠東三方面有合作的行動。

如果西歐列強長此舉棋不定，則三國必將攫取中歐與中國的資源。凡是他們的勢力所及的地方，必將逼迫他們的人民達到他們的目的。

捷克人現在已成了他們的附庸，雖然不至於法西化，而我們也希望永遠不會如此，但他們已肅清了「赤化」的色彩。

他們已捨棄了貝奈斯總統，脫離了與俄法的同盟，壓迫了共產黨，並誘服了社會民主黨放棄社會國際而與中產階級自由黨相聯合。

中國淪陷區域的商人、地主和高利貸者，既屈服於日人的淫威之下，則同樣的政治勢力也可造成。

我們不禁憶起艾登那個動人的正式宣言，他說英國政府厭聞任何數國由「意識形態」上的結合。

英國無論厭聞何物，都沒有什麼關係。歷史的巨輪，在其轉動以前，並不就高於其叫嘯。總之，一個廣大勝利的資本家與法西斯主義家的結合是已經產生了——此外又再增加一種黷武主義的學說。

西歐各國無用的政府，促使東亞與中歐的資源驅入他們的經濟系統之內，不但排擠了共產主義與社會主義，並且排擠了竟敢與前者連合的自由主義的體系。他們的坦克車和轟炸機壓倒了一切。

我們在這裏，有六個緊急的問題，弄不清楚，那就是英意協定，佛朗哥의 交戰團體權，封鎖西班牙政府軍的威脅，巴勒斯坦的前途，產業新軍的投降。

這一切問題，可以化成一個，即我們究應傾向反動集團呢，抑或加以反對？

如果我們抉發張伯倫的內心，回答就很明白。爲什麼他肯批准英意協定，以撤退一部份意大利的侵略軍隊，即謂西班牙問題業已解決呢？

從前唐甯街有一班老派的專家，以爲他們可用這種讓步把意大利從軸心中收買過

來這種聰明到今日顯然已成愚笨，你之無法以奉送西班牙而把意大利從軸心中收買過來，正如無法以奉送捷克把希特勒從軸心中收買過來一樣。

張伯倫的行爲並不如此，爲他說句公道話，他也無意如此做。恰巧相反，他正在以堅強的意志，奉行英國的政策，使之加入這個團體。這就是他欲締結的四強公約的意義。也就是他在捷克危機之中不顧蘇聯，及擊破捷克與法蘇聯盟的原因。

如果讀~~者~~回答說，四強公約的意義，僅爲平衡兩法西國與兩民主國的一種方法，那我得請他考慮一下英國對法的政策。破壞人民陣線者，就是這種政策的結果。

因爲達拉第出賣捷克來跟從英國的領導，於是共產黨被迫反對，但社會黨却不願與激進黨和右派各黨組織聯立內閣。這樣便造成了軸心國的勝利。

法國既不依賴人民陣線，也就不再成爲羅馬和柏林所稱的「赤化」了。當四強公約成熟到可以簽字的時候，而歐兩強的一民主政治一將成爲一個徒供回憶的影子而已。

他們會像捷克一樣，成爲民主政治的外表裝飾品，但附帶着一個條件，即工人及中產

階級的比較進步份子不得當權。在那個條件之下，我們可以有和平。

讀者還有懷疑嗎？那麼讓我請他再來考慮排斥俄國的效果。如果沒有俄國，則英法無論在任何善意的內閣總理之下，都不會泰然坐在四強公約的圓桌周圍，就好像他們坐在慕尼黑一樣。列強開會時，不會數投票的多少，他們所數的是坦克、飛機、主力艦和砲灰。

即使那些在三年軍擴時期之中一無能力表現的內閣總理，也終於急欲重整軍備，英法兩國也不能單獨集合兵力而以對付三國同盟。

他們已把每一個會信托他們的同盟拒却了。他們已把要塞投降於蘇台德山區了。他們準備把西班牙水陸兩路的自衛的鎖鑰交出來。

分割了這些政治的和軍事的資產，他們怎樣能保全自己，來抵抗這加入了被他們出賣的人民以後勢力更形強大的三國同盟呢？

因為他們無法反對，他們就企圖妥協；當我們考察他們的買賣時，我們會發現弱者欲與強者較，條件必不利於弱者的情形。

所以當我們爲擴軍之故須作更大犧牲時，就有一個直截了當的答覆。稅賦、利潤、投軍，凡此種種對失業者加上鐵的紀律的計劃，究竟目的何在呢？無非是要停止運而已。

你不要輕信任何總理，他會撒謊說，這一切完成後，我們就可以挺起腰來在緊急時期對抗法西斯列強。

這話是否靠得住，關鍵就在於這裏。誠如德里佛倫爵士在倫敦召開的第一二二次工黨非正式會議席上一篇動人的演詞中所說：英國任何外交政策，要是忽視並敵視俄國，必然是一種親法西斯的政策。這種政策必將遭遇反對，必將更起糾紛，並且會在會議室外遇到大無畏的抵抗。這些佈置只會增加法西斯國際中的英國統治階級的少數人之力量。

我們要想拯救我們的自由，拯救我們的獨立，只有一種方法，這種方法是牛津兩大進步的政黨所想出來的，那就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打倒張伯倫。對於有志學習的人，這裏就有一個教訓。

——摘錄自 Hongkong Sunday Herald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

法西聯盟與民主主義

(James A. B. Scherer)

法西主義乃是世界三武裝強國、德、意、日所創製的「廢紙」學說。它祇把說話當做達到某種刻毒且又殘暴之目的的工具，而完全不顧到這些說話的真偽。它並不說着我們的語言，而是在說着馬基佛里（註：弗羅侖斯的著名陰謀政治家）式的語言。

著者於一九三七年春季重遊意大利以前，還始終對墨索里尼懷着相當好意。五年以前，這是一發着鍛冶場的喧聲之國土。當時，墨索里尼正達到了一生最好的時期。城市街道上看不見乞丐，肥胖的孩子們愉快的在威尼斯的大方場裏玩耍，到處人們都微笑着，顯着快活的樣子。但是現在不同了；到處祇看到蕭條，恐懼，仇恨。

有些人以為意人自己決不會說話。我們發現事實並不如此。我所會聽到的對墨索里尼最苛刻的批評，乃是在意國境內，從意人嘴裏聽來的。除了許多旁的說法之外，他們還把

他稱爲「一個沒有心腸，沒有憐憫的暴君；祇要他自己可以昂然大步的做去，就不管意國人民會受到怎樣多的痛苦。」那時，他們正爲了那瘋狂的阿比西尼亞之役而開始償付軍費條例所規定的徵稅，這戰爭，正是墨索里尼的轉點。軍笛和軍號不再使他們興奮了，他們是絕望的在看着一隻鐵手伸到銀行裏去，把他們辛辛苦苦賺來的貯蓄之最後一部分都搶了去。龐大的標語從屋子的高高的側牆上向她們睜視看：「信仰，服從，鬥爭！」——意思是說「信仰我，服從我，爲我而鬥爭，我是你們新的愷撒。」但這呼聲在民間造成的效果卻祇是冷淡，而且是帶着仇恨的冷淡。同時，他們六歲的小兒子們，那些「狼子」卻排着隊，經過我們面前向戰爭的屠場走去。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是學墨素里尼的，現在，南次郎又加入到這二人的羣中，一起的作着回返到野蠻時代去的運動了。

至於日本的場合，這一種退化在研究日本悠長歷史的學者看來，真是特別驚人。生在一千三百多年以前的尊德太子曾給予他的人民以最初的道德信條。在這裏他說：「誠意

爲公理之基礎。事事均應有誠意，因事事均有善惡及成敗也。」

但日本的現代政府卻彷彿把詐術作爲主要原則。拿他們對凱洛非戰公約的處置法來說吧。在這公約裏，它跟五十七國政府同意「不拿戰爭來做解決國際糾紛的手段」，併同意「解決任何緣由的爭端都必需採取和平的辦法」。當面對着這嚴肅誓約的時候，日本卻輕易的答覆說它並沒有破壞凱洛公約，因爲它並沒有宣戰。因此，我們世界上有了一種新恐慌：這是建立在一句謊話上的，即日本的「不宣而戰」之新發明，這個，它在一九三一到三二年在滿洲用過，一九三七年又用到中國去。它已經把詐術採用爲原則了。

墨索里尼在阿比西尼亞不宣而戰，是學的日本，他和希特勒在西班牙不宣而戰，也是學的日本。他們承認有戰事，但並沒有宣佈戰事，這一點使他們像日本一樣的對那些仍然抓住了誠意的原則之國家佔到了不少策略上的便利。我們因此看到這樣的事實：和平努力所辛辛苦苦締造起來的體制，却竟被條約破壞者所利用了去。我們已成了習慣，每聽到說話，總要聯想到這說話的真偽，因此我們就很難適應於這種新的魔道。這已不成其爲一

個是否要回後到另一黑暗時代去的問題；三個強大的政府已經有意的自己穿上了黑暗時代的殮衣了，並在努力把世界的其餘部分也都拖入泥沼。

日本乃是這種重大罪惡的發明者。日本政府已經退化了一千三百多年，退化到了尊德以前的時代去。可是發生的一切事至今還使我們昏亂，我們在這種沉睡狀態中多逗留一天，文明就多受一天殘害；而所謂文明，它的中心就是誠意。

這三個暴君顯然在等着每一個機會要跟民主主義作狡滑的祕密的襲擊。他們把民主主義稱爲共產主義。共產主義除了在那些起碼的暴動家之一知半解的頭腦之外，其實並不存在；而這些暴動家又除了對另一些一知半解的頭腦之外別無勢力。它永遠不能取得一種有組織的政府之形態而存在，因爲它是與人性違背的。俄國曾嘗試過，但失敗了。共產主義現在已跟託洛斯基一起消滅。

俄國現在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政府，不是共產主義的。約翰根塞在他的歐洲內幕一書

中有時甚至於懷疑俄國連社會主義的性質都還不能算，凡沒有到過俄國的人，或至少，沒有讀過威伯天婦之詳盡考察的人，都不會對俄國有靠得住的意見。我們美國人看到一個名詞，往往會在未十分明瞭它的意義之前就拿來亂談。三十年前是「社會主義」這個字，現在變了「共產主義」。「社會主義」已成爲很好的東西了，但是「共產主義」或「赤化」這些字樣，却正是法西斯宣傳家所極需要的，這樣才能使我們在一聽到提起俄國的時候，就會拿這些話來亂談，其實呢，俄國根本就不是共產主義的，因此也不能說是赤化的。說起俄國，我們應該記得，它是在漸漸走向民主主義。

我們美國人還應該記得一件更重要的事：當這三個暴君宣稱要向共產主義戰鬥的時候，它們的意思其實是指民主主義。它們已經在我們南面的那些共和國裏作着驚人的進展。同時，我們難道不知道拿納粹旗號的人們在整個美國也有了組織嗎？他們的組織，難道僅僅是爲了要拿着卍字旗來游行一下子，和作幾度希特勒式的舉手禮嗎？

正當這時候，我們的議會却議論紛紛，不能一致，這種情形剛好給予獨裁國中的首領

們以快意的滿足，現在，這些獨裁國是已經乾脆的把議會和議院這些傻氣的「束縛」廢除掉或壓迫下去了。在他們看來，我們這喧嘩爭吵的議會正是民主主義之無用的表示；但在我們看來，這至少還能代表自由言論之寶貴的特權。

現在，民主主義正在經過從來未有的嚴重的試驗，我們還得承認，這試驗的經過情形對我們實不能算十分有利。墨索里尼對英國的策略是要像一條狼騷擾一頭老獅子似的騷擾它，先在這裏拿一點，又在那裏奪一點，弄得它各方面都不能確切的用全力來對付。法國連自己內部都非常麻煩。希特勒正伺機打擊俄國。南次郎則正在努力摧殘世界上最大的一個共和國。

樂觀主義乃是我们最危險的罪惡之一。絕對的樂觀派（讀者大概一定聽到過他們的言論吧）正從「帝國大廈」的頂上掉下來，當他在掉落中經過第四十層樓的窗口的時候，我們還聽到他喊：「我直到現在還安然無恙呢！」

德意發展與歐洲大戰（清澤洵）

歐洲情勢，現在比世界大戰後任何時候都要嚴重。今後將怎樣發展呢？除了極不負責的觀測以外，到底是難於預斷的。

預測一切社會事象，均極困難，而於種種複雜關係所左右的國際關係爲尤甚。觀測國際關係困難的第一理由，爲政治家的言論不可盡信，因之，不能援用當局者的聲明及條約爲判斷的基礎，而必需根據於客觀的情勢。

試以希特勒過去的言論爲例。希特勒平生的主張，是日爾曼民族的大團結，卽血的結合。併有捷克，未必是其從來之主張。去秋以來，希氏曾經屢次聲明，「我等不欲壓迫其他民族。」「我等不願其他民族參雜在我等之中。」「予今對於殘餘的捷克斯拉夫（割讓了蘇台德區的）甚而有正式予以保障的用意。因之，如什麼捷克斯拉夫問題，這是一點也不

能成爲問題。」蘇台德是德國在歐洲大陸的最終的領土要求。但德國却於三月中旬，一舉的合併了捷克斯拉夫。

去年十一月底的明興會議，英法之所以讓步，是德國同意：「假使捷克斯拉夫境內的波蘭人及匈牙利人的少數民族問題獲得解決，則當保障其國境。」但這並沒有條約的形式。故張伯倫對於德國之併有捷克，不說「德國破壞條約」而僅僅說「違反明興會議的精神。」

透視歐洲政情困難的第二理由，是德意二國國情之特殊。它們的行動，完全繫於希特勒及慕沙里尼的意志。

民主主義國家，政治基礎是代表的議會。牠既代表種種階級及輿論，它的行動便不許率直與機敏。輿論究竟趨向那一方面，細心研究，自然還能觀測出來，如全局的關鍵僅握於慕沙里尼及希特勒個人之手，則無論何人，也難窺見其胸臆。

例如德奧合併，希特勒謂其最初並無這種意志。他當時曾語倫敦每日郵報記者瓦特

普拉斯道：「我可爲君確言，四日前我還未打算到這裏來。我決定幹這事，是因爲舒施尼格氏欺騙了我。欺瞞是我斷然不能容許的。」這裏所說的欺騙，是指舒氏之突然發表國民大投票，決定奧國是否併德。

對蘇台德的態度一樣，而對捷克斯拉夫的態度亦一樣。希特勒的要求是漸次變化的。希特勒的行動，常是出乎人之意表的。一般預料其併奧吞捷後，將即從事於內部的整理，而讓慕沙里尼上場表演一下。但事實上，他又向波蘭提出要求了。不過慕沙里尼也抓住這機會併吞了阿爾巴尼亞。

因之，要預測希特勒及慕沙里尼的行動是非常冒險的，但在考察歐洲情形的場合，有一件事能夠安心判斷的，那便是戰爭與和平之關鍵都握在德意手上；英法方面，均不會積極的發動戰爭。故診斷歐洲和平之將來，非注意德意的動向不可。

但希特勒及慕沙里尼都是武力的崇拜者。他們雖依然認爲以外交折衝求國際問題之解決，是犧牲最少的有利方法，但爲貫徹其目的，又常以武力爲背景。然其所行的途徑，常

是根據物理學的原則，向沒有一「力」的反抗的方向推進。希特勒最初的目的，是凡爾登條約之廢棄及日爾曼民族之大團結，爲什麼後來竟會併吞捷克呢？因爲這方面的抵抗力少。東運政策之成爲德國傳統政策，是因爲這方面的抵抗力少。德國最近雖屢屢要求收回大戰喪失的菲洲殖民地，但並不熱烈，海軍方面僅及英國三分之一的德國是不能貫徹這個要求的。

同時德國西毗法國，後接英國，北則有比利時、丹麥、波羅的海，要向外進出或從事民族的大團結，時有受英法蘇反擊之虞。如向南進展，自併奧以後，已與同盟國的意大利接隣。西南北各方面的門戶既然鎖閉，則讓德國發展的只剩下東方。且還有兩個理由使其進出容易：第一，德國西部國境的一支格扶里特一國防線已經完成，除飛機外，法國已不易從這方面侵入，德國可用全力對東方進出。第二，東方沒有足以抵禦德國的力量。唯一的可能性便是英法蘇援助諸小國，但實際却難於實行。尤以英法與蘇聯間互相疑忌，究竟是不能團結提攜的。

其次，德意兩國對外的目的，均在於原料資源之獲得。納粹黨的外交部長魯森堡博士曾說：「我們必須持有殖民地，並且我們須在歐洲大陸持有。巴爾幹方面尚未開發，有着我們所欲得的原料及製造工業品的根據地；開拓這方面，雙方都有利益。自然，世界的強國都應有殖民地，甚至如荷蘭葡萄牙等小國都有。但海洋的殖民地不是我們主要的目的。我們不要忘記一九一四年爲英國艦隊封鎖的教訓。今後我們可由鐵道及河川的輸運，與得到的殖民地聯絡。」

多瑙河沿岸的巴爾幹便成了德國的主要目標。

意大利進佔阿爾巴尼亞的目的也略相同。

德意兩國的膨脹既是必然的趨勢，那麼會不會因這膨脹而與其他強國，惹起武力的衝突呢？具體的說，可阻止德意進出的只有英法蘇三國，而德意與這些國家之間，有沒有發生戰爭的可能性呢？

現在先舉有發生的可能性之理由：

第一就一般說，世界情勢，酷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現狀，大有不能不爆發之感。同時，現在德國的軍備，已達到發展的最高峯，若再延遲下去，當不會比英法優勢，故德國或會抓住這機會爆發戰爭也未可知。

第二，現在的國際糾紛幾乎沒有調停機關。國際聯盟既已無力，而從來執歐洲牛耳的英國，現在已是一方的主角了。

第三，德意的進出，並不是最後的。德國今後必然從事波蘭、巴爾幹、烏克蘭方面的工作，而意大利的征服阿爾巴尼亞也只是對外發展的第一步，尤其希臘的命運，英國是不能委給意大利以自由的。

第四，若巴爾幹半島諸國與德意發生戰爭行爲，英法必然來助，其可能性，今後尤多。波蘭及羅馬尼亞對於德國的進出將不能再持緘默，而南斯拉夫又爲巴爾幹諸國中之最強者，今與意大利緊密接近，則兩集團的衝突的機會更多。

第五，軍事實力已互相充實。空軍英法不及德意，但可得美國之助；海軍則英法固已絕

對優勢。

反之，現在的情勢，恐還未必會爆發戰爭的理由如下：

第一，英法爆發戰爭，不能阻止德意的發展當成疑問。就波蘭來說，如德意進攻波蘭，英法由西部來助，恐救兵未至，而波蘭已爲德軍蹂躪，此其一。若由波羅的海方面來助，則德國潛艇威力極大，足以封鎖波蘭海口，此其二。若使蘇聯援助，則波蘭自己又未必願俄軍過境，此其三。

第二，蘇聯常迴避戰爭，故牠是不足持的。德國西部防禦線，已足抵禦英法，故英法要阻止德國東進，非於其東部築下防線不可。因之蘇聯的態度便非常重要，英國對德包圍線要拉攏蘇聯加入，即緣於此。但蘇聯的態度是觀望的，如不出馬，英法便很感困難。

第三，英法國民均不願戰爭，且波蘭及羅馬尼亞與英法的關係，也並未在奧捷之上。

第四，英法軍備，並未有足以對德意優勢的自信。雖則經濟狀態及海軍是英法占着上風的。

第五德意二國也不是喜歡戰爭的強硬外交跟戰爭是截然兩件事其不願戰爭是避免重大的犧牲。

綜合起來看，筆者以爲歐洲還不至於發生戰事，因爲東方強固的防德陣線是不容易結成的，同時，西部之英法，在東部是沒有力量的。而歐洲大戰之爆發，必在希特勒西侵比利時及荷蘭之時。

——石克譯自日本評論五月號。

德國與世界霸權（伯行）

「德國必需成爲世界霸權，否則寧歸於盡。」（見希特勒我的奮鬥）

「祇有最懷惡意的人會說我們要求稱霸於世界。」（見希特勒一九三九年四月一日在維廉

港的演說）

話：
德國總理布盧親王（Prince Bulow）於一八九九年到英倫聘訪時，曾寫過如下的

「英國的政治家……對於歐洲大陸的情形所知道的，並不比我們德國人對祕魯或暹羅的情形所知道的多一點……在他們的下意識的爲我主義裏還含着多少的素朴的天真，但同時他們也懷着某種的輕信。他們平常並不怎麼樣傾向於懷疑人及人家的真的善意；他們總是……頗爲散漫而十分樂天的。」

在今日看來，這些話大部份是真實的，而所謂「帶着願望的思想」之流行於英國，也正有大部分是從此得來。

至於德國人把我們認爲天真到甚麼程度，則可以從一個倫敦德國大使館的顧問——後來做過德國駐美大使的——寫給德國總理的信提議和英倫締結一種公斷條約可以看出來：

「如此類的條約不但是全無害處，而且事實上是不關重要的。同時還有一點情形，言之至堪詫異的，就是我們的『實際的英國人』在政治的事件上，竟會爲文辭所影響到如此廣遠的地步。假如我們同意去締結一種公斷的條約，這將使英倫很多數的人相信德國人已經拋棄了征服的慾望，而一律變成可以和平相處的個體。於是我們能夠乘機多建一些戰艦，如果不拿牠們去對外公佈，則尤其容易進行些。」

在今日的情境中，很少事情是比較使我們這個國家對於德國人的心理、目的和政策有更廣大的理解。這事更爲重要的。聶苛孫先生 (Harold Nicolson) 在他的新著裏，曾把

德國人的性格的來源描畫出來：「在日耳曼民族的堅實而宏偉的德性之下，伏着一層神經的不安定，」西勃 (Sieburg) 曾名之爲「精神的無家可歸。」他說：「我們日耳曼人固然是流動的砂，然而其中的每一顆却都具有要和其他的砂團結成一塊堅強而耐久的石頭的希望。」就是由於這種想得到一個真的集中焦點的愿望，德國人所以會把國家所表現的統一認爲神祕的，或幾乎近於宗教的。這愿望引着他們去在國家的機構的力量裏尋取他們個人身上所缺少的那種凝固的意義。在德國的軍隊裏，也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兵士們在大隊裏的行爲和他們單獨時候的行爲顯着何等不同的對照。這個神祕的觀念，一直以這個或那個的方式繼續出現於德國的歷史裏，從「條頓武士」的時代直到希特勒的時代。在普魯士人原有的粗豪和唯物的特質之上，南部的德國又加上了和丹 (Wotan) 的英雄傳奇的浪漫主義。希特勒的性格裏頭所包含的這兩種元素的此合，對於他的掌握德國人民，是一個很大的原動力。

德國的教化逐漸變成了一種奴視一切的理論，併且還產生了那種國家高於一切道

德法則之上的學說。哲學家費希特曾說：「國與國之間，既無法律，又無權利，惟有最強者的權力。」弗勒德烈大帝很贊同麥奇亞威里 (Machiavelli) 的理論，以爲一個統治者不但有對人說慌的權利，而且這還是他的天職；一個國家之於條約的破壞，也是如此，假如這是於國有利的話。由此看來，荷爾維格 (Behmann Hollweg) 的「條約不過是一束廢紙」的話，便不僅是一個外交長官的一時煩惱的話，而其實是一種政策的宣佈了。如果俾斯麥很少應用到這個方法，那祇是由於在彼時不怎樣適用，而並不由於認爲牠是不道德的。

德國的政策，不管當局者換過多少人，一直是根據於一個根本的信念——有時候是不自覺的——就是，德國的文化是超人的文化，所以牠應該被傳播給全世界。德國的少年人都受着符合這個理想的和一切都爲着民族的特殊訓練，而且都願意爲了民族而犧牲個人的智識，個人的獨立，有時甚至連他自己的生命；他們願意犧牲的程度簡直不是較爲傾向個人主義的民族所能理解，同時也不是任何一處其他的地方所曾經聞見過的。而且德國的政策，也不同英國的一樣，牠永久地有一種好戰的基礎，這也已經是不能再表示

得更顯明了。所有的國家在交戰時所多少運用到的種種文飾、欺瞞和掩人耳目的宣傳，都被認為德國的和平時代的政策中的一個正常的部分；而且還被希特勒特別推許於他的著作裏。由是，從平常商務的和政治的籌畫佈置以至實際的戰爭的過渡，在德國當局的眼中看來，實在不如英國當局所看到的那樣深遠——至少在理論上是如此。挾着如此的一種關於政策的概念，再加上平常德國人所懷抱的認英國人爲不喜歡艱辛工作和嚴厲紀律，而單愛優游和舒適的信念，那麼，德國如果認定英國不但不值得，而且不能夠再繼續掌握着她的帝國的版圖，那還會使得我們爲之驚詫麼？

到德國去觀光的人看出「人民並不要同別國打仗」——例如一八七〇年的法國人便是想要打仗的——那是不錯的。德國政策的目的向來就是——還不僅近來纔是——以戰爭的恫嚇來完成她的目標，因爲她知道別的國家之畏懼戰事比她自己更爲厲害些。英國所畏懼的是戰爭觀念的本身，而德國則祇畏懼一場不成功的戰事。

日耳曼文化的優越和德國有權利去把她的文化傳播給全世界的信念，自然會引出

世界霸權的觀念和想望。可是，這並不是說，德國海軍協會和殖民協會裏的每個普通會員都十分深知或甚致都參預這個大願望。實則德國在殖民地一方面雖然有過顯著而糜費的失敗，但國內的宣傳已經使得每個人都誠意相信德國爲了原料的供給，爲了人口繁殖的「生活餘地」，或者爲了維持她的聲威，果真需要海外殖民地。然而世界霸權纔是許多德國最深刻的思想家的根本的、最後的目標。那種以統計的分析爲根據，證明德國往時的殖民地於德國的原料供給及移民，並無多大價值，今後也一定如此的事實，對於認德國的索回殖民地爲別有動機的信念，又恰可增強牠的根據；就是維持聲威也不能算上。

由此看來，德國的世界霸權的觀念，原是並不如我們的總理大臣在最近的一次演辭裏所顯示的那樣新，或出於希特勒所創造的了。這個觀念從一八七一年初建這個帝國的時候，便已逐漸生長。就是俾斯麥的著作也放着這個概念的黯弱的微光，雖則直到他的生命的終結爲止，他還不是一個殖民地的人。他始終以猶豫的態度去支持殖民觀念。當他一八七六年藉着旅非荷人的幫助去取得南非洲的一大部份之時，試一研究他的思想，便知

道他的目標實際上並不僅僅是移民和做生意而已，其實也如德國以後的種種殖民地努力一樣，這也就是趨向世界霸權的長途中的一个階段。往時德皇之要求世界上任何一地的大事，非經過與德國商量，都不能讓牠發生，和勃納第（Bernhardi）所喊出的「不得世界霸權寧可滅亡」的誇大的口號，都不獨是從個人的誇大狂所發出的自矜，而是一種早已在國內傳播得很廣遠的感情之表現於過份張大的形式裏。牠的來源是種族的，不是個人的——誇大狂。

世界霸權的觀念，其實在上回大戰——這次大戰之所以會發生，這觀念也是其中的構成因素之一——以前的許多年裏，便早已認真地討論着、宣傳着了。牠得到德國的許多歷史家和教授們——這些人在德國常成爲一個強有力的階級——的擁護，有時還加上少數部長。馮特里斯克（Von Treitschke）——那時歷史學者的領袖——和他的後繼者達爾勃勒克（Delbrück）的講辭，在那時受到無數人的歡迎，和許多政治家、政論者和思想界領袖的擁護。在他的政治學和土耳其與大威權兩書中，他堅持着德國的承繼那一時

代錯誤」的不列顛帝國的能力和權利。擁有以萬數計的會員的殖民地協會，表面上爲商業和移民而注意於殖民地之取得，實際上却製備着種種的以英國、荷蘭和法國爲犧牲而樹立的世界大帝國的統計和地圖。比較不謹慎的人把這些統計和地圖發表了出來，於是許多主要的實業家，如克虜伯廠的廠長及許多大船公司的主持者，便公開地把牠們拿來和外國人討論。雖則那時的德國還有言論的自由，和許多關於政府的批評，可是在自由主義派的報章上，却很少看見反對這些觀念的文字。

而在一九三九年呢，儘管讓我們去喜歡相信德國現在的反對納粹派的手段的人數目是如何多，總之，我們無法抹殺這件當前的事實，那就是，不管他們身受到怎樣大的痛苦，要之德國的大多數人民還是相信希特勒，而願意隨着他走的。他的不斷的顯著的成功，從萊因河之重佔，以至凡爾塞條約的差不多整個的推翻，一直到他近年之把德國的領土、影響和威力推展到中歐去，已經大部份賠補了今日德國人民所出的重價，或把他掩蓋過去了。把人民與領袖分辨開來，其實是很無聊的。

以原來分屬於二十多國，各自有其自己的權利和習俗，至最近兩代以來纔建成一個大帝國的八千萬人口，要把他們完全同化起來，那自然是不可能的。以往的普魯士的和最近的納粹黨的統治和教育，對於這八千多萬人的統一化，成就特多。然而直到如今，斯威勃（Swabian）的農人和邦瑪蘭（Pomeranian）的工人還是可以在一見之下，便彼此認識出來；普通的牟堅拿人（Munchener）還在嘲笑普魯士人的種種特質，而維也納人則憎惡牠們；西部及撒孫尼（Saxony）的實業家和漢堡及日利門的商人，也是在外表上和東普魯士的農業家大不相同。可見，整個民族都是服從於宣傳煽動，而易起反應的，同時又是很容易感到羣衆的歇斯的里亞，屈服於權威的。

例如到德國游歷的人看到了巴威里亞（Bavarian）農人的和平易與，便會忘記了——或根本不知道——那地方的人曾經在法比兩國做下過那些非人道的殘忍行爲；這些殘忍行爲並不常是受着命令去做的，而且是英國的士兵所絕不能下手的。經過多少代的教他們相信武力的教訓，在近年尤其加強，那麼，德國人的性格，雖然有時候表示溫情，而

其中却多少暗含着一點殘忍的質素，那原是毫不足奇的。

在相反的一面，德國人的性格自然也含有許多於他們有助——而我們也可以從之學得相當利益的質素；例如他們的勤劬耐勞，他們的澈底，和忠於國家之類。從我們的個人主義的立足點看來，他們對於紀律和統系的運用也實在是太過了一點，如果我們的運用確然是不足的話。曾經有一位並不是和我們無友誼的批評家寫過如下的話：「英國人之愛好運動使得他們再沒有多餘的時間去從事學問；而他的愛奢侈，又使得他沒有了作戰的精神。」這話是許多德國人都深信不疑的。在近年來的納粹政府之下，德國人的性格中的比較不好的方面是被促進了——例如黷武與欺凌鄰國。從前曾受過尊崇的商業道德和正義的設施，到如今都衰退了。從前曾在德國做過長時期的很滿意的交易的商人，到如今常要遇到破壞合同和不容易獲得德國法庭的保護的困難了。

和英國的政策恰好相反，德國的政策具有顯著的基本的一致性，不管是關於中歐的、或全歐的、抑或是全世界的問題。希特勒近年的成功，差不多全是馮特里斯克的和其他五

十年前思想界領袖的著述裏所曾預言的；例如德意志的奮鬥一書的作者在這部書裏，便曾預說到德國對於南非洲的推進路線，這些路線，已經在近年的事實中找到實證了。一八八四年德國對於西南非屬地之攫取，在那時候是公開地被認為向着好望角的推進而經營的弗列德力大王曾說：「英國沒有系統；」一種長期不變的世界政策的存在，在英人的心理上是陌生的，而且是不大肯深信的。英國的閣員很少以遼遠的假設的危險為根據去行動，而僅知按照較直接的目標，憑着目前的事實去措施。假如德國將來真取得了世界的霸權，那她一定不會是「在一陣游思幻想」中去做成這事件，如我們之建立我們的帝國那樣的。

——譯自倫敦 The Fortnightly 五月號。

德國的目光在多腦河 (Douglas Reed)

在將來長久的期間內，多腦河區域會決定歐洲的政治情形。多腦河這個名字，由大部分英國人看來，彷彿馬上會叫人聯想起跳着希特勞斯圓舞的藍衣舞女，聯想起在科伯蘭茲一邊望着下面彎曲的河水，一邊喝着下午咖啡的風光，聯想起在布達佩斯的馬加麗特島上的露天飯店裏臨着不捨晝夜的逝水用晚餐的情景。到了一九三八年，這名字却有了更嚴肅的意義。這已經成爲今日德國發展方向的記號了。

萊因區已經由德國收復，西部邊境已經完全平安。奧國已經合併，南方亦可無事。於是由七千五百萬人民做着後盾的德國侵略政策的槌子，便當然要轉向水道直通黑海的多腦河。或者也許要說德國將來行動的對象大概要在丹澤，因爲現在沿多腦河挺進是比較困難，丹澤則不費吹灰之力即可到手。但是其實主要的對象還是在多腦河方面，其目的是

要想對多腦河諸邦獲得政治的及經濟的統治權，這樣，在平時這些國家就可以替德國生產用品，到戰時也不致於跑到德國敵人的營裏去了。

一個自然的聯繫

在德國人看來，這是一個極自然的過程，無論在貿易上或地理上，都非常合理的。德國是一個大工業國，但所產糧食却不夠全國消費；多腦河諸邦差不多全是農業國。多腦河又把這些國家連在一起；這樣，叫向上游航行的船隻帶糧食和牲畜到德國來，叫向下游航行的船隻帶德國的農業機器、火車龍頭和汽車到這些地方去，那真是再好不過的事。

這是一個極難駁倒的有力論據。德國對於多腦河諸邦之生產品的消費量是極大的，多腦河又正是一條極便利的運輸路徑。德國對多腦河方面的勢力已經極大，它差不多祇消用和平的方法稍稍把氣力加到東南方面，就可以在多腦河及巴爾幹半島區域獲得它所要的一切東西。在一九一四年，德國就以爲能夠以和平方法獲得歐洲的霸權，因為它地位處得那麼好，又有那麼許多蕃殖的人口，并且製造鄰國所需要的工業品的過程又是那

麼神速

對獨立的威脅

即以多腦河諸小國的立場來看，對德國發生密切的政治及經濟關係也有莫大好處。但是也有一個危機：它們如果要依靠那個軍國主義的大帝國之鉅大的消費量而生存，那麼，它們自己的獨立存在就會受到威脅。這些國家都曾做過土耳其或德國的藩屬，或竟兩國的藩屬都做過。付了如許代價纔獲得的解放，在它們看來當然是可貴的。它們當然擔心着將來也許要再受到這種屈辱。但如果在經濟上要依靠德國，那就有失去獨立的可能，其理由有下列數點：

這些小國之所以至今還是農業國，並不是因為它們喜歡耕田，而是因為當機械時代開始的時候，它們是在異族的統治下，所以就掉落在後面。現在，它們自然希望能有它們自己的工業，能夠自己開採煤礦和鐵礦，能夠自己製造廉價的絲襪子和牙膏，能夠自己製造火車龍頭、坦克車和飛機。它們都拚命想要趕上工業主義。在南斯拉夫、匈牙利、羅馬尼亞、保

加利亞諸國，新工業正在慢慢的建立起來。

德國對它們所需要的，並不是工業品，而是農產品；如果它們在經濟上依靠德國，那麼它們的工業化過程便要受到阻礙，而要永遠的黏着在土地上。這實際上是一種卑屈的事，說不定這還是未來的政治統制的先兆。所以這些國家，除了捷克，差不多把輸出品百分之四十以上都送到德國去，回來的呢，並不是可用以發展國內工業的現金，而是德國的工業品。

倫敦會來參加嗎？

因此，多腦河下游諸國得到消息，知道倫敦已組織了一個政府各部聯席委員會，來研究擴大對多腦河及巴爾幹諸邦之金融及經濟關係的辦法，便覺得歡迎之至，雖然它們不敢把這歡迎之意痛快的表示出來。爲什麼呢？其理由還得到德國去找。德國是早就把這一個地帶當做囊中物了，現在看到英國這種態度，便大起疑慮，覺得這樣也許會增加這些小國的抵抗力量。

在多腦河諸邦呢，它們當然願意在西方市場方面增加其輸出，這樣也許可以獲得相當現金；但它們對德國的依賴性已經極大，所以不能不慎重處置。倫敦到底願意在這方面做到何種程度，這還成問題。多腦河諸邦的感覺是這樣：英國幫忙的主要對象也許並不是多腦河流域的內陸諸國，如捷、匈、羅、保之類（這些國家是已經在德國統治的陰影之下了），而是有海岸的南方諸國，因為英國在那一方面發展比較容易，比較自然，比較不刺目一點。據一般推測，英國防止德國經濟發展的第一道防綫乃在南斯拉夫、希臘、土耳其一帶。最近英國對土耳其其作軍費放款，似乎頗能幫同證明這種說法。

純粹多腦河管理委員會

自從攫取奧國之後，德國便在多腦河上跳了一大步，直從巴羅跳到布拉底斯拉伐。那河流的一大段已經在它單獨的支配下了。德國極希望多腦河其它諸國也像它自己一樣的退出和會所造成的國際組織，而加入到德國領導的一種純粹是多腦河流域的組織中去，這樣，就可以把不臨着這條河而需要用到這條河的諸國排斥。

這樣一個組織，當然會落在德國的支配之下，而且將成爲一種德國所需要的多腦河歐洲新政權之雛形。於是，那另一個國際多腦河管理委員會（在克里米亞戰爭之後由巴黎會議規定，安置在多腦河口的組織，當時規定的期限是兩年，但直到八十年後的今日却還存在着），便要完全被排斥了。現在所有的這個組織，地位是非常特殊的，它雖然處於多腦河流域，却始終未受多腦河諸邦的歡迎，而羅馬尼亞尤其討厭它。

連絡萊茵曼恩及多腦河的運河

開掘萊茵、曼恩、多腦河運河的大計劃是已經擱置了許多年，現在却由戈林將軍下令在四年之內完成，這樣就可以打通一條直貫歐洲，從北海到黑海的航運路線，而使德國對於多腦河流域的統治地位益形加強。這計劃差不多有鑿開兩大洲的蘇彝士及巴拿馬運河同樣的偉大。這同時又會增大多腦河下游各國的對德國的依賴性。

捷克成了阻礙

雖然從各方面的朕兆看來，這種大關稅聯合的觀念大致總可以圓滿完成，這觀念一

且完成，農業的多腦河諸國及大工業的德國就可聯結在一起，德國就可以發現一個理想的交換商品與服務的單位，及一個理想的工業品市場了；但是，却有一個障礙存在着，那就是捷克這一點，也許是德國所以要進攻捷克的主要原因，而所謂蘇台登區問題，或許不過是一個藉口而已。

捷克乃是多腦河諸邦中唯一的、不盡以農業立國的國家。它有一種偉大的近代工業，因此，它在經濟上並沒有像其它各國似的需要依靠德國，需要購買它的出品；它是一個頗能自足的國家，農業與工業頗能平衡。在政治上，它已與法蘇二國聯盟，所以也不是依靠德國的；它迫切的感到德國統治的威脅，但決心要抵制它，而不肯屈伏。其他的多腦河諸邦，因地位較遠，祇取着旁觀態度。祇有捷克首先感到如果德國沿多腦河進展，則自己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脅。

德國向多腦河流域能伸張到何種程度，是須以這場衝突的結果爲斷。從五月二十一日起，捷克正在開始完成它的防禦工事，并處處加強其防衛實力。因此，德國實不能像兼併

奧國那樣的輕取捷克；德國一發動，說不定要引起大規模的戰爭，或甚至全歐洲的戰爭。但是在德國方面，如果要非武力的方法繞過這個障礙，而達到伸展勢力的目的，則實在太費周折了。因此，它就甯願冒這個危險。

戰爭之外的辦法

除戰爭之外還有什麼可能辦法呢？捷克是否肯對蘇台登日耳曼人作重大的讓步，而使捷克國家組織根本受到損害呢？捷克可願意在德國的壓力下解除跟法國和蘇聯的盟約，加入德國方面，維持一種半藩屬性的獨立，而替德國開拓向布達佩斯以外發展的道路呢？

住在多腦河沿岸的一切人都在問着這些話，都在等着看德捷衝突的結果，因為他們知道，多腦河流域其餘各地的命運都將由此來決定。他們知道一定會發生變動，但不知究竟是什麼樣的變動。捷克會瓦解嗎？發生戰事嗎？有和平解決的希望嗎？人人都在考慮着，但誰也不能解答。

無論情形變化到怎樣，匈牙利總要跟捷克共存共亡的。如果德國勝利，竟然能使捷克屈伏，使捷克加入德國的陣營，則匈牙利便一定也會掉入德國的勢力圈裏去。它也許可以在表面上維持着獨立，但那強大的德國一旦到了它門口，便至少要造成完全的關稅聯合，及充分的軍事合作，至少要辦到以前奧匈帝國那樣的情形。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是沒有多大抵抗力量的。南斯拉夫是一個疑問：在這裏，也許又會發生日耳曼族和斯拉夫族間的糾紛。

這一切都要由柏林和布拉格之間的衝突來決定。大家都明白，問題的爭點並不在蘇台登區的自治權，而是在整個多瑙河流域的前途。

——俞新均譯自英國世界評論八月號

希特勒目光向西轉 (H. N. Brailsford)

希特勒的演說尚在人記憶中，不久又有羅斯福總統給人深刻印象的演說，接着墨索里尼也有演說——他的演說辭保守秘密，未經宣佈。

希特勒所說的迄今仍屬最爲重要，他演奏了我們數月來要聽的開幕音樂。

有人謂：倫敦財界聽到希特勒的演說感覺安慰，如果屬實，則其頭腦之簡單實足駭異。無疑的，希特勒說他希望長期和平。他所說的或非妄語，因爲英法兩國的當局很像仍會屈服退讓，加以希特勒在其演辭末段向英國的表示，語氣溫和，長期和平大似有其可能。假若希特勒的演辭譯文不經刪改而發表，那末，英國人對於他的印像多少會受些影響。因爲他的演辭中有一段嘲笑我們是「摘香蕉者」（這是個辭意很含糊的笑話），并對我們「胸襟窄的島國」有怨尤之意。誠然，實際上希特勒之演說含直接威脅之意不多，可

是對於我們英人以及法人却是從來沒有聽過的最嚴重的威脅。

希特勒現仍對環繞德國國境的領土以及日耳曼民族表示關懷。他恢復了薩爾，在萊茵區建築了工事，併吞了奧國，攫取了蘇台登區域，且進而征服了捷克民族。

在希特勒這一番侵略之後，我們都以爲他的第二步驟，是已經可以明白了。他的第二步驟不是載於我的奮鬥一書中嗎？我們的解釋都是以納粹黨的經典作預言，以爲他的第二目標是烏克蘭，第二敵人是蘇聯，這是右派人員所希望，而左派人員所懼怕的。

其實我們的觀察都錯了。德國軍隊已經停足不前，他們正向後轉。他們目前是向西不向東了。因爲目前香蕉與熱帶物產較之蘇聯烏克蘭所產的小麥與向日葵尤爲開胃。

我們對於自己觀察的錯誤殊毋庸辯護。我們都讀過納粹黨的經典我的奮鬥一書，而有正確的了解，希特勒所準備的第一着是要攫取烏克蘭。

在波蘭境內的多數的烏克蘭人已開始作獨立運動，流亡的哥薩克亦集會宣佈烏克蘭民族主義，在羅沙尼亞走廊間又有一種在德國軍官訓練下的志願軍，德國是要把羅沙

尼亞走廊開放，因為這個走廊是對蘇聯進攻的便利道路。

這種人所皆知的徵兆，都表示德國是向烏克蘭取攻勢。爲什麼德國又放棄這些計劃呢？有幾個柏林的觀察家告訴我一些緣由，我絕對相信他們的話。最初，希特勒很注意他的士卒的意見，他的士卒指出：（一）從德國通過捷克與羅沙尼亞的軍用汽車路決非數月所能完成；（二）他們要希特勒注意事實，即希特勒所擁有之明顯的優越實力僅是空軍；可是，蘇聯的人口散居各地，而國境遼闊，較任何國家易避空襲。

大概德國軍官常發表重視紅軍的意見，故德國士兵亦常作此想。尤可注意者，納粹黨的機關報「*Volksischer Beobachter*」曾發表一篇文章，係參謀本部軍官所作，他估計蘇聯的實力計：軍用飛機九千架，坦克車六千輛以上，戰時編制的人員有一千一百萬人。

於是德國的目標遂轉而西向，因為德國向西距離很短，而西方的工業集中區域正是空軍轟炸的極好目標。

西方英法兩國的空軍實力特別單薄，又都是正在設法彌補這個缺點；這樣一來，假若

德國現在極力造成他的空中優勢，他必須使用空軍，且用之於西方。

從另一方面又來了一個政治問題，其目的仍與此一致。就是墨索里尼前次在明興會議一無所獲，他的慾望現在必須滿足，而法國之擁有許多東西正是他所需要的。

假若希特勒決心要滿足墨索里尼，那末他的行動自非出諸感情而經過一番打算。因為墨索里尼若伸足於西方列強的勢力區，他就會感到非常棘手。更有進者，使墨索里尼能夠滿足，這對於德國實是最好沒有。因為不論意大利陸軍的戰鬥力如何，戰事發生時，他的轟炸機與潛水艇是可參戰的；而尤要者，墨索里尼已佔有許多重要據點，如巴塞羅納、瑪育加島、撒丁島、西西里、羅德斯、利比亞等；他要進攻法國與法屬北非，是有絕對優勢的。

最緊要者，德軍必已明悉著名的馬奇諾陣線之堅強，故若德國要進攻法國，大概他會從法國東南方面進兵，決不會從北方動手。換言之，德國必須與意大利同盟，以意大利為根據地而從那方面進兵，所以瑞士對此正加戒備。

假若以為德國之意是希望用演劇式的威脅達到目的，並不欲用真正的武力，那末這

理論也可證明將來的行動是在西方而不在東方。

意大利現正用令人震駭的侮辱方法以恫嚇法國。這舉動并非完全空言，第一步已實行部分動員，此時危機已達極點；法國亦認識巴塞羅納陷落意義之所在。

假若法國僅對付意大利一國，自然無所懼怕，因有德國在，遂不能無所顧慮。可是，希特勒已宣稱他與意大利并未締結軍事同盟，這就是倫敦財界聽到希特勒演說而人心安定的實在理由。但是我仔細將希特勒的演說辭一看，覺得他的演說是援助墨索里尼的一種誓約，其所含絕對性正如任何轟炸機隊長與坦克車隊長所給予的誓約一樣，所以墨索里尼的要求是有德國全盤武力做後盾的。

英國人謂德國的外交笨拙，可謂言之有理，德國的外交難稱老練或爲事實，可是他的外交運用却常能收效。

在這一點上，英國的外交準備是值得稱許的。張伯倫於此時訪問羅馬，他對意大利表示特別好感，他對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命運又表示漠不關懷。這樣一來，假若墨索里尼對法

的要求弄假成真時，那末馮伯倫對法的援助究可達若何程度呢？這是使法國疑慮不置的。同時，柏林方面見到英國對蘇聯的關係迷離恍惚，頗思加以利用。因為當去年九月捷德糾紛及其以後，倫敦與巴黎將莫斯科擯於團體之外，使其陷於孤立，於是希特勒乃向蘇聯擔保稱，至少目前他必延緩進攻烏克蘭。

希特勒對蘇聯第二步的辦法，即提議德蘇兩國恢復往日之通商以謀互利，但是蘇聯對此毫不介意，拒絕其引誘。最後，希特勒最近對法國資產階級中的腐敗團體阿諛奉承，其所得的結果，現已顯而易見。

試觀法外交部長龐奈於墨索里尼向法提出要求之前夕，曾召集一批法國新聞記者至外交部當衆宣稱：過去意大利對殖民地的要求受極端打擊，一方面在凡爾賽為協約國所拒，最近又為拉瓦爾所拒，顯為不平。於是結論謂：現在法國必須對意大利讓步。

此或非達拉第的意見，可是龐奈是法國外交部長而且為英法兩國人士所信賴，其言自不容忽視。

各方面情形似均於希特勒有利，結果似大有利於和平。

可是，我們知道，希特勒必須爲其過剩的人口獲得出路。

希特勒一部分的辦法是向我們作強硬的要求——如其虐待猶太人並在維也納與蘇台登區域虐待流亡的社會黨人皆是。

德國是否人口過剩呢？在同一演說中，希特勒誇張說：在德國幸福之地沒有失業者。希特勒現正招募大批意大利人赴德國工場及農場工作。此可見德國人口雖多，還有不少的空地。在這種情形下，假若希特勒還要索取殖民地，那自然是另有理由，無論希特勒所要求的爲殖民地或志在擴張武力，其動機實與德國人民之需要無關，復與一般人之愛有所得無涉。總而言之，希特勒是個祇求貪權不顧一切的人。

對於希特勒的弄權好事，羅斯福之表示願援助被威脅的歐洲，實給予吾人之勇氣不少。可是，羅斯福是否必須我們先協力自救，然後他纔能援助我們呢？

中歐問題的經濟觀（龍大均）

捷克事件曾經嚴重一度，大有戰機一觸即發之勢，致曾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其實捷克事件不過是中歐問題的一部分，英法對德妥協，強迫捷克割讓其蘇台登區，這不過是犧牲弱者以求強者苟安於一時，中歐問題並沒有解決。正像奧國被併，增加了德國的威儀，捷克之被瓜分，也更助長了希特勒的野心，而歐洲和平仍受着威脅。在「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領袖」的口號之下，希特拉企圖把歐洲所有的日耳曼人都集合起來，建立一個龐大的「第三帝國」，這已經夠鬧得天翻地覆，還有日耳曼民族生存和發展所需要的物質資源，亦多仰給于鄰國，特別是東南歐，這更使德國的侵略行動，得寸進尺，不遇着強大的打擊，決不中途停止。故中歐問題，簡單說，是德國的建立霸權問題，除了含有日耳曼民族的統一的因素，還帶着中歐經濟集團的構成的作用。

就德國併奧事件來看，七百萬的日耳曼人被希特拉帶走了，國社黨的一種「主義」雖告勝利，可是，人口增多了，食物的供給便發生問題。德國自希特拉上台，極力發展農業，並限制食品的消費，可是迄今仍有百分之二〇的食物仰給于國外；併奧以後，更增加倚賴外糧的程度，因為奧國每年輸入的糧食約佔其所消費的百分之二〇至六〇。最近德國遠向坎拿大購小麥，向暹羅購米，其食糧存蓄，急不暇擇，可以概見。據巴黎晚報的柏林通訊，戰事如發生，德國的糧食僅可以支持六個月。上次世界大戰，德國最後失敗，主要原因即由於糧食缺乏；目前德國如冒險，其結果不難預料。

德國併奧後，工業原料亦不能自給。木料一項，德國每年輸入五百萬噸，而奧境所出不過一百七十萬噸。鐵的消費平常每年為二千八百萬噸，德國去年僅出產七百萬噸，奧國出產亦僅約一百萬噸，還須輸入二千萬噸。在本年八月初，德國全境舉行搜鐵運動，凡公園的鐵籬，公共建築物的鐵門，均一掃而空。鐵的缺乏，在平時既已如此，在戰時當更感困難。德國輸入的鐵，去年有五百萬噸來自法國，九百萬噸來自瑞典，其餘還有一部分來自坎拿大，要

是大戰發生，海上交通斷絕，那末，德國不久便要有一「鐵荒」之患。

還有最重要的煤油，在一九三六年德國消費五百萬噸，戰時的消費量，據A. Steinberger 估計爲一千二百萬噸，R. Friederberg 的估計爲一千五百萬噸。在四年計劃（由一九三六至一九四〇年）中，煤油的自給自足，佔主要的地位。去年德國化學製造的煤油約達一百五十萬噸，可見距計劃的完成還遠得很。奧國去年出產煤油，僅三萬三千噸，他的消費量却達三十五萬噸，即僅得十分之一取自境內，大部分是從羅馬尼亞購入。故德國併奧以後，煤油供給更感缺乏。據一般的估計，德國倘沒有羅馬尼亞的接濟，此刻大戰發生，則煤油的儲量，僅能供應三個月的消費而已。

要是相信那些統計，那末，希特勒此刻當不致於冒險發動戰爭，除非他已經料到英法蘇袖手旁觀可以讓德軍在併吞了捷克以後，再行佔領但澤，復進而進攻波蘭。我們不贊成英法這樣向暴力低頭的所謂「現實主義」的外交，因爲那不僅犧牲弱者，而且更「姑息養奸」，增加後患。前次成爲爭執焦點的蘇台登區本是工業發達的地帶，捷克繼承了昔日

奧匈帝國工業生產力的百分之七五，即靠着領有那些地帶，把蘇台登區割讓給德國，在捷克是等於「去勢」因此只好「以農立國」雖伏於工業國的胯下，在德國是等於猛虎添翼，勢將擇人而噬。蓋工業國再增加工業地帶，則境內經濟不平衡的程度便較前更來得厲害，為着補救這種不平衡，只得更加緊其對農業國的侵略。換句話說，一個以日耳曼帝國為中心的經濟集團，將加速地建立起來。

這樣的經濟集團乃以中歐為據點，而沿着多腦河向東南歐推進。在這個集團裏面，日耳曼帝國將取得他所需要的糧食、木材、鐵礦、煤油等原料，以至工業生產品的銷場，這樣纔可以實現自給自足的戰時經濟，而獨霸於歐洲。

其實，這個東進政策在希特勒的我的奮鬥一書內已早定了路綫，在合併了奧國以後，即在開始進行，由愛斯拉沙伯 (Aix-la-Chapelle)、薩爾斯堡 (Salzburg)、維也納、布達佩斯以至斯坦波爾 (Stamboul) 的橫貫歐洲的鐵路已經積極修築。還有溝通萊茵、曼恩及多腦這三河的運河，亦在本年五月十八日由戈林下令於四年內開掘完成。這條運河將成立由

北海至黑海的航綫，通行一千五百噸的汽船，日夜運輸可達一千萬噸的重量。爲何要這樣向東方增加交通的便利？因爲匈牙利的糧食，南斯拉夫的鐵礦以至羅馬尼亞的煤油，都是德國所垂涎的，必須取得那些資源，然後大日耳曼帝國的經濟基礎，才可建立起來。

在捷克問題解決之後，當着德國東進路綫之衝的匈牙利，勢將淪爲德國的附庸。匈國的當局近年已感覺到這種危險，國內有嚴重的農業恐慌，佔着全國人口三分之一的農民的約三百萬，因耕地不均和農產跌價，生活無法解決，這些不安分子成爲國社黨最好利用的工具。匈國當局一面壓迫境內的國社黨徒，一面加緊對意的聯絡，爲的是要避免德國的吞併，可是在經濟上，他却不能不依存於德國，在一九三七年他出口貨的百分之四一，進口貨的百分之四四，以德國爲對象，至於對意的貿易不過佔總額百分之一〇，對羅馬尼亞不過佔百分之九。在匈牙利出口的農產品中，有百分之四四的葡萄酒與包粟，百分之四七的蔬菜，百分之四九的家禽，百分之六〇的麵粉，百分之六九的生菓，百分之七四的馬匹，百分之七九的生豬，和百分之八三的雞蛋，都賣給德奧。匈國既不能斷絕他出口貿易的大顧

客，德國更不能脫離糧食供養的來源地。這樣相依爲命，時機一來，希特勒不難把匈牙利變爲德意志第三帝國境內糧食的倉庫。

南斯拉夫處境雖較匈牙利爲佳，然自奧國滅亡以後，已有二百公里之邊境和德國犬牙相接。本年五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相會於羅馬，事後相傳兩個獨裁巨頭已劃定歐洲的勢力範圍：德國將得捷克和匈牙利，而意大利則保留南斯拉夫，也許在政治的趨勢中有這樣分割的可能，然就經濟的立場來看，則南斯拉夫與德意志帝國的貿易關係還大於意大利的。去年進口方面，德國貨物佔輸入總額百分之四二、七，而意國貨物不過佔百分之八、二，出口方面，德的購買量佔輸出總額百分之三五、二，而意大利不過佔百分之九、四。南斯拉夫境內富於礦產，特別是鋁、錫、鉛，以至硫化鐵，皆爲軍需工業的重要原料，希特勒爲着建築他的日耳曼帝國，不會把那些重要資產的產地割愛出讓罷。

羅馬尼亞因爲境內盛產煤油而成爲日耳曼帝國侵略的對象。現代戰爭沒有煤油是不行的。空中的飛機，陸上的機械化部隊，以至海中的戰艦和潛艇，少了煤油便成了廢物；故

上次世界大戰，法國內閣總理克利滿梳有「一滴油一滴血」的名言。德國雖已能用煤炭煉出煤油，然製成一噸油需四噸半的煤，其成本貴過天然油四倍以上，這是不經濟的。羅馬尼亞的油井距離德國不過二百五十英里。德人取之並不費氣力。自然用武力征服未必能達到目的，上次大戰，羅馬尼亞人毀壞油井，使德軍沒法措油，戰後經過兩年的整理，才能重新開採。故德國今後必得實行孫子所說「不戰而勝」的策略，才能取得油井。

總而言之，今日的中歐問題，是日耳曼民族創立第三帝國的問題，在外交方面，已成立「德意軸心」，在經濟方面，亦將成立「柏林巴爾幹軸心」，而後者較前者更為重要。在今日劍拔弩張的外交陣勢下，英法對於中歐和東南歐的經濟地盤，不特不肯放棄，而且好像還要運用英鎊和佛郎去阻止「柏林巴爾幹軸心」的構成。本年四月廿九日，法國內閣總理達拉第和外長龐萊赴英協商兩國合作問題，已有對東歐作物質援助的計劃。八月上旬，法國的銀行團代表已赴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對這兩國政府作投資的進行。英國在對土耳其作千六百萬鎊的信用放款之後，對於中歐東南歐各國亦有同樣的準備。任錫曼爵士

赴捷克作民族糾紛的調人時，在兩個隨員中曾有一個是金融專家。匈牙利政府受着德國的威脅，亦思取得英國物質上的援助，八月初曾遣派信用銀行的總理 Fabry 到倫敦進行借款。從前來過中國的那位羅斯爵士也曾經代表英國赴羅馬尼亞接洽投資的進行。英政府統制對外交款的主任 Nickson 氏又於九月底率領商業代表團到斯拉夫去考察。英法對於中歐南歐這樣的投資進行，引起了柏林政府的嫉視。德國的經濟部長 Wattor Fuhr 乃於九月下旬赴巴爾幹各國以至土耳其，作經濟合作的磋商，藉以對抗英法的企圖，因此，今日的中歐問題不僅展開縱橫捭闔的外交戰，而且還有躲在外交幕後的經濟鬥爭，亦同樣是決定世界戰爭與和平的動力。

英法關於捷克問題之對德讓步，主要原因也許是由於擴軍計劃尚未完成，不得不採取妥協方式，作緩兵之計，以爭取時間。在這假設之下，則英法對中歐、東南歐的政治的放款將仍積極進行。否則只有讓希特勒完成其中歐經濟集團，英法在中歐的資本勢力將與捷克共和國同其命運。故就英法投資的方向來視察，不難推測出歐洲未來的局勢。

德國無力作戰 (Genevieve Tabouis)

德國不能支持長期戰爭。也許有人要問：這是根據什麼理由。且聽我道來：

在戰前跟廢皇接近的那一個圈子裏，有幾個曾經在一九一四年勸過廢皇放棄侵略政策的人是至今還活着。這些人可以說是頭腦清楚的，他們現在也以爲如果德國捲入新的戰爭，那就一定會造成非常悲慘的結果。他們把情勢這樣總括的說：誰是我們的聯盟呢？奧國，匈牙利，意國。世界上其餘各國也許會像一九一四年一樣的全來跟我們爲敵罷。美國會在我們未能獲得決定的勝利以前就加入到我們的對手方面去。最初，我們一定能進行順利；但在數禮拜後，擁有無比海軍威力的英國一定會把我們封鎖起來，使我們逃不出它的掌握。

有人可以提出反對，說這是吃過一九一四年的苦頭的那一輩人的見解。年青的一輩，

受過納粹精神之訓練，他們決不願遵照過去事件的指示而行動。他們堅信有一個新的德國在着，他們是受慣了生命除冒險以外別無意義的教訓。他們能從危機和犧牲中得到一種刺激。

又，德國軍隊是曾被種種限制和屈辱條件磨練過的。但現在的戰事並不是完全靠軍隊來打的了，無論軍隊怎樣好法，要在戰爭中站得住，軍隊必需由一致團結的民族來做後盾。美茲將軍在所著避免戰敗的唯一保障一書中堅決說，這正是我們應從一九一八年之潰滅所獲得的教訓。著者乃是前國防軍教導部總監，他跟軍政部和參謀總部均極接近，他的書又是經這兩個有力團體審定後才出版的。可是，他却大胆對現今德國政局之穩固表示懷疑；萬一戰事發生，大部份人民能否作政府後盾，他也未敢保證。

一九一九年以來德國流行一種傳說，以為德國之戰敗，乃是因為軍隊被敵國一從背後刺了一刀之故。美茲將軍，像魯登道夫將軍在全民戰爭論裏所表示的一樣，是接受這種說法的。他說，德國所缺少的，乃是一種保護廣大民衆，使之不受那種無聲無色的「精神

分化」之毒氣的防毒面具。他以為應該用嚴格的訓練來使每一個德國人都能無條件的服從，連想一想的權利都不能有。「從軍事觀點看，全國人民應該被訓練得在戰爭時極少聽到有人說『爲什麼』這三個字。」

馬克思將軍却反對這觀點，他寫道：「讓我們放棄軍隊背後給人刺了一刀這種傳說吧。一九一八年德軍之所以崩潰，乃是因爲糧食供給枯竭，軍隊不能再進之故。……一枝進攻的軍隊不會因錯失了它的目的物或是因戰事重心轉移而就場台的。饑餓的痛苦，那才是場台的主要原因；一九一五秋季以後，糧食的缺乏漸漸的把軍隊的元氣都損傷了。」

但是，若再發生戰事，德國的糧食供給能比一九一八年好一點嗎？這話，即連希特勒之最熱烈的崇拜者恐怕也都不敢確說。雖然有種種條例和訓令，小麥、裸麥、大麥、燕麥等的耕地仍未見增多。反之，据一九三七年九月六日德國官方統計，這些耕地一九一四年爲一、五八三、〇〇〇公頃，而現在却祇有一〇六八六、〇〇〇公頃了。

希特勒統治下之德國，雖未有戰事，却已遭到不少極嚴重的困難。雖然未有普遍的糧

食缺乏的現象，但常發生肉類、牛油、豬油、雞蛋等物的週期性的和地方性的短少。目前，由於食品的稀少，由於買得到的食品或代用品之質的低劣，人民的不滿已經非常顯然；有些地方，這種不滿甚至已經在街道上演出幾場紛亂的好戲。戈林將軍的四年計劃並不能補救這種痛苦，同時也不能把記錄這些痛苦的外國新聞記者趕出國去。大眾的意見都照樣清楚：這些現象，大部分是由於有系統的備戰之故。

德國干涉西班牙戰事，更增加了糧食問題的不安。德國自己這樣缺乏，一方面却因供給弗蘭科軍用材料而造成莫大耗費，這對照真叫人不高興。

希特勒當權的最初幾年間，人民公意是鼓勵他取強硬政策的。德國人嘗堅信民主主義政府如果碰到帝國的一權力意志——就一定會永遠退讓。後來，這種「權力意志」却在西班牙遭逢到猛烈的抵抗，人民公意就變得稍稍馴服了。攻打「德意志號」兵船事件和稍後的砲轟阿爾美尼亞省事件，在德國引起了一度普遍的恐慌。各方面都可以看出德國人在害怕發生歐洲大戰。工廠裏，工人們公開的討論最好應該用什麼法子來逃避軍役。爲

抵制這現象，「勞工陣線」的領袖們想要組織各種會集，以便使德國對西班牙的干涉更易見效，但工人們却差不多一致的對他們取着敵對態度。

關於對抗希特勒政權的地下活動的情形，這裏祇能極簡單的說一說。

從傳教師所作的演講上，又從參加宗教游行者的日漸增加的人數上，我們可以日益清楚的看出舊教反對派之龐大的勢力來。一九三七年之夏，在西萊西亞的安那堡參加游行的人數不下十萬；同時在亞亨，又有五萬人曾抵抗警察企圖把他們驅散的一切努力。

新教之反對政府也同樣的堅強，雖然祕密警務人員曾把教士們整批的拘捕了去，也不能抑制其活動。目前，路德教派中已經有八十六位牧師被幽禁在德國的監獄中。

戰後，中產階級會受着極大痛苦，納粹黨却正是以這個階級的要求為支持的，而現在中產階級已經在抱怨着苛刻的捐稅，和慈善等基金的「樂輸」了。他們已經開始要求國社黨運動的首領們實踐以前所作的約言。

沒有參與建造軍用工事的小承造家和工匠們，現在竟得不到必需的原料，他們所受

的痛苦真比實行通貨膨脹時還大。

農民是受嚴密監視的，他們也漸漸不滿了。有若干區域已經發生了一「反達列運動」。這運動之目的，乃是要避免在農業部長達列氏督促之下執行的那種的系統的統制和徵發。狡猾的農民想出種種詭計來欺騙行政當局。譬如有人知道不久要舉行檢查，便在夜裏沒人看見時把自己的豬完全宰掉，一方面却向警察報告他們的豬被人竊盜。

除了這些心理的因素外，還有些統計材料也可以證明，德國如果實行它那種以戰爭為恐嚇的謊詐政策，那是危險萬分的。

由於英美無堅決態度，德國便在西班牙獲得一根據地，並且弄到了一些它所非常缺乏的原料之供給，這些原料，它以前是依靠美、法、俄和羅馬尼亞諸國的。話雖如此，它作長期戰的可能性，却仍然被種種經濟上的限度所妨礙着。最近，萊茵地方和威斯特法里亞的工業家會編了一本關於德國經濟展望的備忘錄，從那裏我們可以看出：

一（一）原料之短少，約佔實際需要的百分之四十到六十。因為積貯差不多已經枯竭，

這種短少將來祇有每況愈下。向國外市場作工業品傾銷的可能性已經到了最後的限度，因此，現在是必需大規模的找尋代用品，而四年計劃便正作着這樣的努力。

「(二)人類和畜類之糧食的缺少。這兩項目下的短少額是百分之二五到三十。一九三六年歉收，政府就得想出每日口糧制和固定價格及統制買賣的辦法來補救了。

「(三)定貨的短少，這就使吸收一切可用的工人成爲不可能，原因乃在於出口貿易的衰落，以前是一百二十億馬克，現在是跌到了四億。

另外的報告又指明，在生產的一切部門，積貯都非常有限。半製成貨品是可以供給三四個月的經常需要。原料可以供給兩三個月。

金屬、橡皮、石油、賽璐珞等的消費，已經由政府訓令受着極大限制，如果發生戰事，在民間需要方面再要使得經濟，真不知該用什麼辦法。

德國每年鋼鐵生產約計有一千九百五十萬噸。這用在戰時還嫌不足，據德國鑛業公報的最近估計，是需要二千六百五十萬噸。這就短缺了七百萬噸。如何補救呢？祇好提用已

經很少的積貯，或者把已經很厲害了的民間消費限制更行加緊。

現在，德國每年消費石油和其他油類是六百萬噸，并隨時有增加的傾向。一九三六年，輸入祇有四百三十萬噸。

德國油類的化學代用品，今年產量僅有一百五十萬至二百萬噸。戰事發生，消費量當然要飛快的增加，德國軍事專家估計每年當達二千萬噸。要建造製代用品的工廠是需要幾十億馬克的費用，如果沒有這些工廠，那麼德國勢將好幾年不能大規模的生產此項化學代用品。目前，德國石油的貯藏量決不會在五百萬噸以上，這就是德國要在羅馬尼亞作種種陰謀的緣故。

德國的農產資源也非常有限。一九三二年曾豐收二千四百萬噸，這便使官府方面對未來展望作着太樂觀的看法。但這以後，却永遠沒有達到這個數字；一九三七年，農業生產量的官方估計仍是二千萬噸。這個數字還是誇張的，而且，收穫品的質又非常低劣。收穫的減低，其實還不單單爲了天氣之故，此外還有許多我們應該視爲永久性的原因。例如肥料

在量上又短少，質上又低劣；種麥地總面積也日漸減少。耕地減少，乃是因爲有些土地被飛機場、教練場和要塞建築所佔據了去，總數當在耕地總數的百分之六以上。因此，麵包的質和量均一天天衰退下去。一九三六年德國需要輸入一百五十萬噸的麥子，一九三七年竟輸入二百萬噸以上。

今日之德國，不但缺少麵包，同時還缺少牛油、豬油等，這些東西，現在都有嚴格的限制。蔬菜和水菓的生產也同樣不能令人滿意。祇有馬鈴薯一項，是當局們所無需操心的。

中一 統計數字又指明肉類、牛乳和鷄蛋的供給，如果比到一九三三年，也是低落了，現在已經落到經常需要的水準之下。

我們還得把德國經濟自足所需要的人力來考察一下。爲要生產一年的戰事所需要的三千萬噸的石油代用品，就得把七十五萬工人留在工廠裏。在工業的各部分，都缺少工頭和熟練的工人，因此便在瑞士和奧國的報紙上大登廣告，想從國外找人才來補充。工程師、化學家、物理學家都不夠，甚至連學校教師都缺少。如果比到一九三二年，各專

門學校的學生人數已經減了百分之五十，雖然修業期限是整整的減掉了一學年。

根據弗蘭克福時報所引用的軍事週刊的估計，因軍隊的機械化，就需要把四百萬到四百五十萬的人留在後方的工廠裏。這樣，戰鬥的實力便祇有五百五十萬人，而沒有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六年那樣的一千萬人了。

上面這個短短的觀察，可以證實德國是不能應付第二次歐洲大戰的，除非他有絕對把握，可以在一開始時，就獲得莫大的勝利，使英法兩國無法還擊。德國初行獨裁制的最初兩年間，全國人民是那麼熱烈的擁護着政府，而現在，情形已經不然，那麼要取得迅速的勝利，恐怕就非常困難。

本篇著者塔布依夫人，是有名的法國工作報的外交主筆，其所著恐嚇與戰爭一書，出版後於一個月中接連

三版，頗堪注意。本文即從該書中譯出。——俞新均附誌。

墨沙里尼的作戰姿態 (H. N. Brailsford)

上週吾人歡迎英國國際志願兵自西班牙歸來，其實，加拉馬橄欖林與厄波羅河畔所遺留的事跡，較吾人維多利亞車站的盛大歡迎尤為重要。

這班志願兵的德意同志們是爲了恢復自由而作戰，同時，他們則與其法國鄰居和美國弟兄爲保護正在危難中的民主政治而戰。

西班牙國際志願兵在歷史上已佔有光榮的一頁，他們從歐洲各地投奔前來而集於一個旗幟之下，他們所守的戰壕雖在西班牙，但他們是爲英國而戰。

上週中使我們注意的新聞，究竟有好多是我們所需要的呢？每人的頭腦是否竟有那樣簡單，會相信張伯倫已從明興帶了「安定」回來呢？其實他所帶回來的不過是衣袋中的一卷公文，而納粹報紙的侮辱言論却還在他的耳邊震蕩。

在巴黎的密室中，德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當着法外交部長龐來的面，從同樣的文書中取出另一捲紙來。這捲紙如果做和平的保證，則即在措辭上都比非戰公約更爲空洞，他們將互相「商議」以息爭端。上述各節就是他們在明興所成就的工作，而捷克領土的割裂尤顯示其已陷於桎梏。那末，他們下次集會時又將簽訂條約斷送什麼人的自由呢？他們的宣言中有一特殊的誓約，就是希特勒認定這次事件的解決，即爲德法國境最後的確定，這正如同他進兵維也納之前夕尊重奧國獨立的誓約一樣。

在這個宣言簽字的那一天——在警察保護下用金筆簽字的——德意軸心的德國夥伴却向世界示威，其意無他，就是預示着將來會發生戰事。經過訓練的法西斯議會的議員們當着他們的領袖墨索里尼面前均一致歡呼：突尼斯，科西嘉，尼斯。其意深長。

經過訓練的德國報紙，對此又從而附和之，全部節目必爲羅馬與柏林間所協商決定者無疑。

這種新奇的弄巧手段，明顯的是要使法國感覺不安。法國受意大利攻擊之時，正是他

爲德國擁抱之日，時候恰相吻合，這使人想到一種古代開化人民出獵的方式，他們出獵時是使一些青年人鳴金吶喊，造或極端緊張的空氣，向着一班老年人驅逐追奔，而一班老年人却悄悄的在那裏張網以候。

等到法國受了十足的恐懼時，仁慈的希特勒自然要提出調停辦法，一如墨索里尼之在明興調停捷德糾紛一樣。

意大利人是否很嚴重的要索取突尼斯、科西嘉與尼斯呢？大概他們是要索取的。可是他們的索取不必限於今日，或甚至亦非明日。

意大利人說：地中海是「我們的海」，他們的意思是「要恢復羅馬帝國版圖」。這樣，他們至少要佔領非洲海岸北部，第一包括突尼斯，最後及於埃及；這是他們之所以要將荒蕪的利比亞殖民地變爲第一等軍事根據地的理由。

假若意大利獲得突尼斯，那末，他就會從西岸控制地中海。突尼斯係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但是僑居的白種人——法國人與意大利人——差不多各佔一半。

科西嘉曾經一度是熱那亞的殖民地，但是他遭受着他的商業之王的帝國主義之榨取，感受極端痛苦，於是在十八世紀背叛熱那亞而歸法國保護。

今日，法蘭西共和國中沒有一塊土地在政治與文化上是像突尼斯那樣熱烈的傾向法國的，雖然他的人民迄今仍說意大利方言，正如德國方言同樣是阿爾薩斯的本國言語一樣。他們當初背叛熱那亞的大革命，就是求解放，要爲自己找得安身之所。

現在有一個成立的事實，就是意大利之索取殖民地，目前雖僅是意大利新聞記者喧噪以快心意的一種局面，但吾人最後必須認爲嚴重。

意大利駐法領事已奉訓令轉令僑居法國的意大利人民攜帶財產歸國，假若此舉不是準備作戰，至少應認爲是以戰爭相威脅。

意大利人相信法國人是個衰老的民族，他們這種輕率的意見是有些理由的，因爲達拉第取消法國與捷克締結的同盟條約其緣因總不出下列兩途：法國失去其勇氣，或因階級分立、利害衝突、國家行動不能發生効力，二者必居其一。

後一說乃是較爲可靠的解釋。達拉第一如張伯倫將捷克遺棄，因爲他不能拉攏俄國。五年退讓的結果，至今顯露無遺，所以最後意大利人敢於索取法國的領土。

吾人可大略推測，希特勒正準備着突然向波蘭進攻，他對波蘭是有十年不侵犯條約拘束的，可是，他要控制西歐，因爲西歐雖非俄國烏克蘭的部分，但受俄國的束縛。

法國要遵守其與波蘭締結的同盟條約并無何等危險，但是，從意大利來的威脅遂使法國無暇顧及波蘭。

無論如何，在這種情形下，雖意大利人無意強索突尼斯與科西嘉，但他們是用這種粗俗的勒索手段可以鞏固其在西班牙的地位。假若法國能幫助西班牙共和國之最後戰勝，則他保守突尼斯較能長久。

至少西班牙這種強暴的爭鬥，是人所共知的，佛朗哥不能以武力征服共和政府，所以他祇好採取一種辦法使共和政府後方斷絕糧食。

佛朗哥已經在馬育克設立了捕獲審檢所，他曾捕獲兩艘在英國註冊的商輪，因該兩

輪自羅馬尼亞運輸小麥；英外長哈里法克斯要求將該兩輪釋放，但哈里法克斯並沒有強行要求釋放在其他公海被非法捕獲的英國船隻，因為那些船隻都是運輸糧食至西班牙的。總之，里昂計劃是已經粉碎了，而封鎖政策已實際施行。

但是，還有廣大的罅隙可運輸糧食入西班牙——就是法國的邊境，假若這條路阻斷了，那末，甚至可以逼迫西班牙人爲着要救他們小孩的生命而降服啊！

假若法國肯作最後的下賤的屈服，那末，意大利人會很仁慈的——一時的仁慈——停止不喊「突尼斯，科西嘉，尼斯。」

——余星燦譯。

意國無力作戰 (Genevieve Tabouis)

目前，意國不能支持戰事到六個月以上。意國缺少原料，它又沒有同盟國可以讓它無需償付外國貨幣而獲得這些東西。阿比西尼亞在未來的許多年間是要叫意國賠本錢的。有些人以為慕沙里尼雖然摧殘了意國的自由，但他至少也發展了全國生產量，替這國家造成了大大的繁榮。這看法絕對是錯的。實際上，法西斯主義祇有大大的增加了意國的痛苦。從一九三五年十月以來，經濟和財產的統計都逐一停止，據官方說，是因為「這些統計常可以幫敵人說話。」政府或報紙所供給的一點稀少的材料，又必需小心的接受纔對。

一九三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慕沙里尼曾在下議院演說，報告他的計劃，他當時曾承認每年預算要不敷到三十五億里拉以上。現在發生了阿比西尼亞的戰役，這筆不敷到那裏

去了呢？讓我們來把這事情客觀的考察一下。

一九二二年，意國國債總額是一千零三十億，而戰債却完全償付了。一九三五年二月，總額達到一千五百四十億，而各種公共事業計劃所費還不算在內。自從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後，情形顯然更糟。在一九三五年的國債中，我們應該加上慕沙里尼自己所估計的每年三十億的預算上的不敷，再加上為數約三百億的阿比亞尼亞戰事費用。目前，政府的債務和長期借款，為數約在二千億左右。這樣說來，法西斯主義是把意國的國債增加了一倍。

據一九三七年九月國際聯盟的統計月報，一九二八年末，意國的藏金額和以金本位計算的有價證券的價值為一百十億六千一百萬，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就祇剩了四十億二千二百萬。我們還該記得，此時里拉的價值又跌了三分之一，因此這數目實際上還該減少。弄到現在，這項藏金還剩有多少呢？

在法西斯未當權以前，意國有許多重要商業銀行，這些銀行的國際活動，頗能提高政府的信用，它們在國際市場上的勢力是對意國非常有利的。目前，這些銀行都成了空殼子，

它們除對政府的放款之外別無其他放款了。並且，在任何市場上都不再提起意國銀行的股票價格，甚至在意國本國都如此。如果由這些價格來看，那就一定會把法西斯政權及其經濟財政方面所造成的國際信用的低落，完全暴露出來。

最厲害的是意國的賦稅，那簡直比歐洲任何國家的賦稅都重。土地的賦稅差不多要納到地租的百分之七五，或甚至八十。有許多工業家和資產者在開始時是擁護法西斯主義的，現在却發現他們所擁護的政權真比共產革命還糟。他們不但要對政府或地方行政團體繳納種種賦稅，同時還要對法西斯黨各種機關，獻貢他們所謂「自願」的捐款。

羅森斯多克、弗蘭克曾經寫了一部值得注意的書，叫做法西斯經濟之理論與實行，在裏面說到意國怎樣大規模的利用組合制度，以便全國都可以由政府隨意勒索。這種勒索是祇對法西斯政府有益，並不能生產任何財富的。由此意國又怎能償付戰爭、國外宣傳、以及各種奇奇怪怪的無用的工作的費用呢？

首相是在到處借錢，他已經欠了許多的外債；在國內，他又應用各種可能的方法來搜

刮私家的財富，例如賦稅、強制公債等。他已經使意人拿出所有的金子，連結婚戒子都在內。他已經徵發了意國人民、銀行及商業機關在國外所有的一切資產。

最近又下了一道命令，要強迫有財產的人認一種新的公債，照財產價值的百分之五繳納。如果不照數繳納，就要把財產沒收。這些產業的所有主大部分情況已經非常困難了，他們就只好出七八厘的利息向銀行借錢來滿足首相的要求，而所有銀行也都是與政府有關的。以借來的錢繳納公債，所得利息却只有三厘半。

所有的工商業不但要受各種的統制，同時還要受到非常嚴厲的限制。例如，一九三七年九月下了一道命令，所有工商業的資本和準備金都要劃出百分之十捐給國家。這在官廳方面是稱爲「額外捐輸」。

在一九三一年不景氣前後的數年間，各聯合股分公司的總資本額爲五二、二八一百萬里拉。目前，這筆資本數量祇剩下一個空名義了。各銀行和金融團體的總資本額，原爲七、〇九九百萬里拉，現在，這些組織不是收歸國有，就是行將破產了。

運輸事業的資本額是三、九九五萬里拉，現在，這事業是全賴政府爲維持游覽交通而撥給的補助費在勉強支撐着。這可以使運輸事業吸收到一點外國貨幣，但即使如此，却仍生不出一些利息。

建築工業是完全停頓了，雖然人口在增加。一九三七年九月的國聯月報記載着營造照會的減低，如果把一九二九年的指數定爲一百，則一九三七年七月的指數是四八。

意國的汽車工業，在一九二二年以前是歐洲首屈一指的，一九三六年却祇生產了四萬八千輛，而一九二七年的產量却是六萬八千輛。在這同一時期內，德國汽車產量從九萬六千輛升到二十九萬八千輛，法國從十九萬一千輛升到二十萬三千輛，英國從二十一萬二千輛升到四十八萬一千輛。

每月平均輸入品價值在一九二七年是一六、〇九七、〇〇九里拉，一九三六年却跌到了五、〇〇八、〇〇〇里拉。輸出平均價值是從一、三〇二百萬跌到了四五五百萬，而這還是里拉跌價以後的數字。商業平衡已經很糟了，匯兌平衡却是更糟。

据官方統計，鐵路運輸貨品總額在一九二九年是一〇六七百萬噸，一九三六年就跌到了八三一百萬噸。

在最近數年來，支票和期票之類的不能如期償付而退回，這現象在意國是比歐洲任何國家都要普遍。從此可以知道，在最近十年間，這裏的破產百分比是大於任何地方。

最後，据日內瓦國際勞工局的研究，意國的薪水是全歐洲最低的。但人民大眾雖然生活得如此痛苦，法西斯的領袖們却積蓄了鉅額的財富。除了這些人之外，在意國能發財的，便祇有從事戰爭事業的大工業家，和少數在政府監察下的大規模的公家工作的承包者。像所有的獨裁者一樣，慕沙里尼以為如果要維持勢力，他便必需在身邊有許多親信的人，同時，他必需慷慨的給他們錢，才能使他們忠心不貳。至於其餘的人民，則他的警察機關及其恐怖政策和告密辦法，已經儘能對付了。

軍備問題的研究，可以使人知道意國決不能支持長時期的戰爭。陸海軍在表面上雖然很像樣，但實際上却時常感到戰時的最重要必需品的短少。意國祇有極少的鐵礦，差不

多根本沒有煤和石油。它至少必需輸入九百萬至一千一百萬噸的煤，以及它所需要的全部石油。意國又沒有外國貨幣和放款，可以先把這些東西貯蓄起來，以支持長期歐戰。

德國自己也極困難，決不能儘量供給意國的需要。日本也是一樣，這個遙遠的國家連自己對付中國還感到困難。

阿比西尼亞也是意國在歐洲的軍事行動之一大障礙，非到全境平靜之後，這障礙就無法消滅。一九三六年五月十二日，在意大利帝國剛宣佈成立之後，羅馬官場就已經知道還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而這個帝國的殖民運動還需要陪上許多犧牲和許多年歲呢。

當時殖民部所決定的殖民政策，現在却因為缺乏經費而停頓了起來。這種政策，原是軍事要素強於經濟要素的，它的原意是想使阿比西尼亞成爲人力的泉源。在五年之內，這地方將產生三百萬的黑人軍隊，并有三十萬的意國技術人才在監視着。這話其實完全是虛張聲勢。國聯一九三四到三五的年鑑說阿比西尼亞從來沒有人口統計，普通估計大概是在五百萬到一千萬之間，當然這是把婦女、兒童和老人包含在內的。不但如此，照目前的

情形看，意國還得分出許多軍力常駐在非洲，以防衛它的「帝國」，想要從那裏提取土人的軍隊來幫助它在歐洲作戰，那簡直不知是何年何月才能辦到。

可是，非洲帝國的組織所遭逢到的最大困難，却是在於財政資源的缺乏。殖民運動的鉅大費用，再加上戰事的消耗，都無法用國庫來抵消。一九三七年到三八的經濟年度的支出預算爲一、六一四百萬里拉，這比上年度是增加了一、二〇六百萬里拉。但這數字，還是把開發阿比西尼亞所需的費用除外的。這種鉅額款項的需要，決不是祇有少數藏金（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是四十億）同時却有二千億內債的意國所能擔當。

意國慣常拿戰爭來恐嚇，萬一弄假成真，竟發生了戰事，那麼它在阿比西尼亞所遭逢的國難一定會造成非常嚴重的結果。

不會的，意國決不能故意造成一次新的戰事。它祇是在恐嚇着美國，恐嚇着英國，它的一切行動都不過是虛張聲勢。英美祇要能夠胆大的去對付，它就無所施其技了。

三 英法蘇各國的景況

英法與歐洲的前途

(Widston Chusek III)

當法國處於歷史上生死存亡的關頭，英國總是以慷慨的態度同情於法國，英吉利海峽兩岸的政治家，凡是對過去兩星期來的巨大變故（按指捷克事件）曾經發表過言論者，都應該負着一種責任，勿使他們的言論有損於我們兩國密切的關係。對於得意洋洋的納粹政權，這是最後也是最重要的一種貢獻。

如果法蘭西共和國與不列顛帝國在戰爭的時候和勝利的時候必須互相合作，則在目前這個局面完全不同的時代，更需要合作。尤其重要的是，兩國之間，必須毫無煩言，因為他們將來的安全和獨立，全賴他們的團結。

兩國的民衆，在此緊張時期，都有同一可欽佩的鎮定，並且當他們知道他們可以被赦受可怕的刑罰而毅然振作的時候，又有同一坦白、自發和自然的放開心懷的態度。

大家都贊美法國軍事機關準備的充分和數百萬軍人的忠心與愛國，他們離開了家庭 and 職業，不避艱難而在祖國的邊疆上靜待醞釀中的惡劣情勢。

法國陸軍將領之誠心自信其當前的任務，亦爲吾人所欽佩，雖然他們對於空軍的較弱，不免有所戚然，而這一點又是不應該忽略的。

在現在生存者記憶範圍內，法國遭遇到好幾次嚴重的事，而每次都能應付裕如。在自由的民主國家中的確有種意想不到的復原能力，就好像不倒翁一樣。在二十世紀初年，要像法國那樣能夠不屈不撓於強鄰而驚人地恢復其實力與信心，實在是前無其例的。我們現在要渡過目前的難關，就需要這種精神。

中歐所發生的變化，當然不能加以過低的估計。奧國的被奪，捷克的破壞和中立，小協約的崩潰，波蘭的偏向，以及俄國之可能的脫離歐洲系統，凡此種種，都是使多腦河流域以至黑海全歸納粹的統治而一無阻礙。

除非這種危險使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感覺到深深地影響到他們的地位，因而使

他們重行互相合作，否則這種極大的野心，這種獨霸歐洲的迷夢，必將不費一彈而見諸事實，雖然不一定見諸形式。

德意志系統以外的一切國家，尤其是英法兩國，其地位必須與此種新事實相調整。

法國對中歐與東歐的外交政策已失其全部根據，那是毋庸諱言的。他方面，我們也不能苛責法國破壞了她與捷克所訂的軍事協定。在侵略行為事實上業經深入的時候，那種諾言已成爲無法實行。法國如欲絕對履行其義務，則武裝衝突就要爆發了。

英法以「不勝負擔的壓力」加於捷克政府，在這種壓力之下，他們不得不低首屈膝。一個與小國結爲同盟的大國，是否有權在某種限度以內加壓力於該國，以圖避免危及較大的利益，當然是件可以討論的問題。但是如果貝奈斯總統政府不加適當的考慮而拒絕接受九月二十日送達的條件，因而被納粹德國所攻擊，同時，捷軍也就急起竭力抵抗殘酷的屠殺，則法國便會起而干涉，英國便會援助法國。

所以無論在形式上或實際上，都不能說法國未履行其諾言。當然更不能說與捷克並

未特訂協定而僅受國聯盟約一般義務之拘束的英國在法理上有所錯誤。

可是這兩大西歐民主國的威信和威權，却已大遭損害，因此對各小國的勢力也大見削弱。要想再恢復已失的信仰，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些一向傾向於納粹方面，指摘民主國家的弱點，因議會制度而遲遲有所行動的歐洲小國政治家，現在都大受擁護。那些原來與英法相合作，懷念着世界大戰的成就和結果，並代表反對全能制度份子的政治家，相對地被人當作笑柄而喪氣。

這在波蘭、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都是如此。無論那個國家，都會有種誘惑，有些國家並且勢所必然，與毫無忌憚，準備用野蠻武力的某國締結最優的條件。我們祇有希望德國人那句「樹高千丈，不能昇天」的俗語會得發生作用，並望捷克命運的反應不會完全是單方面的。

現在所靠賴的大半在於英法兩議會的態度，以及他們認為應付減損他們地位所必需的新步驟。

回顧最近數年的情形，目擊龐大的軍力和政治力因缺乏領導和明確的目的而浪費，能不令人寒心。截至目前為止，英法兩國以及惟其馬首是瞻的許多國家，並無堅定的立場來制止納粹的威脅。在每一個階級，當每一次條約被破壞的時候，這兩個和平國家老是舉棋不定，缺乏先見之明，以致步驟不能整齊。

我們看到幾個目空一切的人，在他們的手中握着一個大的命運，正在睥睨西歐民主國家遠較優越的勢力。

失望是種罪孽。我們必須從不幸之中學習增進將來力量的方法。在我們的領袖之中，一定不缺乏那位奧國軍曹（按指希特勒）的精神，他在一切都失敗之餘，於德國似將從此陷入混亂之中的時候，毫不猶疑地對戰勝國家的廣大的隊伍大踏步前進，而一改以前的局面。現在不是失望的時候，而是鼓勇和重建的時候，我們目前應該有的就是這種精神。

本文譯自 Hongkong Telegraph，作者為英國保守黨領袖而與張伯倫持論相反的人物。——涵蒙附註。

美國與張伯倫政策（辛君）

美國，由於地理上的隔絕，以及自足的經濟，便常感到對國際和平所負的責任要比別國輕一點。如英國那樣，領地遍全球，萬一國際無法紀的行爲繼續下去，他當然要受到比美國更大的危害，因此，他的態度就不得不比美國更堅決一點。

對歐洲事件，美國人可以取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一下子要求英國對和平多多努力，一下子又反過來責難他對捷克不積極幫助。他們不願意自己的政府擔任危險工作，却要怪英國政府不把這工作擔任起來，而且，在許多採取同樣政策的國家中，他們對英國的責難又最嚴厲。這有兩個理由：一，美國對英國的注意最深，所以對別國可以忽視的問題，對英國却不能輕易放過；二，美國覺得英國處理國際事件的力量最強，因此不能責於別國者，獨能責於英國。

大部分美國人所以不滿於張伯倫政策者，乃是因為他不能領導各國，以抵制獨裁國家的伸展，因為他批准了這些侵略國的贓物且與他們結納。如果在艾登任外長的時候，英國對獨裁國家讓步，在美國人看來，那是因為英國實力不夠，別有苦衷，所以不得不暫時退守，再相機進攻。但是在張伯倫和哈里法克斯的時代，美國人却以為他們害怕共產主義，所以寧願與法西斯聯絡，而以別的民主國的利益來犧牲。

這固然是張伯倫平時與艾斯特子爵夫婦等親德派過於接近所致，但同時也由於英國反對派的宣傳與活動。他們因沒有職位，所以有更多的空閒和更少的責任，可以對美國人隨便說話。他們在英國本國難以活動，但是在美國却博得了莫大的同情。

另一方面，英國的保守黨似乎也並不關心外國對他們政策作何感想。他們彷彿覺得這並不重要，即使感到重要，也並沒有盡力去糾正。

張伯倫自己當然並不是完全沒有感覺到。當時美國曾有人傳說，張伯倫自己曾寫了一封信給美國當局，叫羅斯福總統對英意協定發表了一段出人意外的意見。這傳說固然

被否認了，但羅斯福的話却顯然是受英國影響的，並不是一種美國自發的態度；而同時，又有人說，那是哈里法克斯致赫爾的私函所提示的。

但無論如何，美國的輿論却並不能因此而挽回。美國人至今還以為上次參加世界大戰，乃是出於英國的煽動，實與美國本身利益違反的；因此，他們對於英政府方面的宣傳，始終懷有戒心。英國祇有坦白說明他當前政策的性質，以及為什麼要採取這種政策的理由，那纔能博得美國民意的瞭解；一切間接的手段是完全無用的。

美國輿論是一個不固定的流動的東西，他也並不是對張伯倫懷有不可諒解的敵意。張伯倫政策的擁護者最好能向美國說明，英國的陸海空軍在這時候都沒有準備好，因此不得不暫時敷衍德意，以拖延時月，而一方面作積極的準備。但如果說英國根本無力作戰，美國人是決不肯相信的。美國不相信英國會根本無力阻止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亞及西班牙，因此，他們對張伯倫政策就不免發生疑慮。但如果能夠指明，在一九三五到三七年這幾年間，正是獨裁國家軍備達於最高峯的時期，在這個時期暫時避免衝突，正是爲了將來

的養精蓄銳——如果這樣說，美國人似乎也沒有理由完全不被說服。

美國人當然是不喜歡戰爭的。如果美國能相信德意的欲望有滿足的一天，同時又相信英國的話是誠懇的，他再不會來犧牲別個民主國家了，那麼，他們當然也會同情於這種為和平的努力，以圖倖免於戰爭。不幸的是，他們現在對於這兩點是都不敢相信。他們在這一點上也是同情於英國之反政府派的。他們以為德意決不會到手了一點就滿足；同時以為英國縱然把中、阿、奧、西、捷完全犧牲了，到最後，還是不能保全其自己的利益或和平。

美國自然也有些比較持重的人，並不輕易批評，或甚至相當同情於英國政策，這種分子，尤以國務院中上層分子為多。他們以為英國實有其不得已之困難；同時又說，英國固然未在阻止法西斯進展上盡了他充分的力量，但是袖手旁觀的美國却是不配批評的。

又有一些消息較靈通的美國人，雖然對於英國不能阻攔侵略者表示莫大遺憾，同時也願意美國參加制裁國際暴行的工作的，但對英國也不願過於責難。例如羅斯福與赫爾等人，都不願意美國太不問外事，他們極想叫美國也擔當起國際事件的責任來，他們以為

如果失去英國的友誼，美國便將越發孤立。如果美國想干涉外事，無論英國怎樣不能令人滿意，但總是一個必要的合作者，因為除英國之外，實找不出第二個有力的國家了。

在英美貿易協定的長期談判中，赫爾一般人之所以能如此忍耐，也可以由上面所舉理由來解釋。美國所要求於英國的讓步，英國是遲遲不肯答應，但是赫爾還是悄悄的等着機會，以避免激動美國人民對英國政府的感情。

近數年來英國固曾激動了美國的許多惡意，例如一九三二年斯汀生的坍台，一般以為是西門在作怪。一九三四年又停付戰債，又不能實行石油制裁，又有什麼霍爾拉伐爾計劃等等；但是，德意日各獨裁國的行為自然更激動美國的憤怒，因而對英國的不滿便顯得無關宏旨。英美兩國在邦交上無論如何是日漸接近，但造成這種接近的却並不是英美兩國的外交家，而實是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美國並不是特別有愛於英國，實在是因為別國太討厭了。如果美國要加入國際事件的漩渦，他們還是不與張伯倫政策採取一致行動的。

法國怎麼辦呢

(Genevieve Tabouis)

法國的在野黨，現在又以輕蔑的態度，談到一位新魔鬼來了。我們不能否認：即使最悲觀的觀察者——我把自己也計算在內——也不相信法國會不遵守她與捷克所訂的條約，達拉第在明興會議前幾星期神聖地宣稱不能破壞的條約。

但同時遇到些什麼呢？為什麼法國於鼓勵捷克抵抗以後，又在九月三十日加以捨棄呢？除了達拉第和龐萊在戰爭的威脅之前畏縮以外，什麼都沒有，雖然勝算是操在他們的手中。使國界變色的決定因素是階級利益。有三種階級可加斷然劃分，那就是貴族、財閥和勞動大眾，前兩者握着權力的樞紐。在法國，許多人以為目前的社會制度不能擔當一戰，即使勝利屬於民主國家。在這種情形之下，法國的內閣閣員一方面企圖保持一貫政策，一方面又贊成或至少容忍那種與他們政策相反的意見的構成。

民主國家與獨裁國家如果發生戰爭，蘇聯即處於舉足輕重的地位，這是法國貴族、財閥和高等資產階級所最憂懼的。除此以外，在戰與不戰兩極之間，還有種種考慮。例如法國的人口日見減少，因此發生法國是否能夠支持再流血的問題。接着還有防空問題，法國可資保衛巴黎及其他都市的飛機，數目不夠。過去對於保護首都居民的設施，又一無舉辦，大家恐怕要疏散他們就必得有四十天到五十天的功夫。

達拉第和龐萊到了倫敦。張伯倫看到這兩個法國閣員，缺乏爲其捷克同盟國堅決作戰的熱誠，於是提出了一個所謂英法計劃，這計劃使英國的援助須隨張伯倫斡旋的失敗而定。援助云何即派遣遠征軍赴法，艦隊總動員和其他辦法。其餘就只有讓步。

英法計劃及其所加於捷克的犧牲，引起了極大的憤慨，但這又被報上所宣傳的自決權這個熱極一時的題目所遮掩了。這個題目，根本不適用於目前的場合，所以參加宣傳的人，自己也不知所措。

巴黎的內閣時常開會，並且依然政見紛歧。每次閣議，老是以達拉第所提出的結論：即

德國如果攻擊捷克，法國將與她的同盟國站在一起盡其責任來結束。這個結論常常不顧總統勒白倫及龐萊、旭丹、蒙士等閣員的反對而提出。

龐萊對於首創明興會議，至少應負一部份責任。他告訴報館訪員說，旁賽大使同時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提出這個建議，是受了他的訓令的。

此舉適逢法國的動員將近完成的時候發生，當時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曾經三次要求意大利動員，蘇聯準備有所舉動，美國也從二件重要的總統咨文中表示對危機的嚴密注意。當時德國不敢戰爭的心理愈加明顯。這從黎白少將、漢納根將軍和里契多芬飛機隊長布登沙茲大佐等於九月二十六日晚上九時的行動上可以得到證據。他們買通總統府的收發，要想遞一件密封的書信給希氏親閱。但領袖並未接見他們。翌晚他們又來，仍被拒見，於是他們將信留交給他。據可靠消息，內容大致如下：

軍事領袖們的焦急，在不下十四頁的原稿和三件附錄上完全暴露出來。信上第一，責備軍政當局人間的缺乏互信，軍中蔓延不滿的情緒，並列舉多次不服從命令的例子。第二，

聲述參謀本部警告戰爭爆發會影響全國士氣，並請求採取非常手段來應付事變。第三，力言軍事領袖對於多次破壞紀律，不得不裝做不見。第四，促起最高領袖注意德國軍事失敗後的結果。第五，詳析勝利沒有把握的理由。第六，直言高級軍官相信戰爭有把握的不到百分之二〇。第七，指出動員計劃應依在中歐速戰目的而部署。第八，敘述俄軍若衝破波蘭，東綫無法防守。最後，附錄還指出即使環境對德最有利，捷克被其同盟國所棄以後，捷克一國還可與德軍爭持三個月。這三個月的戰事必將引起更大的衝突。

上面這封信，不過是危機期內遞交希氏的幾封同樣函件中的一封。

意大利拒絕動員，德國國防軍尚少十五萬名軍官，以及負責當局的互相猜疑，使德國在最後關頭不得不拿出理性。對於這個事實，法國內閣却沒有看到。

歷史是由錯過的機會造成的。在這些錯過的機會之中，一九三八年八月三十日佔着重要的位置。民主國家的手中拿了一副可操勝券的好牌，但們却拋到檯上去了。

正像在四大巨頭歷次說話時一樣，達拉第在明興自己覺得很渺小。他接受了希特勒

所提條件的中心思想，他僅以修正若干形式爲滿足。

民衆們最初是擁護達拉第和龐萊的，因爲他們不情願有戰爭的危險，而甯給德國以小惠，棄置他們負有保護責任的小國。但不久歡呼就消沉下去了，並且雖然達拉第和龐萊在院中得到極大的多數票，而議院裏終於籠罩着前途可怕的恐懼。總理官邸中充滿了混亂，他們瘋狂地物色着達拉第事沒有打算在十月四日所宣佈的新外交政策的根據。

究竟法國能否維持大國的地位，抑將降到第三、四流國家，這須視俄國的態度而定。如果蘇公約仍能存在，再假定法國繼續得英國支持，並決心採取蘇法政策，則她在世界上的地位還可維持。這種政策可使她保持羅馬尼亞的依從，而打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希臘的親德政策。到那時，法國有力量告訴德意說：談判圈中必須讓波蘭和俄國也加入。

他方面，如果法國不直截了當地聲言法蘇公約繼續有效，並爲其外交政策的基礎，則她的外交必將一次失敗一次，一次讓步一次，直到後來只好服服帖帖接受希特勒割亞爾薩斯洛林、墨索里尼割突尼斯的要求。那時候法國的人民會團結如一體，像歷史上數見似

的英勇。但這將成爲太遲了。即使犧牲最優秀的健兒，也不會救得法國民族的生命。

胸懷窄狹的階級偏見，是否會再導法國的統治者輕啓反共鬥爭呢？假如是這樣，那麼法蘇公約的力量將大爲削弱。無論我們高興與否，公理會強迫我們承認只有靠賴蘇俄的幫助，英法才能保持有帝國。

我們應該做樂觀者呢還是做悲觀者？

如果法國的人民，不顧報紙之不幸缺少獨立性，利用它們天賦的智力，明瞭九月三十日是他們有史以來最可怕的一次失敗，並且認清唯一補救辦法只有以全副精力從事國防，一方面在外交界與英蘇密切合作，那麼我們可以做一個樂觀者。

如果不幸法國人民盲目接受四強公約的條文，承受希特勒所作先廢除法蘇公約然後有永久和平可言的宣言，則我們只有成爲悲觀者。在這個場合，邱吉爾的話確是真理。他說：「英法必須在戰爭和受辱之間選擇。他們選擇了受辱，但他們仍舊不能避免戰爭。」

——本皆譯自美國新共和週刊（十一月九日出版）

法國的安全問題 (Pertinax)

直到一九三八年九月間爲止，法國的外交政策始終有着一貫的路線，其目的是要維持在一九一九年到二〇年間所訂諸條約，即凡爾賽、聖日耳曼、特里亞農及奈伊諸約。在最近二十年來，所有的外交部長均堅決主張爲法國的利益，就應支持斯拉夫族的小國，（這些小國均係建立在崩潰了的四大強國，即德、奧、俄、土四國之廢墟上的。）對於這種固定的政策，雖曾有許多批評，同時又有許多人提出主張把戰後各項決定大加修改，但在我們看來，法國對外政策的固執是極有理由的。

我們應該記得，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之所以發生，其主要原因，實在於統治奧匈的日耳曼及匈牙利少數民族之壓迫斯拉夫多數民族；哈普斯堡王朝因實施一八六七年所訂立的聯合條約，便使這個多腦河上的帝國不能自然的發展爲某一種以平等爲原則的聯

邦。維也納的統治一方面受了日耳曼族及匈牙利族特權者的壓力，一方面又看到斯拉夫族於一九一二年戰勝土耳其，因而害怕在他們的境內的斯拉夫人會起而效尤，發生叛變。於是他們就一天天變得更依賴於德國的霍亨索倫皇室，每有困難總要取決於德國，不敢自作主張；於是，在當時真彷彿有一種由日耳曼族支配的「中歐集團」存在着似的。

可是在世界大戰的前夜，德國外交的活動範圍當然不僅限於多腦河及其支流所經過的諸邦。報達鐵路是在匆忙的趕造起來，整個小亞細亞似乎都將陷入德國的勢力圈內，而英俄法諸國政府則已放棄了抵抗的希望，土耳其的軍隊實際上差不多全在德國軍事顧問團的掌握中。倫敦與柏林之間又訂立新的協定，準備要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其第一次協定係於一八九八年訂立）。如與德國勢力相較，英法俄三國的聯合勢力仍是渺小之至。同時，一般人還疑懼俄皇也許竟會對德國屈伏，因為如一旦發生戰爭，社會的騷亂勢將不能倖免，而革命的預兆亦已頗為顯然。一位德國外交官在一九一四年之夏對自己的政府說，最好不必用武力來解決，因為英國已處處讓步，德國正可利用這情勢以獲利。

德國的夢想差不多快要現實了，但終於漸漸的在戰場上消失。因為在一九一四年七月，法國共和政府正在樸恩凱的堅強領導之下，他毫不遲疑的履行了一八九二年法俄防禦同盟的義務；同時，德國之侵犯比利時中立，又引起了英國輿論之公憤，使英政府感到應該及早打倒羽毛未豐的德國霸權，於是就加入法國方面作戰。這一場延長五十一個月的戰爭，乃是奧國開端的。因此，其所造成的結果便是諸民族脫離奧國統治而獨立。可是在歐洲中部及東部，各被壓迫民族，特別是奧匈統治下的斯拉夫族，却與其他種族混居着，致使幾個新國家的疆界，不能與真正的民族疆界相密合（其實最好應用交換居民的辦法，但這辦法在當時是做夢也沒有想到）而且，在決定疆界時，協約國還不免考慮到經濟、戰略等關係。但無論如何，在一九一八年後，受異族統治的歐洲人比以前總大大的減少了。

在政治關係上煥然一新的歐洲，其領導權是落在法國手裏；法國除了對海外殖民地關係之外，並不是一個帝國，而是一個堅實的民族國家，國中並沒有異族的成分，不致發生人種的問題。於是，國際聯盟組織起來，其目的是想造成一種國際的機構，以後如有糾紛，

可以不必用武力來解決了。但因鑒於在新秩序之下，並不一定說無人敢嘗試軍事侵略，且國際公法亦未必能被普遍的尊敬，所以便在國聯的規章裏定下了具體的制裁條例，即著名的第十六條；又因鑒於經濟及軍事制裁之不易辦到，未必五十多個會員都能執行，所以大家覺得想保持歐洲之政治及領土現狀的諸國，實有互相結成聯盟的必要。

這就是法國在戰後所行結盟政策的來歷；它首先與波蘭訂約，到後來又發展到捷克（一九二四年）及蘇聯（一九三五年）小協約的締結，目的是要拮制匈牙利；波蘭與羅馬尼亞的聯盟，主要目的是對付蘇聯；法國、南斯拉夫、羅馬尼亞三國間的條約及外交談判（這些條約並不包含什麼軍事意義），其精神多少也是類似的。凡爾賽和約規定萊茵區不能駐軍，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六日的羅加諾條約又重伸此義，這又使法國佔了軍事上的優勢，且對諸小國亦頗為有利。

這便是凡爾賽和約及以後十二年間各條約所造成的歐洲形勢。這形勢的衰落始於東非戰爭。如果歐洲各國能以國際法來對付羅馬的法西斯政府，則一九三一年中日戰爭

所造成的結果亦不致如此巨大了。後來德軍重佔萊茵區域，「集體安全」便又衰落了一步。奧國獨立之被破壞，而最後，一九三八年九月捷克之被分割，更使整個機構完全動搖。

我們可以毫不誇張的說，在一九三八年九月，西方諸國已把一九一四至一八年那一場大戰的戰果完全失去了，而其所處情形，實比二十五年以前更為惡劣。四月二十九日在倫敦舉行的英法會議上，英國方面猶豫再四之後才決定，如果法國為保護捷克的獨立與領土完整而作戰時，英國可以站在法國方面。照這樣，英國既已訂立防禦同盟，如法國被德國無故攻擊，即將起而應戰，那就等於贊助法國維持中歐現狀的政策。可是，捷克雖為法國之直接同盟，英國之間接同盟，却終於被放棄而任其受希特勒及波蘭匈牙利二國之宰割。於是各國都明白英法是甯願以同盟者委諸德國而不願發生戰事的。

德國的野心是無有止境的。捷克在經過了這一番手術之後，便祇能在一種從屬的狀態下生存。集體安全是完全不見了；於是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羅馬尼亞諸國，便無法可施，

祇能與德國締結各種政治的及經濟的協定。從一九三六年或最早的時候起，諸小國均已覺得如發生危難，恐未必會得到任何幫助，於是祇能與柏林或羅馬勾結。例如波蘭，一時差不多竟有欲藉加入防共協定以資自全的樣子。

以後，它們祇能在獨立與半自主兩條路中選擇一條。蘇聯應該會幫它們抵制國社主義之敵人的。但斯太林的獨裁政權至今尚未脫離危機；各種社會偏見，再加上他自己的錯誤行動，已使他在精神上非常孤立；且莫斯科政府自一九三五年五月與法國攜手以來，已明白的表示，如沒有西方國家來發動，它決不願牽涉到歐洲的戰渦中去。至於意國，它是集中全力於地中海及北非方面，大致將與德國永遠同進退了。除非意國放棄侵略政策，它的經濟困難是隨處都需要較強的德國來幫助。

有許多人說，英法政府之想維持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其實是越權的，且據九月二十一日任錫曼的報告，又與事實的真相完全不符。對這種論調，我們決不能十分重視，任錫曼爵士決不能算是中歐政治問題的專家，而他的報告又有許多地方都自相矛盾。他與英美一

般人士有着共同的偏見，以為政治問題可以就其本身來解決，無需以軍事力量為支持的。以前有許多人反對凡爾賽和約的規定，也就犯了與任錫曼同樣的錯誤。他們以為歐洲的各種勢力衝突可以獲得一種各方面都滿意的平衡，而無需依仗武力。這實是一種幻想。整個歐洲歷史就是一部鬥爭的歷史，這鬥爭或發生於一國之內，或發生於各國間，但其基本性質都是一樣。我們固然可以說，正義是在為歐洲的自由而鬥爭者這方面，但如沒有人力及物力的優勢，這種歐洲的自由也就無從保持。

在整整十六年中，英法是保有這種優勢的。它們祇要伸出一個指頭來，就可以阻制德國的復仇。舉一個例子來說，在一九三六年三月間，德國的軍官就接到指令說，祇要法國的軍事動員一實現，德軍就要退出他們所奉命侵入的萊茵區。在當時，法國實可以不費一彈就恢復一九一九年的歐洲局面。我們要找一件比這個再便宜的事，恐怕是不容易了。這以後，新的德帝國便日益鞏固，而其手段也日益毒辣了。

從這裏可以得到結論說：英法二國花了這麼許多財富及鮮血才換到的歐洲和平，却竟沒有力量使之持久。這就等於一位投資家花了巨額的款項來建立一個工業計劃，但到後來，却因為不願拿出一張五元鈔票而任其瓦解。現在，他們所臨到的工作是日益困難了。即在去年夏季，希特勒亦祇有藉其空軍實力，方有勝利之望。但如軍事行動延長三個月，而德國空軍猶不能使英法的軍事及工業無法活動，則德國即將失敗無疑。德國要從事長期戰爭實不可能，它的供給來源之貧乏不允許它這麼辦。

到不遠的將來，德國就能獲得中歐及東南歐的資源，到那時候西方諸國所處的情勢，將比去年九月間尤為困難。我們固然可以假定，即到那時候，西方諸國也不致於一下子就被擊敗，且其原料及戰事需用品之豐富，海運的便利，美國的幫助，以及充足的人力與武器，還是能使它們佔到相當優勢，祇要它們在最近的十二個月間能積極準備，不稍假借就行；但是，如比到數月前所需的氣力，却已經不可以道里計了。

在明興會議之後，英法二國當局均屢次宣稱即刻要修改兩國以前對外致策的原則。

這自然是一句空話，頭腦清楚的人決不會永遠受其蒙蔽。達拉第與龐萊二人在十月二十七日及二十九日舉行於馬賽的激進社會黨會議上，曾說明將採用的新行動之方向。張伯倫也在十一月三日下議院開會時，對這問題自動的解釋着。究竟是什麼辦法呢？他們所說的，無非與德意妥協而已。

他們說，明興會議以後，我們已達到一個歐洲和平的新時期；至於何以在九月二十九日及三十日在明興發生的事情決不致從新發生，而西方諸國與柏林羅馬軸心之間的一切懸案也定能解決一層，他們却說不出所以然。除非明興協定有一種諒解的性質，並不完全因懾於德國的兵威而屈伏，則他們這些說法，就是毫無意義的。

英法二國當局果真以為簽定明興協定是值得驕傲的事嗎？不，他們以為驕傲其實是假的。他們並沒有把內心的思想發表出來，他們為顧全面子起見，不得不把明興協定作種種樂觀的解釋。他們叫民衆這樣想：英法二國雖失去了在中歐及東南歐的勢力，但仍能集中全力於海外的帝國，並好好的利用各殖民地所包含的無限財富。他們又輕輕的說：最好

是把一九一九年所得的殖民地之一部分讓還給德國，這樣，英法的其它領土就可安然無事了。除了這點之外，當然還要使意大利獲得滿足。說不定對意大利倒應該給予一點好處。這樣墨索里尼就不會死死的拉住希特勒，而希特勒就祇好把德國的要求減低一些。但這種辦法而要找一個很健全的理由，却始終不可能。

德意二國正在奪取地中海西部的戰略要點，法英的交通線是受到了嚴重的迫害；如德意更佔到非洲的領土，則其地位將日益鞏固。若不幸連託戈蘭及加美隆沒入於德國掌握，則柏林羅馬軸心在取攻勢時又將佔到極大便利，而英法兩國在大西洋上也失去行動的自由了。

如要對各獨裁國作整個的解決，就非提出空軍及陸軍軍備的限制問題不可；但一提出這問題，就又会發生許多新的危機。德意兩國現在也正在恐懼英法的擴充軍隊，當然想要保持它們在空軍方面的優勢；它們一定會主張現在這種勢力的分配應該修改，而提出「質的限制」這問題來。這一提出，就可把英法的新式武器一掃而空。如實行質的限制，便

又是獨裁國佔了便宜。獨裁國的工業全在政府手中，它們儘可祕密製造各種新式武器。而各民主國則因條約關係，不能製造。到那時候，每有國際糾紛發生，英法就祇好被迫讓步，直至淪爲二等國而後已。以前，各二等國都是藉英法而維持其地位的，例如比、荷、葡諸國之能擁有海外領土，亦是間接的靠了英法，若一旦英法失其中心地位，則一切都完了。

從上面這些說明，我們可以得一個總結：在目前這情勢下，如英法不自己準備起能與德意等量齊觀的軍備來，則一切外交談判都不會有什麼結果；同時，國中的精神動員若不積極進行，則亦是沒有辦法。即對蘇聯，多講外交也沒有大用處。如果情形愈變愈糟，我們還希望從蘇聯得到若干幫助嗎？在斯大林政權之下，蘇聯還可能給予我們幫助嗎？民主國在去年九月間所受到的外交上的失敗，其原因是在於英法國內輿論的分歧，蓋以英法國內有許多人都願引起國際的衝突，生怕替社會革命造機會。有許多人及報紙對德意的獨裁者竟還抱有相當好感，也是這個原故；法國報紙的歪曲事實，不讓人民知道情形的

真相，而達拉第竟會受國內的擁戴，其實也是這個原故。

在最近的將來，有兩個問題可以來解決英法的外交方針，究竟如何。第一個問題，是法國的經濟金融處理問題。新任財長雷諾究竟是否能造成工業生產的從新穩定，取消人民陣線時的社會立法，把國家收入提高到十年前的水準呢？法國的陸軍即在將來亦是較德國為強的；但其空軍，如國中經濟機構不革新，則恐怕沒有與德國競爭之望。

第二個問題是關於英政府的。英國究竟是否能夠稍稍採用一點統制經濟的原則，為國防而犧牲一點商業利益，建立與大陸國相似的陸軍基礎呢？張伯倫可能對洲歐局勢張開眼來，不要再掩飾明興協定的意義呢？他究竟會不會懂得，如果英法在國際事件中沒有與德意同樣的實力，則他與柏林羅馬的一切交涉都將是白費辛苦呢？

英法兩國的命運是共同的，其中一國的政策一定可以影響其它一國。

本文譯自大西洋月刊一月號，作者為國際問題有名權威，此係其筆名。——新均附誌。

法國財政之危機

(George Peel)

一九三八年秋，法國的經濟財政狀況甚為惡劣，法國議會因而不得不通過那十月六日的法律，達拉第內閣，根據此法律的條文，有權「對於本國經濟財政狀況之改善作諸種有效的措施。」但是這個全權的有效期間，規定至十一月十五日止。由十月六日起至十一月初，其間懷疑與怠慢使光陰白白飛逝，殊為可惜。其後，忽地裏，財政部長馬桑杜與司法部長雷諾對調。新任財長雷諾經過了五天的考慮，公布了一批法令，共三十二條，分為五大類，舉凡勞動、公共衛生、商業、財政與建設、財政政策以及外僑管理等項，均包括在內。這一大串的法令，由十一月十五日起施行。此外還有第二批已經準備好了，只差不會提出來。這樣的立法，如此廣包，如此複雜，而能夠提出，能夠施行并且能夠迅速完成其必需的程序，是舉世所未嘗有過的。

現在讓我們來研究法國所遭遇的財政經濟之危機其性質究竟如何，然後我們乃可以認知法國當局挽救辦法之性質，並進一步對這些挽救辦法貢獻意見。法國財政雖然複雜模糊，但要加瞭解，也未嘗沒有線索可尋，這條線索就是「戰爭」。爲過去的戰爭及預料中的戰爭而生的支付，成了法國財政上頂重要的一回事。要找這個觀察的證明，我們試來考查法國一九三九年的支出預算；或者更正確些，我們試來考查雷諾調任財長時（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法國的支出預算。這是一個簡捷而正確的方法，因爲雷諾後來對支出預算雖有改變之議，但這個比較上不關重要。

一九三九年普通預算所開列的支出預算總額是六百四十五億。但除普通預算外，還有特別預算，其支出預算總額二百九十五億。兩個總額合計是九百四十億。在這個數目中，若干是撥歸過去的戰爭和將來的戰爭支用的呢？就普通預算言之，那六百四十五億之數，至少有三百七十三億是過去與未來的戰費，其分配如下：第一，公債支出；第二，戰爭卹金及士兵津貼的支出；第三，根據法政府的正式預計，緊急軍事支出。第一項支出佔一百五十一

億，第二項佔七十四億，第三項佔一百四十八億，合共造成了上述三百七十三億之數。

軍國主義使法國每年所費的款項實在不只此數。事實上全部特別預算之成立是因
此而來的。所以特別預算中二百九十五億的支出預算總額，應該加在普通預算中的三百
七十三億上面，造成差不多六百七十億的總額，然後足供戰神的需要。換句話說，在普通及
特別預算中的軍事支出總額，約為歲出預算總額的百分之七十。法國財政經濟到一九三
八年秋之瀕於崩潰，主要原因就在這龐大軍費負擔的增長增高。

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輔因。因為國家的支出，除了軍事外，當然還有非軍事的。而法國
之非軍事的支出，也顯露着重大的凌亂。此其故，與法國的憲法有很大的關係。法國不只在
國外有戰爭，在國內也有戰爭。法國內閣，如果缺乏參院和總統的合作，而又沒有——也不
會尋求——解散衆院的權力，則事事唯有迎合衆院或其中的派系。這些派系之所求，往往
就是公家的錢。所以法國內閣靠贖金維持生命及因繳不出贖金而塌台的事，我們是常常
見到。因此之故，在這方面說來，法國的內閣是世界上最軟弱的政府。

法國憲法中這個不幸的缺點，很清楚地在政費的支出上表現出來。衆院已經變成了一種職業介紹所。一九一四年，全國公務員的數目是六十萬名。這一枝大軍增募甚速，今天已增至九十六萬名，而且如果不設法整頓，明天就要達到一百萬的數目。除此之外，現在全國有五十萬鐵路職工，較一九三六年的四十萬增了十萬人。另有支領國家卹金的四十萬人，支領鐵路卹金的二十萬人，在職及告老的地方官員三十萬人。法國將要變成一個官僚政府的國家。

國力要爲戰爭及官員而支出，其結果使國家的財政經濟蒙受顯著的影響。工業生產之遭受損害爲無可避免的。一九三八年的工業生產比較一九三〇年至少減低了百分之二十五，而同時期他國的生產却有較前增高的趨勢。現在法國的工業品輸出總額比較一九三〇年減少了差不多百分之五十；而且有幾個輸出品市場已經完全喪失。因爲這個原因，布疋的輸出減少了百分之八十七，棉貨減少了約百分之九十四。當英國建築業升高百分之百的時候，法國的指數却下降百分之四十。這無異說，法國幾乎停止建築屋宇，法國人

的住宿生活在頹敗中。

中央政府的支出對工業生產所加的損害，不只用這兩個直接的方法，牠還用間接的方法與以打擊。過去四年間，中央政府已經吸收了全部的國民儲金，雖然種種減低利率及給予商場以低利墊款的人為手段都已用過，法國的貸借市場依舊變成了世界上利率最高昂的。一宗抵押借款，其利率決不會低過一分或九厘，一個私人告貸者，如果是穩實可靠的，要借入資金，也須答應付給一分至一分二厘的利息。中央政府也因為獲取資金的困難，對於發行種種證券以達到這個目的的辦法也不加注意了。這種衰敗情況是由資金短缺而來的，而資金之所以短缺，主要是因為那個幾乎唯一的告貸者——中央政府——不斷告貸的原故。

除此之外，中央政府給予工業生產的損害，還有從直接立法而生的。一九三六年夏秋兩季訂立的社會法規是頂好的說明。這些法規對於當時勞動階級的一個頗有革命性質的運動，不得不加以裁判。這些法規確實是太落伍的。雖然對某幾方面有益處，但現在看來，

整個法規未免來得太匆遽而且太猛烈了。牠們突然地把勞動時間由每星期四十八小時減為四十小時。同時創立了一個可以說是含有兩星期日的星期，即是，五日為一星期，每日工作八小時。每小時的工資率大為增高，所以放假日的工資作雙工計。如此這般的辦法，其結果便是國家的生產各部門都受到打擊，從而國家的經濟財政狀況便不得不陷於惡劣了。

雷諾為應付這樣的情勢，擬訂出一個三年計劃。他的目的是以三年的時間來求取法國經濟財政平衡的逐漸回復。他希望首先能得預算的平衡。根據他的話，一九三九年要是「一個適應形勢及着手第一步工作的時期。一九三九年過去了，跟着來的一年是另一個建設的困難期……不到一九四一年，法國不能夠希望得到一個穩定確實的經濟——財政的平衡。」

雷諾就任財長後所要應付的一九三九年全國歲出總額，係由六個項目構成。這六個項目是：普通預算的歲出，特別預算的歲出，減債基金的歲出，地方政府的歲出（中央政府

對各地方政府（預算要負間接的責任），鐵路短收的歲出，以及公衆事業的歲出。六項支出數共計一千三百七十億。歲入方面，大概只有普通預算的收入，減債基金的收入以及地方政府的收入，可資運用。其總額不過八百五十五億。收支對比，不敷之數達五百一十五億。如果加上事實上必有的特別支出，其數可以達五百五十億之巨。雷諾對此有何解決辦法？筆者現在把他所提出的辦法簡述如下。他的辦法是徵收新稅，增舊稅率，節約支出，如是在一九三九年可望獲得二百億。但不敷之數是五百五十億；除此二百億，還短少三百三十億。試問有何辦法使收支平衡？

辦法不是沒有的，但總逃不了等於借債的辦法。第一步，由國家銀行代財部墊付，這樣可以獲得一百億。第二步，將國家銀行的存金，由現在一百一十法郎等於一英鎊的價值，從新估值為一百七十法郎等於一英鎊，這樣可以創造出約三百一十億，財政部從國家銀行取得這筆橫財，不旋踵便拿來償還欠國家銀行的債務。如此辦法，財部顯然可以從國家銀行那裏獲得更新的信用，假如議會方面改變了現行慣例的話——現行慣例是不許擴大

這種「暫時的」信用的第三步，權且向貨幣市場用短期票據吸取現金。從資本市場吸取公債，至少需時六閱月然後有結果。

法國政府怎樣設法避開眼前迫切的需要，我們已經說過了，現在來作較廣泛的觀察。有人會以為法國人民陣線，由共產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和急進派組成，在衆院具有絕大的權力，雷諾的計劃如果想實施，對於陣線中的前兩種份子至少要取得相當程度的諒解。但是相反的雷諾的計劃是純粹急進主義的，正統派財政政策的，絕對個人主義違反國家統制的表現。那兩種份子所最注重的徵收資本稅，此計劃沒有提及，許多前進人物所贊成的外匯統制（藉此停止資本家將資金輸出外國），此計劃也沒有提及。對於地租之強迫更變，也不理。此外，每週四十小時工作制——這是人民陣線的寵兒——實際已被拋棄，雖然原則尚存，被認為基本的工作期間。租稅是增加了，共計約一百億。直接稅與間接稅差不多平均地負擔起這個數目。間接稅加在貧窮的納稅人身上的重負，已經是有目共觀的現象。事實上這個計劃很有一種緊縮的氣味，這是人民陣線所受不了的。

可是此計劃有另外兩個緊縮原則是很健全的。過去數年間，英法兩國的經濟學者都主張以國營工廠爲救濟經濟不景氣的不二法門。但法國的苦痛經驗却發現「過去數年之所以屢次陷於惡劣境况，原因在於當國家化了一百億在大規模的公衆事業上的時候，私人工廠便要棄置了二百至三百億，因爲利率及物價增高的原故。於是國家間接減少了產業的週轉。」這是達拉第和雷諾向法總統呈遞命令引端的聯合備忘錄所說的話。

另一緊縮原則可以由裁減公務員的準備上看出來。過去十五年，法國政府曾經用許多方法以求減輕法國財政的這種負擔。該備忘錄却說，「所有這些努力都是徒勞無功的，一看政府職位之陸續增置及公務員人數之陸續增多，便可知道。」現行制度犯着疊床架屋及互相抗衡的弊病，是應該廢棄的，一個系統的而且全盤打算的裁撤，實在很有必要。不過這樣的計劃曾被認爲太激烈，太不平，反對者不少。雷諾却想出一個辦法：任命五人組織一最高行政改組委員會，負責於一九三八年末擬就減政方案。這個辦法含有向下列各方面諮詢研究的意思：內閣各部之行政組織、兵工廠、運輸以至國營的一切機關，都在被諮詢

研究之列，而不忘各地方政府對此種種事業的領導權。所有這些，如果站在財政的立場來說，可以歸納爲上述備忘錄所寫過的話：「我們反對膨脹政策。」

但我們不能說這個反對將會達到過分的地步；剛剛相反，雷諾的三年計劃指明了自由信用政策才是法國經濟政策的基石。中央及地方政府支出的緊縮，將爲產業資金的充裕的對照。而產業資金之所以充裕，因爲海外資金見本國信用回復，將陸續歸來，同時此等海外歸來的資金，其可用性將比國家現時所吸取的儲金爲大。

拉瓦爾在一九三五年行過緊縮政策而招致不幸的結果，今日雷諾也行此種政策，其結果是否陷於不幸，關於這一點，我們要記得一九三九年法國歲出總額的不敷數目是五百五十億，其中要用緊縮方法來應付的僅二百億。此外還有三百五十億，只能夠用直接的或間接的膨脹方法來應付。現在雷諾的計劃似乎在緊縮與膨脹的夾峙中安然前進，將來或許因爲不再把法郎貶值而進行更形順利。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間那幾個月，法郎的匯價變動狀況似乎指出了現在的法郎匯價是很適宜的，即是英法的物價水準業經獲得平衡，

所以法郎的價值可以說不會被抑低或抬高過。過去在一九二八、一九三六、一九三七、一九三八這幾年中，法國都試過貶低幣值，現在如果能夠不再來一次貶值，那是法國之福。法郎因幾次貶值，其包含金量由最初的三二二·五八降至今日的二七·六克。

困難的一件事乃是從人民陣線執政之後，法國不得不屢次舉債：一九三六年，三百億；一九三七年，四百億；一九三八年，四百五十億；一九三九年，預計五百五十億，如上文所說明。同時在舉債之年，她不得把法郎貶值，而且招致經濟生活的混亂。

雷諾着手擬這個三年計劃的時候，以一篇「總報告」作序言。關於這篇報告，英國的經濟學者（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九日）曾有恰當的描寫，稱她為「一篇任何地方或任何語言所不會出現過的最有力而漂亮的政府文告」。該雜誌又論及這個計劃「對於民治國家所曾賴以繁榮的自由經濟制度，來一個使之再復強化的忠勇企圖」，這個企圖要獲得成功。筆者在贊同這些話之餘，對於保護貿易制度所加於法國的桎梏，希望能夠放寬多少，或進一步完全解除。不過可惜現在還沒有一個法國的政治家看得出：自由貿易將使

法國再踏上繁榮而且安全的途徑。正相反的，我們在這個計劃中看見有對生活必需品加稅之舉。筆者以為這些稅收只會造成紛擾，而且離開了自由的道路。

筆者寫這些話的時候是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三十日，當時法國勞工組織（G. O. F.）為反對這些財政經濟的法令，已經開始總罷工。本文之目的不在說明這件事的意義；只求盡可能清楚地指出目前危機之根本原因，及達拉第政府所提出的挽救辦法而已。從純經濟的立場來說，法國若不採行這個苦澀但有益的計劃（全部照行或略加修改），便是再來一次法郎貶值，二者之中必須選擇其一。

——天行譯自英國當代評論一月號。

法意關係及其待解決的問題 (龍大均)

此刻的歐局，沉悶陰黯，像暴風雨要來之前。極權國家的巨頭發表演說，像空中的一陣悶聲雷，含着滿天的威嚇，却還沒有着地爆發；其中一言半語，可以看作天邊的一綫電光，雖投射於確定的地方，可是它的本身却仍閃爍得不可捉摸；我於三月廿六日墨索里尼的演說作如是觀。

墨氏關於法意關係那一段說話，頗值得注意，他說：

「意法間還沒得着解決的問題，經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向法方提出，敘述既詳且明。此問題係與殖民地有關，且各具名稱，即突尼斯、吉蒲堤和蘇彝士運河便是。法政府對該項問題，本有拒絕商討的理由，然此後兩國的隔膜，若因是而積深，以致無法轉圜時，則法國惟有自負其咎，不能責人。世事正多轉變，吾人願今後不再耳聞所謂兄弟姊妹之誼親屬或甚至混種血統的關係，蓋因吾人的

關係，祇爲武力關係；而此種武力關係，正爲吾國決策的要素。」

這番說話的後段，拒絕承認法意兩國有「同種同文」的兄弟之誼，和法外長龐萊二月七日在上議院所說：「法意在語言、文化、血統這三重關係上本爲同體，」正好針鋒相對。法外長希望意人體念同族骨肉之情，彼此親愛和好，而墨氏已高攀北歐日耳曼族結爲拜把兄弟，竟瞧不起拉丁族的近親，口口聲聲祇說到「武力關係，」威嚇法蘭西之意，溢乎言表。可是，墨氏還沒有發表具體的要求，僅提出關於突尼斯、吉蒲堤和蘇彝士運河的問題。他老人家對於這些問題認爲應該怎樣解決，既沒說個明白，去年十二月十七日對法的照會亦不過通知取消一九三五年的法意協定，只引起問題而無具體的要求。因此，在這次演說中，墨近雖已確定談判問題的範圍，然解決問題的主張若何，却仍閃爍得不可捉摸。

爲着推測法意兩國將來怎樣解決他們的問題，我們就得首先探索那些問題的由來，而爲着了解那些特殊問題的由來，我們還得先把法意兩國的一般關係，加以簡單的說明。法意的關係，在歐戰期間，因共同對德與作戰而和好無間。意國加入戰團是根據一九

一五年四月廿六日成立的英法意三國公約。這公約第十三條有這樣的規定：「協商國戰勝後，英法分割德國非洲屬地以增加各自的殖民地時，須承認意國得索取相當的報償，尤其關於非洲意殖民地和英法殖民地邊界問題的解決，須採取有利於意國的處置。」戰後，英法履行這種義務，英國把埃及及西部邊境和東非的一些地方割讓給意大利。法國亦根據一九一九年九月十二日協定，把北非阿爾及利十二萬五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歸併於意屬特里波里，此外，關於意僑在突尼斯的教育、納稅、經商等特殊權利，亦有相當的讓與。可是，意大利參戰，犧牲甚大，僅取得這一點報酬，認為上了法國的大當。墨索里尼掌握政權以後，以喚起民衆恢復古羅馬帝國的版圖為職志，與法國在地中海的利益當然互相衝突，但為着防範德國和保障奧國獨立起見，兩國當時仍維持相當的聯繫。法意在一九三五年訂立協定，巴黎政府對意復割讓非洲殖民地數小塊，並將由吉蒲堤到阿比亞尼首都的鐵路股票二千五百股出讓給意人，這是法國對意第二次的報酬，當時意政府曾聲明這是兩國舊帳最後一次的清算。

其實，一九三五年法意協定的重大作用，不在法國割讓自己的一點殖民地，而在把整個阿比西尼亞送給意大利，這雖不見諸協定的條文，可是事實上，阿國的命運是早已決定於巴黎政府的諒解。其後國聯因意大利征阿而加以經濟制裁，徒具形式，連煤油封鎖亦做不到，這是全靠法國在裏面替意賣力的緣故。法國一方面要維持國聯的場面和對英的友誼，一方面又要拉攏意大利，所以弄到態度狼狽而外交方針絕不明澈。

國聯對意經濟制裁失敗後，照常理說，法意應該恢復和好的關係，然而却做不到，爲什麼爲的是俾斯麥的幽靈在那裏作祟。原來希特勒這小子，本不懂得什麼外交政策，可是給那位鐵血宰相的靈魂纏了身，居然運用起那套「聯意制法」的傳統法寶，鼓動意向非洲發展，讓自己可在歐洲爲所欲爲。這麼一來，就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成立了「德意軸心」。這根軸心把法意的關係打得碎粉。

英國的張伯倫，眼見事情變得太糟，就拿「現實政策」做護符，向意大利賠個不是，重修舊好，於去年四月十六日訂立英意協定。法國站在英國的後面，亦想對意伸出手去，豈知

墨索里尼竟板起臉孔，不加理睬，且在五月十四日的熱內亞演說中，公然指出法國是意的仇敵。這樣，給巴黎的人民陣綫政府一個當頭棒喝。好容易等到九月底的明興會議開過，呈現出「四強合作」的新局面，法國趁着這個機會，派遣大使赴意，希望恢復邦交；豈知這一次還是碰着釘子。十一月三十日墨索里尼的女婿齊亞諾在國會演說，發揮「意大利民族的天然慾望」一番大道理，議員先生們報以「突尼斯科西加」的呼聲，跟着是全意大利的報章起來響應，各大都市的青年結隊示威遊行，一致對法蘭西作領土的要求。到了十二月十七日，意政府正式照會法國取消一九三五年的協定，理由是：這協定雖已由兩國批准，但在外交手續上，還沒有舉行批准的換文；這協定發生效力的先決條件，是訂立解決意僑在突尼斯所享特權的附帶辦法，可是這項附帶辦法，竟未成立，故就國際公法看，一九三五年的協定，還未發生效力。並且，當時訂約的國際政治情況和現在的完全不同，當時可以放棄一九一五年四月廿六日倫敦公約第十三條所給與意國的權利，現在却不可以，因此，意國要把那個協定宣布作廢。法國政府接到這個照會，於十二月廿六日答覆意國，「准予備

案，但同時反駁意方所持的理由，據說：「吉蒲堤至阿京的鐵路股票二千五百股早已讓給意方，可見一九三五年的協定，已開始實行，如何還說不發生效力？」總之，「秀才遇大兵，有理說不清，」一九三五年的協定既宣佈作廢，不消說，法意的關係便正式呈現惡化了。

據我看來，在這時間，墨索里尼正要安排一個「地中海的明興會議」，準備挾英德以臨法，不流血而取得新的領土。今年一月十日張伯倫有羅馬之行，顯然要籌備這樣的會議，好在達拉第做人還機警，當張伯倫經過巴黎的時候，表示謝絕他老人家這番好意，於是張氏到羅馬白走一次，他那把和平的傘子，到底不是一根魔杖，可以當空一揮，消除了地中海上滿天黑壓壓的戰雲！

法國不像捷克那樣願意為和平而犧牲。巴黎政府當局於去年十二月十九日和今年二月七日均向國會作過強硬的聲明：「法蘭西決不把他的尺地寸土割讓給意大利，任何這樣的要求，如要實現，只有訴諸戰爭。這裏所說的法蘭西領土，是把突尼斯、索馬利全部海岸，科西加、尼斯、薩瓦全都包括在內。」今年一月上旬，達拉第出巡北非，檢閱駐軍，是以行動

對意大利的要求作明顯的答覆。法國所以敢於強硬對意，並不是虛張聲勢，而是外交上的地位確已站得穩實的緣故。去年十二月六日法德宣言已約定兩國不再交戰。德外長里賓特洛甫在巴黎發表談話，曾說過：「關於突尼斯事件，這是法意間的問題，與德無關，德國既不反對，亦不能援助，因德意軸心僅限於一般問題，與德無關之特殊問題，並不適用。」今年一月三十日，希特勒發表演說，雖表示助意，然只說到如意受攻擊，德國才援助，要是意發動戰爭，則德肯不肯出兵還有問題。因此，法國對德方的威脅已減少了害怕。同時，英法的合作日益加緊，今年二月六日張伯倫在國會裏正式請明：「如意大利進攻法國，則英決助法。」這樣，使達拉第有恃無恐，而對意的態度越弄越硬起來。

墨索里尼眼看他的盟友滅捷克，併米美爾，一帆風順，而自己從去年十一月底起，發動殖民地要求，鬧了三個多月，還得不着一點結果，正是「思想起來，好不氣煞人啊！」爲了掩飾他的弱點，只好耀武揚威。原來現役常備軍二十萬，認爲不夠嚇人，於是下令動員後備軍，今年一月已徵集六萬，二月徵集三十萬，三月可達七十萬，在索馬利蘭邊境集中大軍，在

庫法拉增築軍用飛機場，在利比亞增加駐兵，由三萬增到六萬，巴道格利歐元帥且親到那裏巡視防務。這樣，意大利人表現出「要求不遂就要打起來」的姿勢。

法蘭西人自然亦不肯示弱，今年以後，調兵遣將，忙個不休。據阿兒孟哥將軍的研究，法國在突尼斯的防務異常鞏固，不獨不怕意軍來犯，而且乘勢反攻，還有奪取意屬利比亞的可能。在紅海口，巴布厄爾曼得海峽附近的一些地帶，本依照一九三五年的協定割讓給意國的，去年十二月十七日意既宣佈把這個協定作廢，最近法軍便收復其地，駐兵六營，以加強吉蒲堤的防守。由此可見法軍準備對意作戰已無微不至。墨索里尼恐免不了有「偷雞不着蝕把米」之歎！

法意關係既陷於僵局，怎能找個轉圜的餘地呢？「解鈴還是繫鈴人」於是墨索里尼趁着法西斯黨軍成立二十週年紀念日之便，發表演說，正式打開談判之門。他第一次把突尼斯、吉蒲堤、蘇彝士運河三個問題正式提出。巴黎方面，雖堅持不割讓領土的原則，然並不拒絕關於這些問題的談判。將來這些問題如何解決呢？讓我們在這裏逐項做個簡單的檢

討：

(一) 突尼斯問題——法國佔據突尼斯始於一八八一年，淪其地爲保護國。這當然使近在咫尺的意大利發生妒忌。並且，從一八八一年到一九一四年這期間，意人移殖於突尼斯的人數日衆，更因此而引起兩國外交上不少的糾紛。在一八九六年，兩國訂立協定，法國承認該地意僑享有數種特殊的法權。其後，這個協定期滿，還繼續延期有效，直到一九三五年的新協定成立爲止。在新協定中，規定居留突尼斯的意大利兒童在一九四五年三月廿八日以前出世的仍爲意大利人，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五年之間出世的，有權選擇法蘭西的國籍，在一九六五年以後的成爲法蘭西的子民。至於意大利在突尼斯所設立的王家學校，在一九五五年以後，須改爲私立學校，受法蘭西教育法規的支配。

這樣的規定，在一九三五年墨索里尼勉強答應，爲的是騙取法國容許他在阿比西尼亞的行動自由。現在情勢大變了，所以他就回頭不認賬，宣佈把那個協定一筆勾銷。那個協定既經作廢，那末，依照墨氏的主張，便應該怎樣辦呢？當然，他很想把整個突尼斯併入意大利

利帝國的版圖，然而，事實上還辦不到；退一步，他只好要求在那裏自由移民，永久保留意人的國籍，並受法西斯特殊的教育。

可是，在突尼斯的意大利人已超過九萬四千，而法蘭西人僅有十萬八千之數（根據一九三六年的人口調查），兩國的人數相差不遠，法國政府當然要限制意人入境，以免發生「喧賓奪主」之勢。至於國籍和學校問題，修改一九三五年的協定，似乎法國方面還有相當讓步的可能。

（二）吉蒲堤問題——在意滅亡阿比西尼亞之前，意人居留於吉蒲堤的不過十餘人。現在意人已達二百五十二人，全境歐洲人亦不過二千之數。意人目前特別垂涎於這個地方，為的是一它是阿比西尼亞的天然良港，阿境對外貿易經過吉蒲堤的約佔五分之四。意人移殖於阿境的日多，他們的糧食和日用品大部分還要靠着從吉蒲堤的鐵路運入，因此，吉蒲堤成爲意屬東非殖民地的生命綫。可是，法蘭西亦絕不能放棄這個地方，因爲他的艦隊、商船、飛機到遠東的殖民地去，必須在那裏有個停站，以便於聯絡和供給燃料，喪失了

吉蒲堤，則法蘭西帝國的交通樞紐便有脫節之虞。並且，就軍事上的價值說，吉蒲堤和英屬的亞丁港扼守紅海的門戶，戰時維持地中海和印度洋的交通，這是重要的據點。

法意既同樣要得這個地方，那末，除了戰爭，還有別的解決辦法麼？假定墨索里尼此刻還不敢動武，妥協自然是唯一的途徑。至於妥協的具體辦法，據我看來，可以分爲兩項：其一是由吉蒲堤到阿比西尼亞首都的鐵路問題，這條鐵路現在已有意人參加管理，也許意人進一步要求全路的管理權，這是法人所不能答應的。法人能夠讓步的是把阿皇所有的鐵路股份，當作阿國的公產，全數移交於羅馬政府而已。其二，吉蒲堤的海港問題，法國關其地爲自由港，以便利意國和阿比西尼亞的貨物過境，這亦很有可能。

(三) 蘇彝士運河問題——這個問題不完全是向法國提出的，其實和英國埃及都大有關係。在一八五八年，雷塞普創立運河公司時，發行四十萬股，其中法人認購二十八萬八千股，埃及及總督一萬七千股（其後賣給英人），意人僅認購二千七百十九股，現在運河公司的股票已增到八十萬股，百分之四十五在英人手裏，百分之五十三在法人手裏。因此，意

人沒有參加運河公司董事會的資格。墨索里尼滅亡阿比西尼亞以後，和東非交通日繁，船舶經過蘇彝士運河，要繳納金鎊（自從去年十二月中旬起，每噸須繳通過稅五先令九便士）。這使意大利人覺得頭痛，因為意大利正缺乏黃金和外匯，所以他們要求「蘇彝士運河國際化」。換句話說，就是不須繳費。但在道理上，很說不過去，因為管理河道是要花錢的，運河公司是私人營業社團，他的營業權是埃及政府特許的，每年須對埃及政府繳大筆的年金，並且在二十九年後，運河管理權，應由埃及及政府收回。故法政府對於墨索里尼的要求，本沒有權來答應。目前，意大利人知道不繳通過稅是辦不到的，故改爲要求減低稅率，但運河公司說：「現在船舶的稅率較三年前已減低百分之二十三，旅客的稅率更減低到百分之五十。埃及政府正加徵營業稅，本公司負擔太重，礙難從命。」意大利人更要求參加運河的管理，先決問題是法政府能不能把法國資本家所有的運河公司股票，割愛出讓一部分給意大利人。自然，這是生意經，只要意大利人有大筆現款交出，這宗買賣總有成交的可能的。

總而言之，以上三個問題經墨索里尼提出後，倘依照外交的途徑進行，則法國當不致

於拒絕加以討論。三月廿九日達拉第演說有云：「法國仍準備履行一九三五年的協定，倘對方能秉承該協定的精神而提出任何建議，法國亦不拒絕。」可見兩國談判之門並未關閉。當然，要完全滿足意人的要求，事實上是做不到的，只要雙方讓步，解決似並不困難；其實，這些問題的本身還沒有嚴重的刺激性，足以惹起一場大戰。這不是說這些問題絕不可用作戰爭的導火線，但在目前英法嚴陣以待，而德國無力兼顧的局勢之下，我相信墨氏是不敢輕舉妄動的。

當然，一個獨裁的國家必須繼續向外發展，才能維持其政權的穩定；故在西班牙戰爭結束之後，意國必須移其侵略的對象於另一方向。在還沒開始這新的侵略戰以前，很有預先和法國調整邦交的必要，以免法國在旁妨礙他的行動。一九三五年的協定成立而阿比西尼亞亡，新的協定成立將以那個弱小國家做犧牲呢？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我們等着瞧罷。

蘇聯與「帝國主義者的戰事」 (斯太林)

一場帝國主義者的新戰事如今已經進入了牠的第二年——這次戰禍所蔓延的廣大地面是從上海起，到直布羅陀止，所殃及的人口共達五萬萬之多。歐非亞三大洲的地圖都得被迫着重新畫過，整個戰後所建的新系統，即所謂和平的機關者，都不免連根搖動。

而在蘇聯，情形恰好相反，這幾年正是她生長和興盛的年頭，是她更往前進經濟的和文化進步，更往前發展政治的和軍事的實力，和更往前作保障世界和平的奮鬥的時候。在一九二九年下半年爆發於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裏的經濟的危機，一直延長到一九三三年。從那年以後，這危機轉入於一個低降期，再其後便繼之以到某種程度的恢復，工業上有了上升的趨向。可是這上升的趨向並不像在別的恢復期裏的事例所常見的那樣，一直發展到勃興的程度。而且情勢恰好相反，到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又來了一個新的經濟

危機；這次的新危機首先捉住了美國，其次波及英法二國和許多別的國家。

由是，那些資本主義的國家還沒有從上一次的不景氣的蹂躪裏喘過氣來，便又遇到了這場新的風浪。

這情形自然傾向於增加失業人數。爲了這回新危機的影響，那些資本主義國家的失業人數，本來已經從三千萬人（一九三三年）降低至一千四百萬人（一九三七年）的，到這時候又重新增加到一千八百萬人。

這一次的新危機有許多方面和上次不同，而且這不同還是傾向於越變越壞。

第一，這次新危機並不像上一次之開始於一九二九年那時候一樣，從一個繁榮時期來開始，而只是開始於上次的危機稍稍低降而入於恢復時期之際，而且這恢復又沒有發展到興盛的程度。這也就是說，今回の危機將要比上次的厲害些，更難彌縫些。

第二，今回の危機並非開始於和平時代，而是開始以第二回的帝國主義者的戰爭已經開始了之時；這時候日本已經和中國打了兩年的仗，已經在那裏打破那個鉅大的中國

市場，使得別國的貨物差不多完全不能達到那裏去；這時候德意兩國已經把她們的國家經濟放在戰時的根據上，把她們所保有的原料和外匯支配於這個目標上，而所有其他的資本主義強國又都已着手按着戰爭的立場去重新組織她們自身。

這也就是說，在目前的危機裏，資本主義所能隨意運用於經常的用途的資源，比之牠在上次的危機裏所能處置的要少得多。

第三，在上列的第二點也能看出，目前的危機並不是很普及的，牠所牽連的主要地是那幾個在經濟上強有力的，而至今還不會把她們自身放在戰時的經濟基礎上的國家。

法西斯國家的眼前的危機

至於那幾個已經把她們的經濟重組於戰時的根據上的侵略國家，如日本、德國和意大利，則爲了她的軍備工業的猛烈的發展，到現時還沒有經驗到生產過賸的危機，可是她們也逐漸和牠接近了。到了那幾個經濟上強有力的非侵略國開始從不景氣的情勢中掙扎出來時，那幾個已經把自身所保留的現金和原料完全用盡於一律軍事的發熱病裏的

侵略國家，便不得不踏進一場十分劇烈的危機的情勢裏了。

除非有甚麼無從預見的事情發生，德國工業之要走進日本和意大利早已走上了的衰落的前途，似乎是毫無疑問的。所謂把一個國家的敵人放在一個戰爭的支點上，是甚麼意思呢？這指的是使她把全部工業集中於戰爭的一個方向，儘可能地把作戰所必需的貨物的生產，——可並不是爲國內人民的消費用的——發展到極度，並且嚴格限制一般人消費用的貨物的生產，尤其是這類貨物之出賣。

自然的，經濟事件之轉到這樣的一個不利的方向，結果只有加重各強國間互相對付的關係。上次的危機已經把秩序搗亂了，而增加了市場和原料的競爭。日本之奪取滿洲和華北，以及意大利之奪取阿比西尼亞，都足反映列強的鬥爭之尖銳。

這次新的經濟危機一定要引起帝國主義者的鬥爭之更趨尖銳，事實上現在牠已經引上這條路了。如今的問題，已經不再是在市場裏競爭，或是一場商戰，或是關於跌價傾銷的問題。這些鬥爭的方法，早已被認爲不夠力量了。牠已經成爲關於世界的重新劃分，關於

勢力範圍，關於以軍事動作來奪取殖民地的問題。

這一場帝國主義者的新戰爭，有一種顯著的特色，就是牠沒有演成一場普遍的世界大戰。戰事是由侵略國發動的，她們無論如何總要傷害到非侵略國——主要的是英法美——的利益；而那些非侵略國呢，則只知道往後退縮，把一次復一次的退讓獻給侵略者。

民主主義的政策

那麼，那些掌握如此廣大機會的非侵略派的民主國家，爲何這樣輕易放手，毫無抵抗地放棄了他們的地位和他們的義務，而去取媚於那些侵略者呢？這事情是否應當歸咎於非侵略國的國力微薄？這自然不是的。這些非侵略國如果聯合起來，在經濟的和軍事的兩方面，都毫無疑問的比法西斯國家強大得多。

那麼，這些國家之所以要對侵略者作系統的退讓，究竟原因何在呢？

這原因也許是非侵略國家的一種恐懼，生怕打仗會引起國內的革命，而且生怕這場仗一打起來，便會成爲普及於全世界的。資產階級的政治家，自然知道第一次的帝國主義

者的戰爭，引起了一個大國的革命的成功。他們生怕第二次的帝國主義者之戰，結果又會引出了別一個或幾個國家的革命的勝利。

可是到了目前，這不算是惟一的或主要的理由。那主要的理由却是大多數的非侵略國，以及英法兩國，都已拒絕了集體安全的政策，而各自取了不干涉的位地，或中立的地位。在從前，所謂不干涉政策的定義，可以說明之如下：「讓每個國家隨着她自己的願意，運用着她自己的最大的力量去抵抗她的侵略者。這不是我們的事。我們依然要和侵略者與被侵略者繼續做我們的生意經。」然而按之事實，這不干涉政策其實是相信侵略，放任戰爭，而因此把一場戰事擴大為一場世界大戰。這不干涉政策暗示着一種懇切的希望，就是不要去阻礙侵略者之進行他們的惡行，例如不去妨礙日本而把她自己牽連入對華——或者對蘇聯那是更好了——的戰事裏；或者不要妨礙德國之投進歐洲的事件中，或混進對蘇俄的戰事裏；讓交戰的雙方都深深地沉入戰爭的泥淖裏去，還暗暗地鼓勵他們如此做：要讓他們一個跟着一個地疲憊下去；然後，在看到了這些國家都充分地削弱了之時，

這些實行不干涉政策的國家纔以她們的新鮮彌滿的實力出現於紛爭的場所，自然是爲了「和平的利益」而挺身出來的，到那時只好由牠們頤指氣使地來命令疲憊了的交戰國，使她們默然接受其條件了。

這是多麼便宜，多麼容易啊！

試拿日本來做例。這回中日戰事有一特點就是，當日本還沒有實行進攻華北之前，所有英法兩國的有勢力的報紙，都高呼着中國的積弱和她的無力抵抗，並且宣稱日本挾着她的大軍，在兩三個月內便可以屈服中國。作過這些宣傳之後，歐美的政治家便取着袖手旁觀的態度，靜候着情勢的開展。後來在日本發動了軍事行動之後，他們讓她拿了上海——中國的外國投資的中心地；他們讓她取了廣州——英國在華南的勢力範圍的中心；他們讓她取了海南島，讓她包圍了香港。這經過的情形豈不是很像有心去鼓勵侵略者嗎？他們好像對日本說：「把你自已深深地陷進戰事裏去吧；然後，我們再看。」

對德國反俄的鼓動

或者，我們再舉德國爲例。他們讓她取得了奧大利，不再理從前的保護她的獨立的約言。他們讓她取得了蘇台德區；他們把捷克置之不問，隨她自己去生死，這一來便是把他們自身所負擔的義務都給放棄了。然後他們再在報紙上喧嘩地說些謊話，說蘇俄的軍隊是如何脆弱，說蘇俄空軍的士氣頹靡，還說到蘇俄內部的許多「叛變」，其用意無非想鼓勵德國再往東發展，答應她會很容易的收穫，並且慫恿她說：「就去發動對赤黨的戰事吧，這樣一來，甚麼事都好了。」我們不得不認承，這種情形也好像是存心鼓動侵略者。

又如英法三國的報紙所發出的關於烏克蘭的喧嚷，也是具有同樣的特色的。這幾個的報館裏的先生們一直大聲疾呼着，德國將要開進「蘇維埃烏克蘭」，說她已經把名叫「卡帕第烏克蘭」（Carpathian Ukraine）的地方取到了，那裏的人口是七十萬；而且說至遲不過今年的春天，德國將要連那擁有三千萬人口的一蘇維埃烏克蘭「都一齊併吞了。這種嚷叫的目的似乎想引起蘇俄去反德，先把周圍的氣壓下了毒，然後挑動一場並無可見的理由的對德衝突。

這自然是很可能的：也許在德國真有那麼一個狂人，夢想把一匹大象——就是蘇維埃烏克蘭——合併於一隻螞蟻——就是所謂卡柏第烏克蘭。如果德國真的有這樣的瘋人，那倒不用擔心，請相信我們自能在我們國內找到夠用的狂人背心去給他們穿上。然而假如我們把這種狂人置之不理，而回過頭去和平常人說話之時，如果我們還是很認真地去談及把這蘇維埃烏克蘭合併於那個所謂卡柏第烏克蘭的小地方，這豈不是顯然太過悖理和愚蠢了麼？請你們自己去想像一下罷。那螞蟻跑到大象的旁邊來，自以為是的對牠說道：「唉！我的老兄，我真替你發愁……你在這裏既沒有地主，又沒有資本家，沒有受到國家的壓迫，又沒有法西斯的主人。這是生活的正道嗎……看了你的樣子，我不禁替你想到，除非把你自己合併到我這裏來，你是沒有希望的了……」

還有更加顯著的特色見於下述的事實中，就是歐美的政治家和報人等候德國之開入蘇維埃烏克蘭，等得不耐煩了，便由他們自己開始把隱在不干涉政策後面的真相暴露出來。他們公然地在字裏行間表示出下述的意思，就是說，德國人是太殘酷地使他們失望

了，因為他們不再往東去踏進蘇聯，却轉向西方來討索殖民地。這會使人想到捷克的地方之所以送與德國，原是作叫她去進攻蘇聯的代價的；可是現在德國人却拒絕按照定單交貨，而且把她送進地獄去了。

我現在並不想去批評不干涉政策的道德性，並不想去談到陰謀詭計等類的東西，去對那些並不認識人類道德性的人講道德，那是太幼稚了。正如古老的、深通世故的資產階級的外交家所言，政治就是政治，這裏頭用不着陳義過高的。然而我們這裏不得不提醒他們一句，這些不干涉政策的擁護者所作的這場危險的政治的賭博，結果會替他們招致一場大崩潰。

蘇聯之外交政策

蘇聯的外交政策原是明白而確定的：

一、我們擁護和平和力求增進蘇聯與所有各國之間的商業關係。這便是我們的立場，在各國也拿同樣的關係來對付蘇聯，而不去企圖踐踏我們的利益時，我們將始終守着這

個立場。

二、我們對於和蘇聯有共同國界的鄰邦總保持着和平的、密切的和友誼的關係。這是我們的立場，只要我們的鄰邦也拿同樣的關係對待蘇聯，而不去企圖直接地或間接地破壞蘇聯的領土的完整和她的國界的不可侵犯性，我們將始終守着這個立場。

三、我們贊成對於被侵略民族的扶助，而且正在爲他們的國家的獨立而作戰。

四、我們並不畏懼侵略者的威脅，而且正準備給那些意圖破壞蘇聯的邊境的戰爭挑動人以加倍的打擊，如果他們果真來打擊我們。

這便是蘇聯的外交政策。

在她的外交政策裏，蘇聯所倚仗的是：

一、她的方興未艾的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實力；

二、我們蘇維埃社會的道德的和政治的統一性；

三、我們國中人民的相互的友情；

四、她的紅軍和紅色艦隊；

五、她的和平政策；

六、各國工人階級的精神的援助力，她們對於和平的保持是一致地深切關心着的；

七、其他的爲了某種理由並不利於破壞和平的國家的善良的意識。

黨的方面在外交政策的範圍裏所負的職責是：

一、繼續和平的政策，和增進對一切國家的商業關係的政策；

二、要慎重提防不要讓我們的國家被那些專叫人在火中替他們拿出栗子來的戰魔

們拉進和別國衝突裏去；

三、充分去充實我們的海陸兩事的實力，直到最高的限度；

四、憑着各國的歡迎和平和民族間的友誼的工人爲媒介，去加強國際的友誼的聯鎖。

本文譯自世界評論六月號，爲斯大林在共產黨第十八次大會中的演講辭，從其中可以見出李維諾夫辭

職外長以後蘇聯外交政策的真相，故其意義極爲重大。——少年附註。

搖擺中的蘇聯外交政策

(Nikolas Ba.seches)

李維諾夫的辭職，曾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他辭職的謠言已流傳了兩年之久。但重要人員撤職往往是非常謹慎的處置的；以前，杜哈契夫斯基被捕已好久了，但官方還竭力否認這事實；他仍被視爲蘇聯政府參加英王加冕禮的正式代表，一直到最後，他還得在監獄中打電報給駐英大使，說他犯了感冒，不能成行。「格柏烏」的首領雅戈達在被處決之前，先是被調任爲不重要的郵務部長。其他的事情也是一樣。在李維諾夫已給負擔了外交全責之時，外交委員的名義還由姬采林來維持了十八個月之久。

蘇聯的國策是完全由黨的首領決定的，擔任各部職務的人物，祇能發生一點極小的作用。但克列姆林宮已經明白，外交部首領之變動一定會在國外引起紛亂的議論，使外交關係發生障礙、困難及遲延。

李維諾夫的辭職，事實上是早就在準備了，有一道特令已給予他的代表波丹金以特殊的權力。於是，在與英國談判最重要的時候，在柏克上校發表演說之前四十八小時，他的撤職便完全辦妥了，蘇聯是沒有呈請辭職這類事的，除非真正有健康上的問題，而且需有黨醫生的證明書。共產黨員之擔任某種職務，都須受黨的約束，不能隨意去留。

兩年以來，史太林老是在物色李維諾夫的替代人，但最後竟不及等待數日之後就要回來的波丹金，臨時的委任了莫洛托夫。這種種，都暗示着這是一個忽促的決意，及其重要的政治意義。這事情祇有一種解釋法：這是一個對西方諸國的警告，這是一個催促西方諸國趕快決定態度的聰明辦法。

在這個表現之前幹了些什麼呢？史太林在這次黨大會的演說中責備西歐及美國的報紙在明興會議以後企圖煽動烏克蘭問題，說他們的目的是要引起德蘇之間的不安空氣，要引起這兩國的戰爭。

後來，五月一日，軍事委員長伏洛希洛夫在紅場閱兵時又這樣演說：「我們的人民是

平靜的；我們不能讓自己被牽涉到資本主義國家的冒險事業之漩渦中去。」

另一方面，希特勒在最近三次（不僅是最後一次）的演說中，都一致略過了他照例對蘇聯的攻擊。

事實是這樣：這些情形都是單方面的。在九月危機之後，德國以維也納協定提出了創立加巴阡烏克蘭自主政府的問題，捷克政府被迫把加巴阡俄羅斯改名為加巴阡烏克蘭，並答應組織獨立的烏克蘭軍隊。烏克蘭民族運動者以德國的創導，從世界各地聚集到楚斯特來開會。大筆的經費在那裏募集起來；創辦烏克蘭大學的計劃也決定了，軍隊組織的基礎也打定了。這一切，都是由新任的德國領事在暗中指揮的。

後來到三月間又怎麼樣呢？到三月間，匈牙利軍隊開入了加巴阡烏克蘭。這當然是得到德國同意的。起先，烏克蘭人以強力把捷克人逐出，後來，他們卻又要抵抗侵入的匈牙利人——當然，每分鐘都在期待着德國的幫助。烏克蘭的民族運動及恐怖組織的首領雷伐伊（Jora Revai）是一個親德分子，他是在維也納迫切非凡的想要與里賓特洛甫談話；

但是，他却軟禁在家裏了。

這一次的被賣，使全世界的烏克蘭人都非常痛恨匈牙利人，且漸漸的離開了德國；許多年的工作一下子就根本推翻了。

在三月間，德國是像在九月間一樣的有力量可以制止匈牙利人，使之不能取得加巴阿烏克蘭，因此，德國對匈牙利人的幫忙當然有旁的理由。這與史太林的演說實有密切關係，在這演說中，他曾譏笑着德國人想要烏克蘭的說法。

到最近，又發生了另一事件。蘇聯宣佈波羅的海諸國是他的利益範圍，他不能讓這些國家放棄獨立和主權。這宣言並沒有遭到反對。德國報紙保持着沉默。德國的外交答覆是很模糊的——德國與拉特維亞之間的不侵犯條約公佈了，隨後，德國又與愛沙尼亞訂了類似的協定。

這些行動卻是單方面的，但意義非常明白。第三帝國是在努力使蘇聯相信他能夠尊重俄國的利益，並打算向他進攻。

這是否表示德蘇合作即將出現呢？那就說得太遠了。爲國內關係，這兩方面都不能放棄他們意識上的仇恨。但是，縱不能取得合作，修改態度却是必然的。德國擔保俄國的安全，俄國就可以不干涉德國在中東歐的行動，以爲交換。

蘇聯的要人們羣中有一個強力的運動，主張完全中立，以爲蘇聯既是一個革命的無產階級國家，他就應該不參加一切資本主義世界的爭端。莫斯科已完全放棄了布爾札維克的思想，那是不對的。這一羣人常常引用正統的列寧主義文獻，以支持他們的孤立主義。他們記得列寧曾說過，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爭端，乃是蘇聯安全之最大保證；列寧又說過，各國相互間及各國內部矛盾之尖銳化，正可以開拓世界革命的前途。他們的理論現在發展得更遠了。在明興會議以後，他們說，一個全新的形勢出現了。克捷的獨立戰爭，本來可以成爲一場進步的反法西斯戰爭。現在，一切情勢都改變了。現在能有的戰爭，將是帝國主義戰爭。在這次戰爭中扮演重要腳色的，將不是反法西斯的勢力。捷克的獨立是不見了，祇有用革命方法才能恢復。法國的人民陣線是死亡了。張伯倫是永遠不會反法西斯的。

新的戰爭是一種帝國主義利害衝突的戰爭——是一種殖民地、原料及市場之再分配的戰爭。這種戰爭與俄國是無關的。德國是否會變得更強大呢？這也沒有關係！這些人極相信蘇聯有自己的力量。他們又相信，即令希特勒發動了反布爾札維克戰爭，世界各國也決不會給予赤色俄羅斯以多大幫助，或竟極無幫助。

在蘇聯也有反對這種論調的人。這些人說，蘇聯也是一個強國，必須保障自己的民族利益。有許多原因，例如文化上的孤立，完全的經濟統制，及整個內部政治發展等，已關閉蘇聯對外的一切外交門戶。西班牙的革命政策及德國的人民陣線政策都破產了。他們以為蘇聯再不能與歐洲各國隔離着。現在文化、對外貿易和報紙宣傳，已均不能成爲蘇聯外交政策的工具，現在就祇有一個辦法——即把紅軍投入戰爭中。

他們說，蘇聯不能置各民主國於不顧。誠然，布爾札維克黨人對各資本家不能有不

同的看法。但對民主國的同情，及對法西斯國的憎恨，在俄國民衆中已訓練了好幾年。民衆決不會瞭解孤立主義。孤立主義也會使世界革命受到損書。全世界的無產階級將以爲這

是幫助希特勒，是背叛了反法西斯主義。

這羣人當然主張蘇聯必須以平等資格加入民主國集團。孤立主義者極歡迎波蘭與羅馬尼亞拒絕軍隊過境，因為這是蘇聯的一條出路，他就儘可以空喊着反法西斯主義，而祇以材料與軍火幫忙，不必以人力接濟。主張積極外交行動的人，則主張任意運用紅軍，以全力參加戰事，這就能使蘇聯獲得民主國集團的領導權。「我們並不是要把我們的力量交給波蘭與羅馬尼亞去指揮，」他們這樣說，「我們不能僅僅照了這些國家的參謀部的意志，把我們的軍隊由伯克上校及加羅爾王來調來調去。他們如要我們幫助，我們必須有支配權。」

這兩種不同的意見終於接近了起來，因而造成了李維諾夫的撤職。「很好，」那些孤立主義者說，「如果我們要參加集團，我們就必須以大國的身分參加。」

李維諾夫的撤職，正是獲得這種調和的手段。這件事不多不少的表示着，民主國必需接受俄國的提議，否則，俄國的對外政策就要完全改變了。現在已換了工具，當然要找一個

新的工具，進行一個新的政策了。猶太人李維諾夫已由雅里安人莫洛托夫來替代——這可以使與德國談判變得更容易。但還沒有到最後的決意。骰子至今還沒有擲下，民主國自當用種種方法來使他不要擲到錯誤的方面去。

原文裁瑞士世界週刊，本篇係從英國世界評論六月號轉譯。——陳士丹附註。

蘇聯與德意之經濟關係（龍大均）

在蘇聯共產黨第十八屆大會中，斯大林報告外交政策時，對於英法未能抵抗侵略，反鼓動他方面的戰爭以期坐收漁人之利，深表憤慨。他說：「歐美當局擬煽動德國進窺烏克蘭，這是妄想，且不久將感到失望；因為德國並未東進，而反西進作殖民地的要求。有人想把蘇聯做成德國作戰的代價品，但德國現時已加以拒絕了。」（根據美聯社莫斯科三月十一日電）這一段說話，值得注意；因斯氏認為德國並未進窺烏克蘭，什麼東進政策，都是歐美當局煽動的宣傳，鬧得滿天風雨，實則並無其事；那末，頂可憎惡的是那些鼓動戰爭的英法當局，頂可敬愛的却是那位能夠拒絕這種誘惑的國社黨首領了。

在這裏，斯大林簡直把那部宣傳東進政策的我的奮鬥一書，認為是達拉第或張伯倫的大作！希特勒近年來關於扶助烏克蘭獨立的演說，以及國社黨要人盧森堡關於東進政

策的說明，亦都全是英法當局所授意的了！歐美當局煽動德國進窺烏克蘭，煽動者是罪魁，被煽動者不過是從犯，何況德國更能夠拒絕煽動，豈非對蘇聯大有貢獻，豈非對世界和平大有貢獻？希特勒經過史太林這番頌揚，簡直有十成把握可以領到諾貝爾的世界和平獎金了！

史太林這一次故意對法西斯領袖表示好感，是不是要把蘇聯依附於「德意軸心」而構成世界獨裁國家的大集團呢？要得到這個問題的確切答案，請去問斯太林和希特勒兩位巨頭，小子在這裏不能洩漏天機。此刻我能夠說的只是就經濟的事實，探索蘇聯和德意往來關係的一些蛛絲馬跡而已。

話說法西斯的策源地，僅出產些空心粉條和一套空洞的主義，並不出產確有內容的東西像煤炭與石油之類。這會使那位黑衣宰相抱膝長歎，而無可如何。他夢想恢復古羅馬帝國的光榮，建立地中海上的霸權，然而為現代作戰的物質條件所不許可，因為缺乏了動力的原料。在世界的另一角落，那裏流行着和法西斯主義絕不相容的信仰，却盛產着黑衣

宰相所垂涎的寶物，那就是蘇聯。這個赤化的國家正苦短少外匯購進「五年計劃」所需要的機械，聽得有人願意要他境內多餘的土產，不禁喜出望外；於是，暫把主義擱開一邊，且先去做買賣。這就是蘇聯和意大利經濟合作的由來。

蘇意的經濟關係在去年頭曾一度發生波折，這並不是爲着主義或政策的緣故，而是起於意大利人賴帳。據意國官方所宣佈的理由，蘇聯的煤油交貨過遲，所以意方延期付款；蘇聯當局因爲意方不履行協定，亦就下令對意停止一切債務的清償，故貿易陷於停頓。到了去年夏季，兩國派遣代表開始談判，求個解決的辦法，可是拖延復拖延，談判毫無結果。到了冬天，意大利對法蘭西的要求，開始用非正式的方法發表出來，這麼一來，意大利的軍需原料，更要加速度地大宗採購，而對蘇聯恢復通商的正常關係，自有其迫切的需要。

因此，今年頭，蘇意關於過去賬目糾紛和今後商業協定的談判，進行得一帆風順。在二月七日，蘇駐意大利大使斯坦（Stein）和商務代辦樸卜夫（Popov）代表蘇聯與意外相齊亞諾正式簽訂商業協定，並清算過去的債務糾紛。根據新的協定，蘇聯將石油、煤炭、錳礦、小麥、

大麥、木材等產品賣給意大利，所得的貨款，僅能用於購買意大利的貨物。值得注意的是：這次規定的貿易額由過去的四億里爾增到十億里爾，這樣大宗的貿易是兩國從前所沒有的。

蘇聯對德的經濟關係本較對意的更爲重要。蘇聯富於原料和農產品，正好供應德國的需求，而德國製造的機械、電器等生產工具，亦正是蘇聯實施五年計劃必需的物品。加以地理上，彼此距離不遠，交通本極便利，因此兩國的經濟互相補充，簡直是「天造地設」似的事實上，蘇德自拉帕羅條約訂立後，兩國的政治、軍事、經濟都在親密合作之中。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上台，這種合作才開始渙散。可是兩國經濟關係所受到的打擊，是很遲的。在一九三三年間，德國還對蘇聯供給大宗機械和工業生產工具，蘇聯進口貿易總額中，德國的貨物還佔百分之四〇強，到了一九三五年，才降到百分之九，可以說是一落千丈了！一九三六年，兩國曾一度商訂特殊的辦法，以挽救貿易的頹勢，然終無濟於事。自然，由於邦交的惡化日深，通商的關係跟着每况愈下，在最近兩年間，德國貨物輸入蘇聯境內的約減少五分之四。在五年前，德國佔蘇聯進口貿易國中的第一位，去年已降到第五位，德國在蘇聯貿

易地位，全給英美奪去了，尤其是美國對蘇貿易的猛進，至足驚人；在近四年來，美國貨物輸入蘇聯的已增加三倍，這使那位高喊「不輸出就餓死」的希特勒，不能不大爲眼紅了！

因此，蘇德貿易及清算協定，已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雙方協議，將有效期間延長一年。可是，這個協定只能維持現狀，還談不到恢復一九三三年以前的盛況，故本年二月上旬，德國派遣外交部通商司中歐科科长施努勒博士 (Dr. Schunure) 親赴莫斯科，進行關於簽訂新商約的談判。如果我們記起蘇意的商業協定亦是在二月上旬簽訂的，那末，可見法西斯國家對於蘇聯的經濟吸引，簡直是雙管齊下了。

誠然，這些都是商業關係，和政治無關；可是，由經濟進到政治也不過一步。經濟方面的互助不是很容易替政治諒解，打開「方便之門」麼？採取這個觀點，那末，可見最近斯大林擲揄英法而討好德國的演說，似乎多少總帶着一點政治作用罷。

舉世注目的波蘭（伯行）

希特勒四月廿八日的國會演辭，對於羅斯福總統的請他保證不去侵犯那三十一個列舉的國家的提議所擬的答覆，語調上總算是相當溫和的。他說，他隨時可以提出羅斯福所求的保證，祇要這保證是絕對地雙方互守的，同時被列舉着的那三十一國也要向德國正式聲請她提出這個保證，在聲請時還要附帶提出「適宜的建議。」

然而這篇演說裏的最耀人眼目之處，却在乎這位德國元首之片面聲明廢棄一九三五年所訂立的英德海約，和一九三四年所訂立的德波不侵犯協定，以及其他的表示德國已經對波蘭提出把但澤讓與德國，和允許德國有權去建築一條公路通過「走廊」帶到東普魯士的兩種要求。希特勒便以此打消了他的演說辭所給予讀者的那種樂觀的印象；於是，歐洲的緊張空氣並不能由牠而稍弛，而一般人都認定戰事的爆發將不能長久延

遲了。

由是，這被德國宣佈廢棄了和她互不相侵犯的協定的波蘭，便立刻成爲世界的憂慮所集中的焦點。因爲這已經是十分明白的，但澤和走廊的兩個問題現在已經到了立待解決的時候了——不管牠的解決是由於納粹的武力的實施，抑僅由於武力的恫嚇。究竟一場普及全歐的戰事是不是正在「那一個角落」裏醞釀着，全靠着將來事勢的演進來決定。那些事情的演成却可以包括於下列的三個問題中：

- 一、波蘭會不會完全接受德國的要求，作了一度外交的掙扎外，不再作甚麼事呢？
- 二、或則，如果德國要以武力來奪取但澤和走廊地帶時，波蘭是不是要實行抵抗呢？
- 三、最後，如果波蘭實行抵抗，那末她的保證者，英國和法國，會不會對她作兵力上的援助呢？

這三個問題都不是在事實發生以前所能預先答覆的。波蘭的政府已經在這期間裏召集起她的後備兵，把軍隊擴充到將近一百萬人。而她的外交部長貝克上校（Joseph

Beck) 却依然是那樣敏捷而深沉，使人無從捉摸波蘭政府的真意向。據說，波蘭政府是正準備着和德國談判那些主要的問題（連住在波蘭的少數日耳曼民族的問題也包含在內），但同時又強調地暗示着，如果德國想以武力來逼取結果的話，那她一定要遇到堅強的抵抗的。

可是現在波蘭的陣線，已經弱下來了，因為英國的一部份的報紙（在法國也有些）宣稱：英法兩國對於波蘭的保證，僅能保證她的主權和獨立，所以祇有當她的主權和獨立受到摧殘之時，保證者纔會出頭干涉；至於但澤的現狀之維持，和少數日耳曼民族問題之解決，那是他們無從相助的。在許多人看來，這些話很帶着上年九月裏明與協定產生時的氛圍的氣息。假如英國政府果真去聲明英國絕不會爲了但澤和走廊的波蘭的權利去實行作戰的話，那就無異於申請德國按照着柏林方面所希冀的解決辦法去進行解決這兩地的問題。那倒是真確的，波蘭很可以毅然立下單獨出馬的決心，希望槍聲一響之後會自然而然地把西歐的民主國拉到她的這一邊來，不管她們在事前的原來意思是否正和這

個傾向相反。假如波蘭真的決心去抵抗，那大概總會引起整個歐洲的燎原之火。把這種衝突限於一隅，不使牠蔓延到別的地方去，那是絕不可能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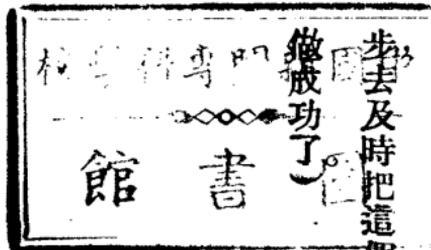
希特勒之聲明廢棄英德海約——在那個協定裏，德國的海軍訂明不得超過英國海軍的三分之一；同時附帶着願意和英國商洽軍備問題的宣言。一般都把這點解釋作希特勒願意拿軍備競賽的放棄，去買回德國從前的殖民地。

希特勒也和其他的獨裁者一樣，會以言辭的鋒鏘銳利，著稱於當世。如果他這回在國會裏對羅斯福作答的話比之平時的演辭更爲強悍有力，那多半是由於他深知英法的限制納粹的發展的團結至今還未形成。而且那裏頭還含着一個大弱點——就是缺乏和蘇俄的堅強的協約。現時雖有英法與蘇俄之間已經達到某種協定的風傳，但無論如何，張伯倫還不能拿來作切實的宣佈。我們很有理由去相信要使蘇俄的要求和英法的需要相妥協，這中間一定要遇到多少難題。同時又有一種風傳，說蘇俄已經放棄了要英法保證她的東面的國界不受日本侵略的要求。即使這是真實的，這裏頭還有一個難題，就是不容易克

服東歐諸國對於接受蘇俄幫助因而讓蘇俄軍隊開進她們的國土來的遲疑和恐懼。其中最遲疑的要算波蘭和羅馬尼亞。波蘭還記得二十年前的紅軍的侵入，羅馬尼亞則始終畏懼蘇俄之要素回巴薩拉比亞（Bessarabia），對這地方，莫斯科是一直沒有放棄過索回的要求的。

莫斯科自身的地位也成了同等的焦點，尤其是在她並未表示明顯的態度，將於戰事初起時加入那一個行列之時。斯大林政府之不信任所謂民主國列強，至少總和他們的畏懼納粹政府的威脅有同等的深刻。這可以從斯大林最近在共產黨大會裏的演說看出來。莫斯科所發表的「五一宣言」也證實了這種態度。這宣言攻擊各資本主義國家的反動的布爾喬亞階級，並且把西班牙政府軍的戰敗和日本在中國的侵略歸咎於民主國家。對於法西斯國家，則僅作間接的攻擊而已。

希特勒的比莫斯科的宣言早三天發出的演說，對於共產黨和莫斯科，甚至連一句話都沒有提到。希特勒和斯大林都知道國際間的互相敵對會產生出很奇異的夥伴，所以德



蘇協商的可能機會，兩方面都不肯完全抹殺。如果蘇俄和各民主國的協商終歸失敗了，那末，莫斯科柏林的商洽便會乘機跟着發生。而蘇俄的兵力，雖則久有無敵於天下的宣傳，但克蘭林宮裏的首領却深知內部的嚴重的弱點，到了打起仗來之時，許會成爲致命傷。斯大林還在繼續做他的「清理」助手的工作，最近因此被犧牲的是海軍委員長弗林諾夫斯基（M. Frinovsky）。所以莫斯科方面是隨時準備着以很大的讓步去換取德蘇的不侵犯協定的。但此事却不能由莫斯科方面來作主，關鍵是依然握在希特勒手裏；因爲要想變更現狀的並不是莫斯科，而是希特勒。現在的大勢就看民主集團這方面能不能以相當的讓步去及時把這個舉足重輕的蘇俄拉到她們這方面來。（譯者按：這一步已由英法在最近

——譯自密勒氏論評報原文未署作者名字。

波蘭與德意軸心 (Tessan)

一九三六年的時候，波蘭的外交領袖曾發表過意見，主張在對德和法的關係間必須建立一個相當程度的均衡。他懼怕俄國勢力的發展，不信法俄同盟的效力，而且支持皮爾蘇斯基遺留下來的反蘇聯立場。他以為最聰明的辦法是：第一，放一部制動機在德國併吞波蘭的野心的前面；第二，向俄國顯示獨立的精神以防止赤化的侵入。

但是那時候，波蘭國人反對與德國作更進一步的親善，反對德國的蠶食但澤，反對德國的在中歐掀動緊張局面，而且反對與法英兩國疏遠，因為那是頂危險的，其勢足以使波蘭陷於孤立。

後來形勢有點改變了。德奧合併，捷克陷入被包圍的境地，德國經濟力量幾乎獨霸了中歐，德國軍備日益擴張，以及德國向外蠶食的機會日益增多；這些事件使波蘭朝野不能

不作一番新的打算。

現實主義的白克將軍當然更注意這些事件，他看見捷克之被割裂，實爲歐洲勢力均衡確已改觀的表徵。波蘭在這個新形勢底下，已頗有所得，這是真的。她的工業區德興可以因此恢復過來。但是她所希求的殊不只此。爲着政治的和經濟的原故，她希望修改現在的國界以圖直接毗連匈牙利。德國却加以反對。匈牙利本來也希望和波蘭密切合作的，因德國之反對，便不能不以小國寡民爲滿足。

德國的策略是照第三帝國的領土計劃逐步收取，而與割餘的捷克維持友好狀態，白克將軍忽略了這一點，因而曾經遭遇過極大的失望。現在希特勒的爪牙依然充分地準備着收取波蘭的。他們的藉口是波蘭境內有六百萬烏克蘭人，一百七十萬白俄，七萬立陶宛人，與及六十五萬德國人——此外還有三百萬以上的猶太人。

白克將軍和蘇俄有過一度談判。波蘭的駐莫斯科大使格斯包斯基與蘇俄外長李維諾夫數度會談之後，十一月二十七日把談判結果公佈出來。而內容如下：波蘭與蘇聯的關

係仍以現存諸條約爲基礎，一九三二年訂立的互不侵犯公約包括在內，這個互不侵犯公約的有效期間係以一九四五年爲止，對於兩國間的和平關係具有很大的貢獻。還有其他兩條款是說，兩國願意增加相互貿易的分量，願意解決一切懸案，而且願意以友好的態度謀求最近兩國邊境事件的解決。這一次的談判使波俄關係改善不少。

不過波蘭的領袖並不想惹起柏林方面的惡感。他僅僅發出一個通告，表示他獨立的精神。他也沒有忘記英法兩國的地位，他利用種種機會把他的計劃通知西歐這兩個國家。這樣一來，那依然認法波同盟爲波蘭外交政策之基石的波蘭輿論，總算獲得安慰了。

本年一月，希特勒邀請白克將軍會晤（自一九三八年一月以來希氏沒有接見過這位波蘭的領袖），其目的是想和白氏討論當前的政治形勢，並聽取白氏的計劃。白克將軍立即以此事通知法國政府，其後並告以他們所討論的問題。據說主要的問題是關於但澤的，希特勒要求把這個城市再併入大德國的版圖，白克將軍却提議建立一條橫過波蘭走廊的國際路線。但比較可靠的消息是如此：希特勒極力安慰波蘭，教她不必以德國會奪取

烏克蘭爲憂，此其一；希氏極力制止波蘭親蘇的傾向，此其二；希氏企圖強化一九三四年的德波協定，此其三。

希特勒和白克在堡地士加登的交換意見，側重一般的政策，把特殊的問題放在次要的地位。德國的反對波匈接壤，國社主義之在烏克蘭宣傳，與及波蘭一般輿論的反德聲浪，造成德波關係的緊張狀態緩和這個緊張狀態是必要的。

白克將軍把德國所給予的各方面的保證，記在心裏，但并不拋棄那種慎重的保留態度。他雖然因爲從此可以略爲安枕而覺得有點快慰，可是憂慮之念實在仍未消散。東歐問題無論如何是解決了。現在德意兩國的外交界正注其精神於地中海上；地中海的衝突未獲解決之前，東歐問題不會再發生。西歐的爭論和殖民地問題一天未獲澄清，以及羅馬柏林軸心的努力一天不會產出積極的或消極的結果，東歐的暫時的穩定是不會受到打擊的。不過，波蘭並沒有忘記，也決不可忘記她前途的荊棘。總有一天要輪到她應付嚴重的局面，而且克勝外來的侵略的。

因此之故，在堡地士加登和希特勒會談後，白克將軍發表談話，說明其對德關係及對蘇關係的重大價值，並將德蘇兩國放在同等的地位上。他說到他的第二個重要的政治原則在於維持對法及對羅馬尼亞的同盟責任，這也是正確的。

德外長里本特洛甫和意外相齊亞諾，曾訪問華沙，而且情況頗為壯觀，但是波蘭所處的地位并不因此而有所改變。波蘭外交仍以白克將軍的見解為原則，如果意大利的陰謀造成了法國的被襲擊，波法攻守同盟的條約便會見諸施行。里本特洛甫及其主人相互致祝的說話，不能夠隱蔽那基本的真理：如果法國英國給打敗了，波蘭便會落在法西斯國家的掌握中，她的重價購得的自由從此會一文不值。

最近波蘭的報章要求法國採取更積極的政策，曾經用下述的說話以表示這個願望：「法國是歐洲民主權之最偉大的中心，她應當保衛自己；這不只是為她自己的原故，而且是為整個歐洲及其文化的原故。」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初版

最近歐洲動態 一冊

每冊實價國幣六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撰譯者 國際編譯社

出版者 國際出版社

代售處 各大書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版出將卽，書三列下

日本的内幕

每册國幣六角

國際編譯社撰譯 本書對於中日開戰以後的日本，其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諸方面，均有詳盡明確之分析與敘論。讀本書後，不但對於日本的内幕實情，得一大白；且對於其侵華戰爭的前途，亦可窺見其概要。

遠東國際形勢

在排印中

國際編譯社撰譯 自中日戰爭開始至今，遠東國際形勢起了極大的變化。本書即爲論述最近遠東景況之專書。其中將中日戰爭之因果、演進，以及英、美、法、蘇、德、意各國對於遠東之關係、影響等，均有詳確之論斷。

集體安全運動與遠東

在排印中

陶希聖著 本書以遠東問題與中日戰事爲立論中心，而以世界局面之演變，各國關係之錯綜，爲之推論，尋取教訓。態度客觀，分析翔實。

上海图书馆藏書



A541 212 0024 0784B

